鹿蘭全集

唐蘭全集

五

古文字學導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録

自叙……五
追記……二三
上册附上編正訛……二五
下册附下編正訛……一三五
改訂本附改訂本正訛……三一一
圖版……四二一
第三版跋……四六四
出版附記……四六五
整理説明……四六六

秀水虞蘭

目録

自叙……五
追記……二三
上册附上編正訛……二五
下册附下編正訛……一三五
改訂本附改訂本正訛……三一一
圖版……四二一
第三版跋……四六四
出版附記……四六五
整理説明……四六六

自敘

這本書在很短的時期內居然寫成了。蒙馬叔平沈兼士兩先生的好意，都答應替我做序，我自己已想不寫序文了，但因還有些話須交代，所以重提起筆來做這照例的題目。

這書本是唐氏古文字學七書裡的一種，七書的名稱是：

一　古文字學導論

二　殷虛甲骨文字研究

三　殷周古器文字研究

四　六國文字研究

五　秦漢篆研究

六　名始

七　說文解字箋正

著者最先是治說文的，曾做過說文注四卷，未完成，稿本今陷在遼寧。其後治金文，又後治甲骨文，又後十餘年，始決采甲骨、金文、六國文字及秦篆采作名始，用以代說文。又後兩年，稿已畧具，但自己覺得是失敗的。因為把許多不同時代的材料，驟然合併，易致混亂；每一系文字沒有經過嚴密整理，驟然論述，

難免錯誤。因又改變方針，先將每一系文字單獨研究，等蒐到結果後，再合併起來組成全部的歷史，就是名始。因為名始裡面所用的系統和方法大都是前人所沒有知道的，所以想把名始裡的體例，寫出一部古文字學導論來放在最前。又因為名始裡不能完全舉出說文的得失，所以想另寫一部說文解字箋正來擱在最後。這是模仿(倣)劉七書的緣起。書的命名和編次，不無受了音學五書的影響，所以稱古文字學的緣故，是著者還想在這部分研究告一段落後，能有暇去研究近代文字。

著者原意，是把古文字學導論當作始的序例，但現在却提前發表了，這又是一次的變更計劃，是最近兩年內的經驗所促成的。

前年的暑假，著者想用全力把殷虛文字徹底整理一下，經過兩个多月，稍有一些頭緒，但到開學以後，忙於編講義和上課，就只好擱下了。寒假裡只暑整理劉鶚王襄所藏的甲骨材料，就匆匆過去。十數年來，在甲骨文字裡的發見，不好算少，然竟沒有寫定的時間。因前人所稱已認識的文字，不過一千，中間有一部分是不足信的，根據我個人的方法，所

識的字，幾可增加一倍，但要寫定成一個系統，却異常困難。把一個確實可信的字所根據的材料蒐集一起，附上解釋，往往要費兩三天的工夫，要全部寫定，至少也得有三四年的閒歲月，一个以教課為生涯的人，打那兒去找這種福氣呢！再則，材料也真不易收集。明義士、劉晦之所藏，雖見了一部分，但沒有全，中央研究院發掘所得，除了已發表的小部分外，深扃固鐍局外人無從得見，而等他們的搜發表，又遥遥無期，這幾部很豐富的收藏，不能完全寓目，驟然寫定，也總是遺憾。於是，在上年的暑假，我又放棄

了全部寫定的計劃，決定先寫出一部分，約百餘字，名為殷虛文字記，以後繼續寫的，自二記以至十記，最後再把來合成一個整部的殷虛文字研究。原來的龐大計劃，現在已縮無可再縮了。

但寫了一部分後，我就感覺到要能充寫一本導論，比這個工作，還切合現時的需要。以前，我只打算到怎樣去完成我的工作，工作完成以後寫出來的導論，當然要比現在所寫的好，但這工作要做多少年，到底能完成不能，都是我自己所不能解答的問題，那末，與其工作若干年還不能完成而寫出一

部較好的，還不如現在先寫出來而慢慢地修改。因此，在秋季後，我就開始寫這本書，而把殷虛文字記移至今年秋後再寫它。

我所以要先寫這本書的原因，在引言裡已敘述過。古文字研究本是文字學裡最重要的一部分，但過去的文字學者對古文字無深切的研究，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學，結果，文字學和古文字研究是分開的，文字學既因語言音韻學的獨立而衰；待盡古文字的研究也因沒有理論和方法，是非漫無標準，而不能進步。這一層隔閡，多少年

来，我就想設法打通的。要實現這个企圖，就得把我所持的理論和所用的方法，寫了出来，和學者們共同討論，使古文字的研究，能成為科學。

近年来，考古學，古史學，語言音韻學等科，均有顯著的進步，這些學科和古文字俱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古文字的解釋漸：成為時尚。但古文字研究方面，若干年中，並沒有顯著的進展。專門的研究者除采用吳大澂，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諸成說外，只有坐待着一兩字的意外發見。有一位學者曾屢次告訴我，認識古文字，用不到半年工夫，但除此以外，

無事可做，這是此中的真實情形。

古文字的不可識和不可解釋的太多了，專門的研究者既不能饜足一般人的欲望，別人自然要來越俎代庖了。於是，有的人冥思默索，獨標懸解，有的人附會穿鑿自詡能事。因為這裡本沒有是非的標準，所以人人得自立其說。漸至毫無常識的人，也來著書立說以自躋於學者之列。而有些庸俗的學者，缺乏選擇的能力，一字的解說，兼采數說，莫衷一是，同一的偏旁，此從甲說，彼從乙說，而自為矛盾，使一般的讀者，目眩五色，不知所從。這些研究中間圖

然也有很好的發明，却被這種混亂情形所掩蔽了。

有些學者瞧見這種混乱的狀態，看做了猜謎式方法的底蘊，就看低了古文字研究的價值。有些輕視，或是出於誤解，但古文字研究的本身，確有可被輕視的地方，這是應該自覺的。許多有志於研究古文字的人，他們合求把古文字認識或了解，單是前人成說是不夠的，而近来的新說，又是無所適從，他們勢必趨於拘守成說或恣意放言的兩條路上，這種情形，又是急需矯正的。所以，我不得不把這本書趕緊寫出来，以期建立起是非的標準，並開闢出

研究這一學科的新途徑。

因為這樣，在本書裡不免要批評到許多學者的錯誤。這裡面狠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輩和密切的朋友。就如羅振玉先生，他對於著者的學業曾有不少的鼓勵，他的一生著述和蒐集材料的盡力，在學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甲骨學可以說他是手創的，但他那種考釋文字的方法是著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著者雖已盡力避免指摘別人的地方，但有些說話是不客氣的，在這裡，我真誠地向諸位表示歉意。

同時，還要請學者們原諒，因為我所提到的只是不得不明的是非，並不是有意歐文人相輕的惡習。雖則是非有時不易明，自我過強的學者眾不能「非也」二字，可以立刻反脣相譏。郭沫若氏嘗告訴我，昔人有一字之師，今人有一語之敵。不過，治學問而至不敢明是非，還成什麼學問。學問本只是求真理，我們找出自己過去的不是，指摘別人的不是，同樣也願意別人指摘我們的不是。

我這本書，很願意有人指摘其中的錯誤，但有一事得預先聲明。我所敘述的例證中，深明音韻學

的人也許要指出若干條在音韻學上是講不通的。著者音韻學的知識極淺，不免有錯誤的地方。但在另一方面，著者沒有給音韻學裡許多規律所束縛，或更能適合於上古音的研究，正和研究古文字而不為六書說所束縛一樣。一般的研究古音，最早的只是同代的音，但從古文字的研究，卻可追尋出更早的音。『壴』和『喜』今音迴異，依我的聲化象意字規律，則『喜』字當從口壴聲，卜辭[illegible][illegible]字今作[illegible]（[illegible]字今作[illegible]），就是一个很好的證據。『壴』『鼓』和『鼔』今音有別，依我的字形通借規律，『攴』和『支』是可以通用的。（卜辭有鼓鼔兩體，攴殳亦通用。但舊以[illegible]為鼓，則誤，

與壴查有別。又依聲化象意字規律，鼓和鼓都得從壴聲。鼓，鼓都象聲鼓，壴字實像鼓形，那末壴字本當讀若鼓，因為這是較近聲鼓的聲音。（例如：磬為聲音。）卜辭有一習語，曰有𡆥，祟其𡆥有來𡆥，嚮來莫得其解，𡆥字舊或誤釋做求，郭沫若依孫詒讓釋做𡆥而改讀做祟，確是一個很好的發見，但𡆥字郭氏釋為鼜，却和羅振玉所釋的饁一樣，並沒有確實的理由。卜辭的𡆥字，有時寫作𡆥，和𡆥，我在最初治甲骨文字時，就釋做嗌，饁，饁三字，因同從壹聲，所以可通假。但卜辭的意義還不能明白。在前年整理時，才發見卜辭常

見的。以來。鼓。見前編三卷廿四葉五片，五卷四十葉三十葉三及四片，戩壽堂殷虛文字二六葉十一及十二片等。和其出來嬉對文。嬉。僖。鼓。鼓。同從壹聲，故得通假。卜辭凡用其出來嬉一語時，下文每言邦國的變故，郭氏說。鼓字必與弗字相貫，而含凶咎之意。所見甚是。大誥說。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可以證明卜辭的出來嬉，當讀為有來艱，是無疑的。說文。鼓，籀文艱，從喜。鼓字何以從喜，前人都不能解，現在根據卜辭就可知鼓本作鼓，從壹聲，壹讀如鼓，故鼓字音轉為艱，後來就改從艮聲。壹讀如鼓，能轉為艱音。例如古本作古，從口，古聲，本象盾形，

今借『于』為『毋』，說詳本書下編四十葉和六十七葉。『古』『鼓』音同，『于』『𪔛』音近，所以變化的例同。關於此一點曾和魏建功氏討論甚久，附此誌謝。

『壴』『喜』『鼓』『𪔛』由現有的古音韻系統裡看起来，是狠有區别，但在古文字裡卻顯然是同源的。鼓，鼔，嘉，⿱壴火，僖，⿰壴卩，⿰女壴，⿰壴壴，並從壴聲。⿰女壴或作嬉，從喜聲，卜辭僅一見。現有的古音韵系統是由周以後古書裡的用韵，和說文裡的諧聲湊合起来的，要拿来做上古音的準繩是不夠的。所以，我們在整理古文字時，只須求合於自然的系統，而現有的古音韻系統，應暫擯諸思慮之外。只有這樣，才能找出上古音上的新問題來。如其不然，而以削足適履為謹守繩墨，這就非著者所能知了。

這本書原來打算在沿始做成後寫的，那至少須在十年以後，現在寫了出來，未免太早。從去年九十月之間，開始寫起，迄今年七月初完成，中間，我曾到南方去旅行一次，又生一回病，擱筆約有三月，實際寫了六个多月。這六月餘的時光，又要教書，又要寫別的講義，只有一部分的工夫，來寫這書，所以這書的寫成又未免太快。因此，本書裡的條例不能十分精密，舉的例證也有未恰當的，錯誤和疏忽自更難免，文筆也多生澀，這都是著者應向讀者致歉的。

我希望在這本書再版以前，把書裡的錯誤全

找了出來，可以逐漸修訂。如有可能的話，在再版時，還想附上一個索引。

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午夜寫竟

秀水唐蘭

追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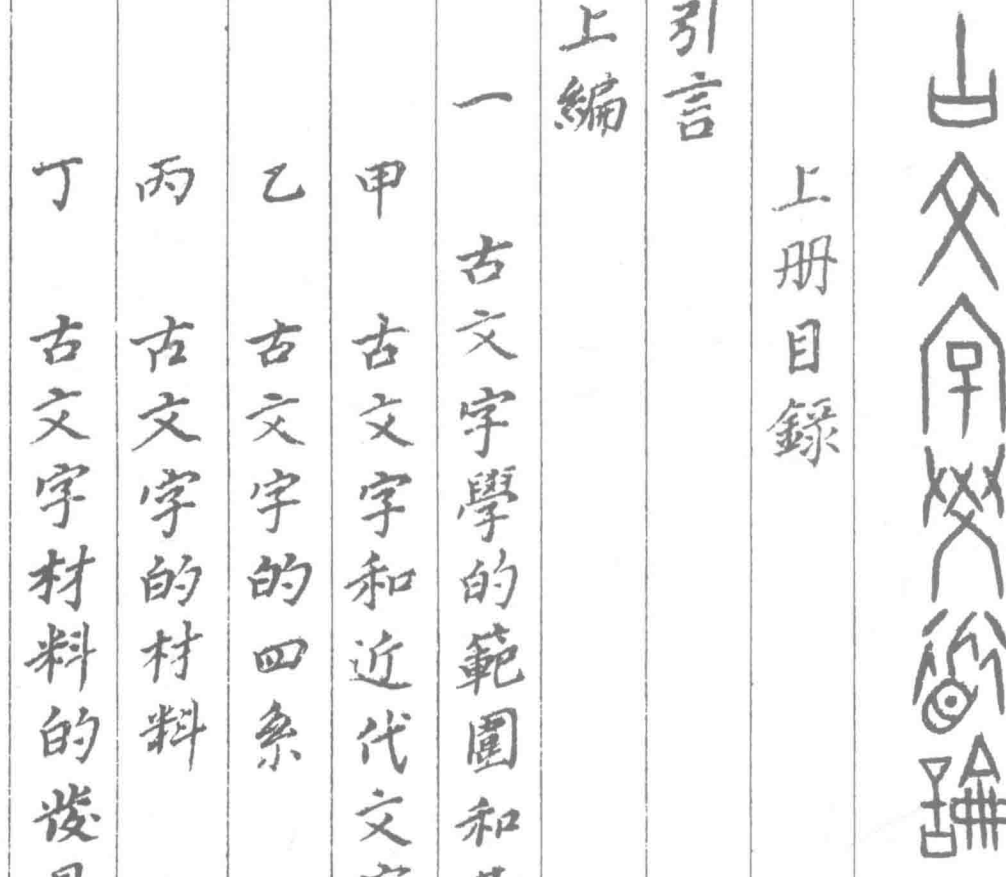
因為種種原因，本書來不及等待馬沈二先生的序文，也不想附驥國就發行了。這次本只印了二百部，所以假如有再版的機會，我是狠想馬沈二先生能撥冗指正的。

在自序裡，關於嬉字應讀為難的一點裡，漏了一些證據，恰是最重要的證據。卜辭習見的"亡来嬉"難，有時作"亡来嬉，𠂤二六、二片，𠂤三五、十二片，𠂤人一〇六片及一〇七片，郭沫若先生來簡反對此說，今得此鐵證，自信推論不誣。

十二月十二日唐蘭

上册

附上編正訛



上册目錄

引言
上編
一　古文字學的範圍和其歷史
甲　古文字和近代文字的區別
乙　古文字的四系
丙　古文字的材料
丁　古文字材料的發見和蒐集

戊　古文字學略史
二　文字的起源和其演變
甲　原始時代的中國語言的推測
乙　中國文字的起源上
丙　中國文字的起源下
丁　上古文字的構成
戊　象形文字
己　象意文字
庚　上古文字的演變爲近古文字和近古文字的構成

辛　形聲文字

壬　由近古文字到近代文字

附

上編正誤

古文字學導論

唐蘭 秀水

引言

這一本小冊子，分做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古文字學的立場去研究文字學，第二部分，是闡明研究古文字學的方法和規則。

這種工作，在現在是極重要的，但是還沒有人去做過。學者們老是躲在極狹小的範圍裡，做一些研究，以為這是專門家應守的態度，而關於這學科

的全體，不加注意。坊間雖羅列着許多關于文字學的論著，多數是那班一知半解，或竟全無常識的人，所剽竊抄纂的，這當然不會有一貫的理論，或一定的標準，只是學校裡既已有了這種課程，不能不編些教科書來充數而已。

一種科學，應當有原理，方法和規則。沒有系統的理論，是無從定出標準來的，沒有標準，所用的方法，就難免錯誤。根據若干原則來建立一個系統，創立出許多方法和規則，這種方法或規則，應用時沒有矛盾，這才是科學，這才是學者們應肩的責任。

古文字學好像只是文字學的一支，但牠却是文字學裡最重要的部分。一般人所講的文字學只在講小篆，一隸書以下，是不關緊要的，一但要拿小篆去探討文字發生和演變錯誤是不能免的。所以要把文字學講好，就得先對古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

但是從趙宋時就研究鐘鼎彝器文字，一直到近代，研究古文字的人可說不少，而古文字學却始終不能被稱為一種科學。因為他們脫不了賞鑒古玩的習氣，一古文字的可貴只是古，一這裡的方法，

是神秘的，主觀的，可以任意推想而不需要客觀的標準。

反之，研究文字聲韻訓詁的學者們却大都停滯在那一條路上，許多傳統觀念曾經牢牢的束縛住他們。因古文字的發見，有許多舊觀念必須改正，但舊說是有系統的，改動了一部，就將和另一部分矛盾，而新的學說，「古文字學的系統還沒有建設起來。他們感受到這種痛苦，因而只在歧路上徬徨。

近來學術界有一種風尚，崇信異國人所做的中國學術研究，而把自己的專門學者看成「東家丘」。

異國人的治學方法，可以欽佩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們也有所短。即如語言和文字兩方面，語言聲韻是他們所能擅長的，文字訓詁却就不然。有些人瞧見異國人對語言聲韻研究得很有些成績，就去推崇這一類學問，因之文字學就不被重視，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要糾正這種錯誤，就得趕快把古文字學的基礎建立起來，使牠成為一種科學。

這一本書，雖然不見得就能建立起古文字學的基礎，但我很自信，因為我在這上面是曾經殫竭過我的心力，並且此後我還繼續努力，只要因此而

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去共同研究，那末，這礎石大概不難奠定吧！

上編

一　古文字學的範圍和其歷史

甲　古文字和近代文字的區別

"古文字"這个名稱，最初見於漢書郊祀志所說的張敞好古文字，"漢時通常的稱謂，却只是"古文"。

因為漢時通行的文字是隸書和小篆，這都是秦併天下以後才興起來的，所以把秦以前的文字，統叫做古文。那時所被稱為古文的，大概可以分做

兩類。說文序說：「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這是竹簡上的古文。張敞說：「臣愚不足以迹古文。」說文序也說：「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這都是銅器款識裡的古文。

照一般人的看法，小篆在目前還和古文字對立，所以小篆以前的文字，才能稱為古文字。但是由文字學的眼光看來，小篆已應放在古文字的範圍裡去。從隸書到今隸，雖畧有異同，總是一脉相傳，而小篆却早已不是通行的文字了。雖則小篆的材料還沒有散佚，比古文字容易認識，但不能因此而叫

做近代文字，我們只可叫牠做近古文字，因為嚴格地分析起來，牠實是古文字的最後雲仍，只有隸書才是近代文字的開山始祖哩。

乙　古文字的四系

對於古文字的研究，通常用器物來分類，例如：甲骨文字，銅器文字，匋器文字，古鈶文字，貨布文字。這種方法，在蒐集材料時，雖較方便，但於文字的時代不易劃清，同時代的文字不便比較，有些只一兩件器物的文字，更沒處安放。所以做文字學研究時，這種老方法應該放棄，而另用一種新的分類法。

新的分類法，應着眼於時代的區分，和地域的別畫。在現代已發見的古文字裡，我以為應分為四系：

一　殷商系文字，

二　兩周系文字，止於春秋末，

三　六國系文字，

四　秦系文字，

這四系中相互的關係雖很密切，但每一種文字自具牠的特殊性。

殷商文字是已發見的古文字裡最古的一系，

和原始文字較近，但形聲字已很多，一部分的文字已有譌變，像： 變做 ， 譌成 ， 譌成 之類。兩周系文字，形聲字大增，而象形象意字日漸減少，幾等於消滅。文字的譌變則日漸加多。六國系文字，譌變最甚，同時又發現一種新的字體，即後世所謂"鳥蟲書"。秦系文字，大體是承兩周，但因日趨整齊的緣故，錯誤也就不少。

丙　古文字的材料

古文字材料的來源，有兩類，一是古書，一是古器物。古書材料雖多，但除了說文外，大都無從知道

文字的時代。所以古文字的研究，應拿古器物做主要的對象。

殷商系文字，以殷虛的龜甲獸骨刻辭為主，有銘詞的銅器次之。在安陽所發掘出來的，還有幾塊寫卜辭而未刻的骨版，和二塊有文字的匋器，圖一。此外，天津方氏還藏有一塊小玉。圖二。

兩周系文字的材料，以銅器銘詞為主。此外，像考古圖著錄的石磬，和近代發見的土塤，圖三。尚不多見。

六國系文字，材料最繁複。竹簡早已亡佚，現所

存在的，以銅器，兵器居多，餘器，古鈐，封泥當附此，貨布爰金當附此，為主。此外，尚見過一個玉刀赦。圖四一些銀器。圖五

秦系文字，除銅器外，以刻石為重要材料。權量類文字多複。泉幣不多。鈐印和漢難別。

漢以後的銅器，碑刻，印章，凡作小篆或繆篆者，應附入秦系。

丁　古文字材料的發見和蒐集

在這裡，我不能把古器物發見史很詳細地寫出來。約畧地說一下古文字材料的發見和蒐集，可以分做三個時期。

秦以前，許多文字還叫不得「古」，左傳說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書，倚相能讀，而別人不能讀，那末，這種書或許是某種古文字寫成的。經過六國時長期的擾亂，和秦的統一，舊時紛歧的文字，完全消滅，代之而起的，是整齊畫一的小篆，和苟且艸率的隸書，因此，才把先秦文字叫做古文字。

漢初正當秦焚書之後，惠帝才除挾書之律，武帝才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那時，孔子宅壁中發現許多古文經，北平侯張蒼獻古文的春秋左氏傳，但這時的學者還沒有注意到古文字，所以這些書只靜靜地藏在祕府裡。一直到宣帝時

的張敞，才好古文字。成帝時，劉向校中秘書，才用中古文的易和書來校今文。向子歆，才創議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敞的外孫杜林是研究小學的先師，他在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後來傳給衛宏，古文因而盛行。宏做過詁訓定古文官書一卷，今亡。

漢世所存的古字書，有史籀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漢時併做一篇，三千三百字。揚雄做訓纂篇，推廣到五千三百四十字。許慎做說文解字敘，篆文，合以古籀，共九千三百五十三

字，又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字。魏初傳古文的人，有邯鄲淳，淳有古文尚書的寫本。正始三體石經有尚書和春秋的古文。

晉時，汲縣發見竹書七十五卷，現存的只隸寫的穆天子傳五卷。南齊時，雍州發見竹簡書孜工記，今亡。

漢以後，雖曾發見銅器，像孔悝鼎，尸臣鼎，仲山甫鼎之類，但不多見，所以沒有人去蒐集那種文字。說文序裡雖提鼎彝，却沒有采用一字。愁之，從漢到宋初，除了篆籀和竹簡古文外，只有杜撰的古字了。

郭忠恕做汗簡，是這一個時期的結束。

六朝以後，今隸通行，一般人都不知篆籀是什麼東西。唐時人只用說文字林來勘定今隸的字樣，至於篆書，却是書法家所研究的。李陽冰號稱中興篆籀，所藏的有古文孝經和衛宏官書合成一卷，但他所刊正的說文，錯誤很多，所寫的篆書，也很有舛謬。

唐初，浙陽刻石在天興縣發見，當時人称為「獵碣」後來又叫做「石鼓」，韋應物、韓愈都有石鼓歌。那時已懂得傳拓的方法，三字春秋石經有拓本十三帝，

見韋述西京記石鼓和許多秦刻石也都有拓本。嶧山刻石給野火燒了，有棗木傳刻本。所以唐人講小學，常引到秦刻石。說文。攸字下有「滌」，秦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的話，和說文詞例不合，也是唐時校說文的人所附記。「也」下說：「也，秦刻石也，亦後加。」

宋初，徐鉉摹寫嶧山刻石和會稽刻石（前有宋鄭文寶刻本，後有杭州本，後又有重刻本。）又校正說文（鉉弟鍇先已做說文繫傳。）可以說後世古文字研究的先驅。其後又發見了詛楚文，初得大沈湫文於鄜，又得亞駝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見廣川書跋）共三石。

開收藏古器物的風氣的人是劉敞，而首先集錄古器物和石刻銘拓的人是歐陽脩。歐輯所得十一器倣先秦古器記，原是石刻，器形銘釋均完備。歐陽脩把銘和釋全收在集古錄裡。那時識古文字的人有楊南仲，歐陽修常請教他，泰公鐘的銘是由他所判的石本而傳佈的。

那時刻法帖的風氣很盛，所以銅器款識很多石本。繼劉歐而起的，有呂大臨的考古圖和趙明誠的金石錄，後來分成兩派。講金石的一派，趣是石多於金，和古文字的關係較少。考古一派，專講古器物，

後來有王黼等所編的博古圖錄，和南宋時佚名氏的續考古圖，而王俅所做的嘯堂集古錄却只收銘文。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原是石刻的法帖，所收的銘文較多。王厚之鐘鼎款識號為原拓，其實所輯的也大抵是石本。

因為古器物學發展的緣故，就有輯錄古文字的書。夏竦的古文四聲韻，是拿汗簡来分韻編次的，已添了一些鐘鼎文字。到趙九成做考古圖釋文，也是用韻編次。以後像王楚的鐘鼎篆韻，薛尚功的廣

鐘鼎篆韻，楊鉤的增廣鐘鼎篆韻一類的書，層見疊出，從元而明，而清，輾轉摹寫，書名愈多，但材料還是這一些。

古器物發現最盛的時期是北宋末年，南渡以後，中原陷於寇虜，古器物就不再發現。元明兩代，對古學都狠疏，即有發現，也無人注意。一直到清汪立名輯鐘鼎字源，這是第二個時期。

元明時所發現的銅器，狠有遺留下來，像白吉父盤，就是一例。這種古物，大抵都歸內府。清乾隆時，內府所藏狠多，那時又常有新出土的古物，因是，高

宗敕編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乙編等書。

西清四鑑裡，當時所印行的，只有古鑑，而且流布也不廣。嘉慶以後，私家的收藏日多，錢坫做了一部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也很少傳布。嫆動一時風氣的書，斠是時代較後的積古齋鐘鼎款識，因為阮元是當時的經學大師，他用銅器銘識來講經學和小學，而且書裡所輯的材料也豐富，這種種都勝錢書，所以後來這一門學問的發展，是不能不歸功於他的。（阮氏還重刊宋代薛氏兩款識。）

西清四鑑的編製，取法於博古圖，阮氏款識則取法於薛氏，繼錢阮而起的，有曹載奎的懷米山房吉金圖和劉喜海的清愛堂彝器款識法帖，則又取法於先秦古器記。後來吳榮光的筠清館金文，吳式芬的攈古録金文，都和阮書畧同，而攈古最善。吳雲的兩罍軒彝器圖釋，潘祖蔭的攀古廬彝器款識，吳大澂的恆軒所見所藏古金録，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編等，都和曹書相似，但俱改用鏤板。劉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開始采用石印，端方的匋齋吉金録繼之。有些較早的書，像朱善旂的敬吾心室彝器款識

徐同柏的從古堂款識學吳大澂的窓齋集古錄陳介祺的簠齋吉金錄鄧實輯本不全。也都陸續印行。盛昱的鬱華閣金文和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考釋，却始終沒有印行的機會。

漢書食貨志裡說到周景王的大錢，叫做寶貨，這大概是贊什的誤釋，圖六但可知古貨幣在那時已有發現。梁顧烜始做泉譜，但現在存在的古譜，沒有洪遵泉志更早了。古印的蒐集，則始自宋徽宗的宣和印譜但宋人譜錄，現今只有王厚之的漢晉印章圖譜，和王俅的嘯堂集古錄前者見說郛，凡九十二印。後者僅三十六印。而用原印拓集者，以明顧氏集古印譜為最早。

錢幣和古印，元明以後，常有人去蒐集。清高宗時的西清古鑑附有錢錄，後來又輯金薤留珍，那時私家譜錄也很多，只是不像銅器銘文的和經傳有關，所以研究的人較少。

道咸以後，新發現的古物很多，像：古鉢，封泥，匋器，空首布等[四七]一般收藏家，兼收並蓄，不只拘拘於銅器了。收藏最富的，是陳介祺。可惜除了十鐘山房印舉，和他與吳式芬同輯的封泥攷畧以外，許多材料都還不能整理出來。那時的印譜，不下百種。最著名的，有高慶齡的齊魯古印攗，鄒申堂的續齊魯古印

攈，吳大澂的十六金符齋印譜，吳式芬的雙虞壺齋印譜等。彙集泉幣的書，則以李佐賢的古泉滙為最完備。

光緒二十五—六年，甲骨在河南安陽出土，第一个收藏家是王懿榮。王氏死在二十七年義和拳之亂，所藏歸劉鶚。

近年來考古學的發展，應歸功於劉鐵雲和羅振玉。劉氏輯鐵雲藏龜，鐵雲藏龜之餘，附封泥。鐵雲藏印等書。本尚欲輯藏龜之餘，但未成。羅氏收藏更富，所輯有殷虛書契，殷虛書契後編，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續編，夢鄣卅

堂吉金圖，殷文存，貞松堂集古遺文，磬室所藏鈐印，赫連泉館古印存，齊魯封泥集存，秦金石刻辭等。

甲骨的收藏，以羅氏為最富。近時則中央研究院發掘安陽，據云所得有五千片。此外已印行的材料，有：明義士的殷虛卜辭，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王國維的戩壽堂殷虛文字，葉玉森的鐵雲藏龜拾遺，容庚的殷契卜辭，商承祚的殷契佚存等。正預備印行的，有：北京大學所藏甲骨刻辭，明義士新獲甲骨，和馬衡劉體智二氏的所藏。

近時收藏家以劉體智為最，有善齋吉金錄和善齋鉥印錄。陳寶琛有澂秋館吉金圖，澂秋館藏印，澂秋館藏封泥等輯，吳隱有遯庵古匋存，和遯庵秦漢印選，太田孝太郎有夢庵藏匋，夢庵藏印，楓園集古印譜，周進有周氏藏匋，周氏古鉥印景，所收藏的範圍，也都廣泛。（吳隱尚有遯庵古泉存一種。）

收集金文拓本的書，像鄒安的周金文存，容庚的秦漢金文錄，都很豐富，但鄒書偽器很多。清宮銅器極多，已印行的，有容庚的寶蘊樓武英殿兩彝器圖錄。此外，蒐集銅器的書籍，有容庚的頌齋吉金圖

錄，于省吾的雙劍誃吉金圖錄，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圖錄等。羅振玉集甸器的書，有簠齋的寒玉堂甸文，山東圖書館的鄒縣古甸文字等。關於貨幣的，有方若的藥雨古化雜詠。關於鉩印，有陳漢第的伏廬藏印，黃質的濱虹集古印存，和濱虹艸堂藏古鉩印，而專輯古鉩的書，有黃濬的尊古齋古鉩集林，輯封泥的，有周明泰的續封泥攷畧。

石刻方面，近有三體石經和袁安袁敞等碑的出土。新陽刻石最近發現了兩個最善的宋拓，泰山刻石也得到了宋拓。

乾嘉以後研究說文的風氣很盛。最負盛名的有段玉裁，桂馥，嚴可均，王筠。桂馥做了繆篆分韻，同時，袁日省和謝景卿也做了漢印分韻和續集，開始搜集印章文字。嚴可均做說文翼，開始用彝器文字來補說文，莊述祖也做了說文古籀疏證，但這兩書遲未印行。直到吳大澂采集彝器，鉢印，陶器，貨幣和石鼓的文字，來做說文古籀補，才開了近世蒐集古文字的風氣。後來，丁佛言又做了說文古籀補補。（日人高田忠周有朝陽閣字鑑，估籀篇等，極蕪雜。）

羅振玉主張陶器，鉢印，貨幣等的文字，各有系

統，不應和彝器文字混在一起，所以他的弟子商承祚，編殷虛文字類編，此書用羅氏殷虛書契考釋改編。和石刻篆文編，未印行。容庚編金文編，和秦漢金文編，未印行。他的兒子羅福頤，編殷虛印文字徵，都只限於一部分。此外，關于甲骨文字，還有王襄的簠室殷契類纂，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編，和孫海波的甲骨文編。

這百年內材料出土的豐富，漢以來所未曾有。古物的亲集，由自然發現和盜掘，而到科學的發掘。古文字的蒐輯，也已由好奇崇古的心理，轉向到學術的研究了。這是第三個時期。

戊　古文字學略史

文字雖用以代表語言，但把有把自己的形體。因為文字的形體，跟着時代而變遷，又因為語言的變遷，常是影響到文字，使牠們的意義和形體隔離，因是每個文字的本意和蘇史，很難清楚，所以我們需要文字學。

文字學的萌芽，大概在春秋時。爾雅據說是周初所作，收錄篇據說是宣王時作但解說文字的風氣，實起於左傳。宣公十二年傳，楚莊王說：「夫文止戈為武。」又十五年傳，伯宗說（引說文反）正為之。昭元年傳，醫和說：

於『文』四蟲為『蠱』。這都是後來所謂『會意』字。而經傳裡常見的聲訓，像：『乾』健也。『坤』順也。『仁』人也。『誼』宜也。『之』類，也都起在春秋以後。

周禮保氏有『六書』，『周禮』是戰國時人所作。那時人好說倉頡作書，韓子五蠹說『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案本作『背私謂之公。』）後來李斯所集字書，就叫做倉頡篇。據說文序：『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四八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而倉頡篇所書，實是小篆。

漢興，通行的字書，是合併了後蒼博學的倉頡

篇。後來分成兩派：一派是摹仿倉頡篇而做字書，像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長的元尚篇，到平帝時，徵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未央廷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另一派是解說倉頡篇的字義。當宣帝時，因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敞傳子吉，吉傳敞的外孫杜鄴，鄴傳子林和張吉子竦。林的正文字，過於鄴竦，他做了倉頡故，所以漢書說世言小學宗杜公。

因張敞的好古文字學者們都受了影響。其後，

劉向劉歆校中秘書，那裡面有壁中古文經，和張蒼所獻左傳。于是劉歆提創古文學，不遺餘力。歆子棻從揚雄學奇字，而言小學的杜林，寶藏着漆書古文尚書，可以看出古文字和古文經學的關係密切了。

歆附王莽，莽也好古，所以平帝時有「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數千人」的舉動。到莽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之部，頗改定古文」。其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左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所謂古文，就是壁中書。

因古文經學的發展，影響及古文字方面者，有二事。一是古文字和今字的對照。藝文志有古今字一卷（張揖的古今字詁疑即本此。）衛宏的詔定古文官書，尤為著名。一是關于文字構成的理論的創立，藝文志解釋六書，以為是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注周禮，許慎做說文，所說都差不多。藝文志大概本諸劉歆七畧，鄭衆是鄭興子，許慎是賈逵的再傳弟子，而鄭興和賈逵同是劉歆的弟子，那末，這三說實出一原。

那時一班俗儒，却竭力反對古文經學和古文

字。因為漢時隸書盛行，倉頡也改用隸寫，因九所以他們就以隸書為倉頡時書，而攻擊古文經學家是好奇。他們競逐說字解經，於是偽造出許多讖緯來抵抗古文經學和古文字。（假造符命，由旺莽起，甄豐劉歆等大概都有分。那附會成孔子。說的，却是今文經家。因那時楊雄劉歆等太博學了，眼看得古文經學要壓倒一切，一班無名的今文學家，只得雜取天文，曆算，鐘律，小學，來撰各讖緯，加入符命，以取信於時人。他們是打算假託孔子來壓倒古文經的。）他們的解釋文字，只根據隸書，像：春秋元命包所說的「乙」力於土為地。「刑」之字刀守井。「春秋考異郵所說「虫」之為言，屈中。「春秋說題辭所說「一大為天。」都是。古文經家是輕視讖緯的，所以說文解字出

來後，這種文字說的大部分就全消滅了。

東漢時，班固續楊雄訓纂作十三章。王育替殘本史籀篇作解說。許慎才以蒼頡訓纂等篇裡小篆為主，而補以竹簡古文和史籀篇，做成他的偉著。這是完全基於六書說而作的。他又創立出分部的方法來統攝這一萬多字，部和部之間，字和字之間，也都有次序。這是有理論又有條例的著作，所以一直到現在，一般文字學者，還不能脫離他的羈束。

許慎以後，文字學析成兩派。倉雅派裡，因賈魴的倣滂喜篇，合倉頡訓纂稱為三倉。魏張揖又倣埤

倉，廣雅，古今字詁等書。自犍為舍人李巡孫炎等注了爾雅，晉郭璞有爾雅注和三倉解詁兩書。說文派裡，有晉呂忱的字林，和梁顧野王的玉篇。六朝時又有說文音隱。但這兩派學者，都沒有什麼建樹，只是搜集材料和隨文詮釋而已。

唐人重韻書，在形體方面，雖說要試說文字林，大概是例行公事了。流俗所通行的是真楷，所謂小學書，只是糾正楷體之錯誤。上面所說的兩派字書，差不多都絕迹了。

宋世說文學復興，但離古已遠。像張有復古編，

還只是糾正楷書。王安石作字說，想把會意來解釋一切文字，但是失敗了。王聖美創右文說，雖稍可通後世文字，可無法解釋文字的起原。到宋元之際，學者喜歡講六書。像鄭樵的通志六書略，戴侗的六書故，周伯琦的六書正譌一類的書很多，可是轉注段借各自為說，六書條例已無法明瞭了。

自宋人開釋彝器文字，到清時因說文之學的二次復興，學者漸注意到這一方面。段玉裁已用金文的似勒來釋詩，他說：許氏以後，三代器銘之見者日益多，學者攀援研究，可以通古六書之條例

理，為六經輔翼，嚴可均做說文翼想拿金文來補說文，許瀚王筠常用金文和說文裡的字體比較。

莊述祖想利用彝器文字來建設出一個古籀系統，以代替說文的小篆系統，可是沒有成功。吳大澂雖沒有建設系統的雄心，却頗具卓殊的見解。他所著字說，利用他所蒐輯得來的繁博而且精確的材料來辨正文字，像「寧王寧考」「前寧人」「寧武」的解釋，可說二千年來所未有。只是他的文字學根底不很深，常有些肊說，像「出」字的作足形，就說「反」字也應從足之類，不免為白圭之玷。

和他同時的孫詒讓，却最能運用六書的條例，可以說是許慎以後第一人。他所著的古籀拾遺古籀餘論，掃除往時金文家隨便推測的習氣，而完全用分析偏旁的方法。後來又做契文舉例和名原二書。雖則因甲骨材料，那時所出不多，不免錯誤。但他所懸的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的目的，却頗有一部分的成功。

繼孫氏之後，研究甲骨文字的人，是羅振玉（羅氏振玉）。羅氏拔始的功績，是不可沒的。但對於文字的認識，還是好用推測，開後來葉玉森輩妄說文字的惡例。王

氏釋字較謹慎，只是他的極大的貢獻，實在在古史學方面。

從春秋至漢，是古文字學的萌始時期。許慎是這時期中間的成功者。只可惜他受經學的影響太深，所見古文字的材料太少，並且都是近古的，所以沒有極大的成就。自漢至清初，可以說是衰落時期。清乾嘉以後到現在，則是復興時期。這裡的先驅，是吳大澂和孫詒讓，吳氏較疏於孫氏，而孫氏頗拘牽於經學泥迹於六書之說。所以要求大成，還有待於將來之士。

二　文字的起原和其演變

甲　原始時代的中國語言的推測

近世語言學家推測語言的起源，有摹仿聲音說，情感刺激說，和經驗說等，雖都有相當的根據，但就中國語言看來，似乎還不很完密，因為在全部語言裡，有些地方還不能說明。

由情感的刺戟而發生的語言，應分析為兩種，一種是情感的種類，像愛和怒，一種是刺戟的強弱，像大和小。因為人類語言和動物的呼聲，本只有程度的差殊，所以原始人類所能作的簡單和含糊的

詩聲，也不過代表由飢寒困苦，或飽暖勝利等的刺戟所引起的情感，和別種動物一樣。因外來的刺戟的強弱不同，發音也有殊異，廣大宏壯，有發皇的聲音，細小窅邈，有幽閟的聲音。這兩種後來都變成語言。愛惡一類，直到現在，還有大部分是元音，可見這是最早發達的。大小一類，大概較遲，因為必須憑籍輔音，才能成為語言。

輔音的發達，大抵由於摹仿。當人類聽見自然界的各種聲音，像水聲的潺湲，雷聲的劈歷，玉聲的丁東，金聲的鏗鏘，羊鳴的羊羊，鹿鳴的呦呦，鳥鳴的即足，

蟲鳴的蟋蟀之類，就像鸚鵡鵝一般地去摹仿，這種由摹仿得來的聲音，和原始的簡單聲音相結合，就變成完整的語言。

語言雖已完備，但許多實物的稱謂，却還沒有，這大概是古代人民所最感到困難的。除了一小部分的實物，可以摹聲外，大都是無聲可仿，因此他們只好假借一部分的品性，來代表那實物的全體。例如頭頂上是天，他們就拿「頂」的聲音來代表「天」，「絪縕」紛亂的是煙，他們就把「絪」的聲音來代表「煙」。於是不論那一樣實物，都可以變成語言了。但是這一類的

語言，是可以人各立法的。甲可以說「日」，因為是「實」的緣故，乙却因「燙」的緣故，而叫做「易」。這種紛歧的名稱，後來漸漸地統一了，這裡大概有兩層原因。第一，那時代的人類，大概已經懂得用肢體來描寫出萬物的形狀，第二，人類漸漸過社會的生活，所以個人的歧異減少了。

還有一部分的語言，是人類的智慧發達以後，才產生的，像「方圓」和「一二三四」等的分析，還有一部分是語言繁複以後才起來的，像發語辭的「隹」和「雩」問語的「不」。這種語言的增加，使語言愈加複雜。在那

時，輔助語言的文字，也已從原始的圖形，漸臻於完備了。

乙　中國文字的起源 上

說到中國文字的起源，一般人就會把「八卦」和「結繩」提出來。「八卦」究竟起源在什麼時代，我們還不能明悉。銅器裡有刻☰形的鼎（蘭堂集古錄卅二葉），和卦象相似，或者是商代的遺物。筮字從巫，那末易卦是巫的事業，巫在殷世極盛，所以我們可說八卦是殷或殷以前遺留下來的。但八卦的起源，縱使狠古，和文字却漠不相干。卦爻的本質，只是一和一，用以象徵陽

和陰。至於疊三文而成八卦，疊六文而成六十四卦，僅是一種數術的把戲而已。至多說一和數目的一相同，而照思想產生的程序，一字決不在卦文之後。有人以為三即川字，川卦字都是附會。至於結繩更毫無關係。固然有些近乎原始的部落裡，用結繩來助記憶，和文字的效用相似。但古代中國是否有過結繩而治的時期，結繩是否發生在文字之前，都是無法證明的。

有些泥古的學人，狠相信文字是倉頡造的，和普通人以為孔子造的一樣。其實最初的文字，決不是一手一足之烈，而純粹是由自然發生的。當我們

的祖先，才會用肢體來描寫一種物形的時候，他們對於物的觀察，還不很正確，描寫的技術也很笨拙。經過長時期的訓練後，才能把各個物體畫得逼真。當一個巨象的圖畫完成後，瞧見畫的人，不約而同的喊了出來，象於是「象」這個字，在中國語言裡就成了「形」「象」「想」「象」「效」「象」「似」等語的語根。（韓非說：人希見生象，而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按韓非是。（商周以前，中國尚有象，非難見。）當其他物體也都描寫得肖似後，一見圖就能叫出牠們的名字，於是語言和圖形就結合起來而成為文字了。

至於文字學者們所熱烈維持的一種古老的

見解。——有一種指事文字，或象事。發生在圖形文字之前，或同時。——這是大可不必的。像二、三這類字，古人以為指事，其實只是象意。一、二和方圓雖沒有實物，但在文字發生時，人們早已有這種觀念，而且有代表這種觀念的實物。例如計數的算子，方形的匡，圓形的環。所以這些文字，還是圖形，而並不是代表抽象的意義。

但有些學者，却以為在原始文字裡，有一種形的標準。（這不是說後世文字裡的偏旁，而是指構成文字的最簡的單形，象·、一、丨、丿、乀、一類。）這種意見，也是錯誤的。我們所知道的古文字，決不

是類似幾何畫的東西。牠們只是整個的圖形，既無從規定筆畫的數目，也不能規定點畫的姿態。例如○的作⊙，中間的一點，只是補空。王字象一根繩子穿起三塊玉。⇑字象人站在地上。那末一點一畫，都不是一個單形。在古文字裡，是找不出這種標準符號來的，那只是學者間的一種幻想罷了。

原始文字，只有圖形，是無可疑的。由各實物的圖形裡，用種種技巧來表現出更繁複的意義，於是有「象意」「義字」的出現，文字的數目，因而有大量的增加。這種演進，當然又要需要很長的時間。

丙　中國文字的起源（下）

說到文字起源的時期，除了無條件接受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的說法的一班人外，有些人却常懷有文字發生於商世，或離商世不遠的見解，因為他們目前所能見到的古文字，只有商代的甲骨和彝器，而這種文字裡還保留着一部圖象。但這種見解是膚淺而錯誤的。

文字的發源是很古的。在西歐的文化史裡，我們知道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類，已有許多很精巧的壁畫（線刻），象、牛、豬、馬、鹿和巨象之類，由這種圖形的進

化，就變成蘇馬連（Sumeria）和埃及的原始文字。中國的先史期文化的研究，現在雖還不很發展，但至少已知道在若干萬年以前，已有了原始人了。安特生在甘肅考古記裡把一些骨板上所刻的記號，疑為文字。其實他所搜集的辛店期陶甕上，却確有文字，雜置在圖案中間，不過他以為是花紋罷了。

這一個意見，我在殷契佚存的序文裡，已經提出，現在再把這種圖形，和商周文字比較，如下：

安特生以為馬形，似不確。

此甲犬字，甲骨文作 ，如改正畫當作，與此最近似，用形來表現出耳及口形，尤其是共

異的特點。

此為鳥形，雖不知是何鳥，然金文雙父癸爵之雙字作 其鳥形也有兩足，可互證。

此人形與父等字相近，但有衣裳為異。

此輪形，和甲骨及金文的車輪作形相近。

匋甕上還有一個羊形，惜未繪全。只見其身部作形。疑即蒐之本字。蒐是原羊，變作羌，又變作，史頌敦瀍字從此。

由這種比較上，可以知道這是同系統的文字。只是年代期較商周為近於原始。要把那時的文字弄清楚，當然得希望更多的材料的發見。年代期的確不能證明。據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的假定，大概在去今四千五百年左右。

殷商系的文字，圖形已極簡單。四足省作兩足，肥筆概用雙鉤，或省為瘦筆，正畫的物像，改為側寫，以適應整篇文辭的書寫，此類徵象，已可證明這是狠發達的文字。而尤其重要的，則是象形象意的文字日就衰歇，而形聲文字興起。這種變動，至遲起於殷初，或許更可推上幾百年。在這種變動以前，是象形象意文字時期，更前則是象形發展到象意文字的時期。

所以，我們在文字學的立場上，假定中國的象形文字，至少已有一萬年以上的歷史，象形象意文

字的完備，至遲也在五—六千年以前，孔誕前三千五百—三千五百年。而形聲文字的發軔，至遲在三千五百年前。孔誕前一千年。這種假定，決不是夸飾。

我們的上古史，目前雖尚糢糊不明，但有許多理由，可以說從孔誕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即夏初起，已有了歷史的記載。甲骨刻辭裡所載的商湯以前的先公先王，正當夏世，是第一個理由。彝器刻辭和古書裡記載禹的功績，是第二個理由。古本山海經所講故事，止於夏時，是第三個理由。神話止於后羿，而最詳細的記載，却起自后羿，是第四個理由。古本紀年和世本、史記，有夏的世系、年數、史事，是第五個理由。孔子稱述堯、舜和禹、孟子追數堯、舜到孔子的年數，是第六個理由。僞孔傳書雖周人編集，但也有些根據，是第七個理由。這種記載，當然是文字十分

完備後才產生的。

在這種記載裡，可以追述前數百年的傳說，所以夏以前的兩昊諸帝的歷史或神話，正像舊約裡的古史一樣，決不是完全子虛的。據左傳說，太昊氏的官名用龍，少昊用鳥，黃帝用雲，炎帝用火，共工用水。而少昊的官，有爽鳩氏，所居的都邑，就是後來的齊，可以證明這種傳說是有根據的。那末，這種官名的本身，恐怕都是些圖形文字。爽鳩氏只畫一個爽鳩，玄鳥氏只畫一個玄鳥。現在的名字，是後人用近代文字來轉譯的。

如果我的假定不錯，那末，夏初的文字，和商周決不相同，因為那是純用象形象意文字的時期。以古代文字變化的劇烈，周時人對商時文字已多誤認，何況夏初。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可知別人不能讀。但就夏書多譌誤一層看來，周時認識古文字的學者，正不亞於漢代的經生。山海經裡有好些地名，和周以後的古書歧異，恐怕也由於傳譯的關係。

總之，由上古史的研究，我們也可說在孔誕前二千年以前，已有了完備的文字。這種較古的文字

的應用，一直到夏商之際，才逐漸衰落，而形聲文字代興。這種結論，和研究文字學所得是一致的。

丁 上古文字的構成

由原始文字演化成近代文字的過程裡，細密地分析起來，有三個時期。由繪画到象形文字的完成，是原始期。由象意文字的興起到完成，是上古期。由形聲文字的興起到完成，是近古期。

往時，一般人受許氏說文解字的拘束，以為五百四十部的部首，就是原始文字。用字形來講的，例如周伯琦的說文字原。用字聲來講的，例如章炳麟的文始。但部首中像「亭」「𦍒」等字，很清楚

地只是形聲文字。許氏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本沒有把形聲當做原始文字。他所以把形聲字的𠂤和𠂇同列，只是他的分類法的缺點。因為他所分的部首有形聲字，就以為形聲也是原始文字，那只是後人的過失。

現有的古文字材料，幾乎全是近古期的，所以我們要研究上古文字，因缺少直接材料而感到困難。但在近古期裡的較早部分，——殷商系的全部，和兩周系的早期，——離上古期還不遠，我們做那種研

究時，還可以看出上古文字的大概。在近古期裡，時代愈早，象形象意的文字愈多，而形聲文字絕少，時代一遲，就成為反比例。這種說法，顯示着形聲文字是後起的，在上古文字裡，只有象形和象意。

關於文字構成的說法，舊時只有六書，這種學說，發源於應用六國文字和小篆的時代，本是依據當時文字所作的解釋。這種解釋，並不像往昔學者們所想的完善，而只是很粗疏的。但這樣粗疏的解釋，竟支配了二千多年的文字學，而且大部分學者還都不懂得六書的真義。

有些學者也嘗把文字精密地分析過，但他們不能把這種傳統的觀念打破，所以儘管列出象形兼指事，會意兼指事，形聲兼指事一類瑣碎的條目，或更巧立些別的名稱，關於文字的怎樣構成，還是講不明白。

學者們常以為指事在象形前，是在上古突然產生的純文字，我在上面已說過文字是由圖畫逐漸變成的，上古文字只是從形符發展成意符，決不會先有意符，尤其不會先有形意俱備的文字，而後來又分做純形符，或純意符，所以指事這个名目，只

前人因一部分文字無法解釋而立的。其實這種文字，大都是象形，或象意，在文字史上，根本就沒有發生過指事文字。這種說法，當然要拘致守舊的先生們的譴議，但這是事實。

文字的起原是圖畫，而牠的演變，大都是語言所促成的。當許多簡單圖形和語言結合而成為文字的時候，所謂文字，只是些實物的形狀，所代表的語言，也只是實物的名字，所以我們把這種單文字叫做「名」，是最妥當不過的。

但僅：幾个實名，當然是不夠代表語言的。因

為實名在文字裡雖是最先發生，而在語言裡却是最遲，所以當象形文字發展的時候，實名以外的語言早已豐富而且完備。這大部分的語言，不是象形文字所能代表的。但這時人們的智慧發展得很迅速，所以不知不覺地產生出三種方法。

分化的方法是把物形更換位置，改易形態，或采用兩個以上的單形組成較複雜的新文字。例如象人形的「人」字倒寫了是「匕」字，揚起兩手是「丮」字，兩個人相隨是「从」字，人荷戈是「戍」字之類。由這種方法常把一個象形文字，化成很多的象意文字。物相雜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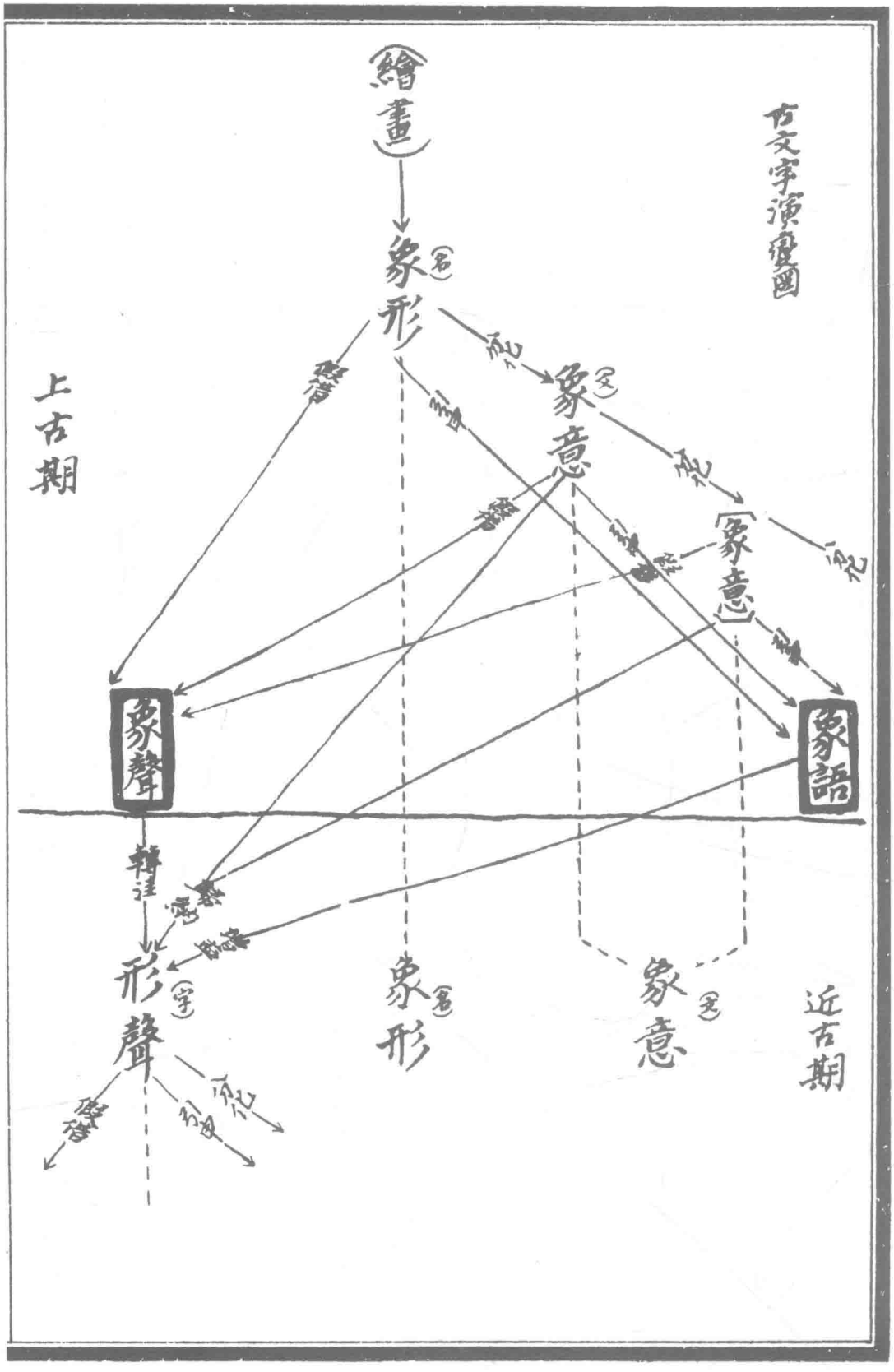
之文」這種文字是很複雜的，我們不妨叫牠做「文」。

除了在形體上分化外，還有兩種重要的方法。「引申」是文字的意義的延展，例如「日」字是象形，在語言裡，却可用作今「日」的意義。「假借」是文字的聲音的借用，例如「羽」字是象形，借來代表語言裡翌日的「翌」聲。如果我們把「引申」誼叫做「象語」，「假借」來的字聲該叫做「象聲」。但「象語」和「象聲」都是本無其字，所以那時的文字，只有象形和象意。

形的「分化」，義的「引申」，聲的「假借」，是文字演變的三條大路。象意文字發生後，文字依然在演變。可是

由象意字分化出来的，並沒有新體的文字，而還是象意字。這種字的數量常有增加，但受了形體的拘束，還是不能代表那時大部分的語言，於是引申假借兩種方法用的愈多了。

在上古期裡最晚的一個時代，語言已經異常複雜，文字受了語言的影響，弄得非常混亂。一個文字常代表了很多的語言，有的是象語，有的是象聲，一單看牠的形或意，已是不知所云了。這種現象很像因文字缺少而起，但事實上正相反。那時的文字，實是過於繁多了，而且因象形象意的緣故，文字


古文字演變圖
繪畫
象形(名)
象意(字)
象意
象聲
象語
轉注
形聲(字)
象形(名)
象意(字)
上古期
近古期

的筆畫本來異常繁賾，後來因時代的需要，漸趨簡單，原來的形意，就看不見了。因筆畫簡單，有些形體便起了混亂，例如日字可以代表口，也可以代表山盧之類。這實是用繪畫方法的文字的窮途求路，於是有一種新的技巧，以聲音為主體的新文字起來了。這是近古期的形聲文字。參看前後葉古文字演變圖。

戊　象形文字

文字的起源是繪畫，上面已說得很詳細了。那末，學者聞所謂「文字畫」這个名稱，實在是不需要的。假如把近乎圖畫的文字，屏除在真正文字之外，那

無異於把石器時代的人類，屏除在真正人類之外。因為許多銅器的文字大都是近於圖形的，一部分甲骨文字也是如此，在這裡面要區別文字與文字畫的界限，實在只有已認識和未被認識而已。

因文字是由繪畫起的，所以愈早的象形和象意字，愈和繪畫相近，而且一直到形聲字開始發達的時候，許多圖形還沒有改變，我們根據這一部分材料，可以攷見許多文字的原來的意義。

象形文字的所象，是實物的形，那末只要形似某物，就完成了牠的目的，至於用什麼方法來達到

這種目的，那就不用管了。例如：把 字畫作 。上父乙觶下覛鼎這是填實和鈎廓的不同。把 畫作 ，上伯魚尚下嘯堂集古錄魚鼎原作鮮鼎這是線和點的不同。把 畫作 ，這是正和側的不同。把 [1]畫作 [2]，省了兩腳，這是繁簡的不同，因書寫的方便，又有橫直的不同。但無論怎樣地歧異，總可以讓人一見就明白，這是龜，這是魚，這是人形，這是犬形。無論用那一種技巧畫成，總還是象形字。

為研究的方便，我們可以把象形字分做三類。一是屬於人身的形，可以叫做象身。二是自然界一

切生物和非生物的形，可以叫做「象物」。三是人類的智慧的產物，可以叫做「象工」。

假如要把這三類的文字完全寫出來，在這本書裡還做不到。因為本書意在發凡舉例，不能說的太詳。而且我們所見的材料，都是近古期的，大部分的象形字已脫離了原始型式，驟然見了，還不知道象的是什麼。例如：𠙵字，我們如其沒有看見寫作𠙵的形狀，就決想不出牠是象盾殼形的。（𠙵字見依父辛尊。）這種詳細的研究，這裡只好闕略，留在著者所計劃的始一書裡發表。

在後邊畧舉幾個象形字来做例證。

(一)象身 除了用大和人，象整個人形外，還有些部位的象形。

殷虛書契前編六卷七葉十片，舊闕釋。今按是首形。

又為手形，但已不是原始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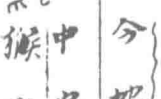
寂鼎，舊闕釋。今按是足字，象足形，甲骨作 同，但都不是原始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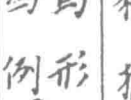
己耳卣，舊闕釋。今按是耳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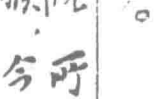
龜甲獸骨文字一卷十一葉十七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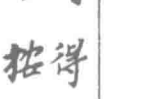
關於人身的部分，只有異變的頭和手足等形，畧見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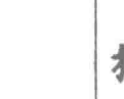
(二)象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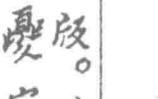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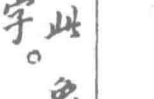












龍爵，舊闕釋。今按象龍形，但已非純原始形式。

後（編）上二十八葉六片。舊釋蠶誤。今按乃 字的原始型式，本象蛇形，和 變做 的例同。

萬爵象蠆形。

弔黽簋。

辛巳簋。

生物的象形字，以動物為最多，因為這是上古時人（最先描寫的。

金文昶字所從日字如此。

父己觚 字所從月形。

水形。

大形。

父乙彝。

甲骨習見此字。舊釋。今按是石之本字。

少字、本象沙形。

(三)象工

父字從此象斧形。

亞且辛父庚鼎。

宅鼎。此毋字象盾形。

鼎鼎。

父癸卣爵字從此。

凡字象盤形。

父丁彝。象字形。

毗父己敦。象箕形。

後編下三六葉五片。象簞形。舊釋庸誤，今按是亩字。

後編下八葉十二片。

卯父𣪘。

示數爵。舊闕釋，今按，是丅[三]之原始形。

享爵。象桎梏之形。

象數目之形。上古時，或用刻契，或用數籌，此即象其形。舊以為指事字，其實非是。

這裡所寫的，雖只是一個概畧，但由此已可看出上古期象形文字和繪畫的關係。一般人把文字認為狠方整的符號，這是錯誤的觀念。

舊時在象形字裡分出『獨體象形』和『複體象形』兩種，複體象形應併入象意。又有『象形兼指事』『象形兼會意』二種，也都是象意字。至於『象形兼形聲』其實只是形聲字。

己　象意文字

這裡的象意文字的範圍，包括舊時所謂『合體象形字』『會意字』和『指事字』的大部分，所以和原來的

會意字迥然不同，讀者們對『象意』這个名詞倘還不能了解，這裡有一个最簡捷的方法，只要把『象形』的『象形字』和注有聲符的『形聲字』區別出來，所剩下的就都是『象意』。

象形文字是從圖畫蛻化而來的，象意也是這樣。但象形的成為文字是自然發生的，——只要把虎兕牛馬的形畫出，任何人都能知道牠們的名稱，——而象意却不然，牠們是人為的。假使我們對某一個社會的習慣不很熟悉，就不能完全了解他們的象意字。

在圖畫裡，一個人形，可以畫做，也可以畫做，也可以畫做 ，這都由於畫者的高興。有的場所，還可以把人形畫做 來象他的側着頭，畫做 來象他的搔着手畫做或來象他的披着一或豎着頭髮，這種都以人為主體，而他們的形態，動作，只是附帶畫到的。

假使只是圖畫，那末，象形和象意是無從區別的，到文字裡可就不同了。圖畫固然可以把一个很複雜的（境）狀描寫出來，但要清楚地敘述出一個故事的始末却非凡困難。文字的効用，正像電影片一樣，

可以做(成)連續的圖畫來說明一事的原委，但不像圖畫的複雜。那是和語言結合了的圖畫，每一个單語需要一幅簡單的圖畫。但除了實物的名称可運用圖形來代表外，一切抽象的語言就只好剋取圖畫的片段，給牠們以新的意義，這就是象意字。

上古的人們既已用 和 來代表語言中的大人，接着就創造表示人的形態或動作的文字，這種文字，間接是采用圖形，而直接由 (是)由大字分化做 (天)同，後變成 。 (天)甲骨金文(夭)亦作 ，甲骨作 ，俱同。

(天)(文)俱作 。甲骨金等字，由人字分化做 (企)此。後訛作 。甲骨如 。

（光說文闕光字。甲骨金文習見。前人釋長，或釋髟，皆誤。 光甲骨金文同。後變成光。）等字，天的意義是顛，夨的意義是頭傾，夭的意義是手的擺動，（走和笑都從夭，象手擺動。）企的意義是舉足，光的意義是細長的髮，光的意義是毛髮盛，這都是代表各種單語的專字。我們可以把這種文字叫做「單體象意」。

至於表示人和物（人和人），或物和物間一切形態或動作的文字，我們叫牠們做「複體象意」。那種文字，雖也用圖形，却儘量地簡畧。表示一个人在瞧，或說話，只要畫一隻眼或一張嘴。（例如相字表示窗視樹木，問字表示在門裡說問話之類。）一个人拿戈砍死別人只要畫做 （此古代字。見雙劍誃吉金圖錄）

卷下𩰫向兵，原闕釋。（圖十一）此字後省作□。把主動的人省去，只畫一手。豕在苙裡畫做□，即家字，見父庚卣。吳大澂以為陳豕屋下而祭，非。而□和□卻只畫牛羊的頭。𡧇即牢字，今人釋宰非。這樣看來，複體象意字大都不是圖畫，只要把一件事實的要點抱住，使別人能懂得，就夠了。

文字的形體，不斷地分化着，象形文字分化成象意文字後，還在繼續分化。例如□欠和□見是由□形分化出來的，□字又分化做□旡□兄□甲骨□□等字偏旁。的三字，□字也分化做□民殷虛書契菁華十葉九片作□，舊誤釋見。𢦏民馴毀作□，舊闕釋。余以限字從□證之，釋為民。□吳（墨）□卧三字，欠字口向

前，見字目亦視前，死民並向後，兄臥並向上，卬卧並向下，這種分化的痕跡是很清楚的。由象意字分化出來的，我們可以叫做『變體象意字』。

在上古期裡，除了少數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的世界了。象意字使用的範圍極廣，時間又很久遠，所以變化很多。有些文字漸離開了圖形，二一兩字的長畫，和亾字的象人，在地上截然不同，牠們只是抽象的物形。𤰔字（殷虛書契前編四卷五十葉五片）象以索繫羊，已把羊頭當做整個的羊。（舊名字象晚上說話，這月形的用法，已象夕字。𠂇字表示小鳥，已不象沙形。

因此，有些象意字，解釋起來是很困難的。

因為象意字是人為的，任何人可以把要表示的語言和思想自由地畫出來，各人對於同一個題材的畫法，不一定相同，所以這一部分人所認識的文字，其餘的人或許不認識。在較長時期裡，大部分的歧異，固然會斷：消滅，一有些受大衆承認，有些被淘汰，一但後來的新文字又層出不窮而需要淘汰了。所以，上古期的文字，可以說始終是很混亂的，而且還是很繁多的。

庚　上古文字的演變為近古文字和近

古文字的構成

上古文字是用繪畫来表現的象形和象意字，近古文字裡雖還有象形和象意的留存，但最重要的部分却是新興的形聲文字，由上古到近古的重大轉變，是由繪画轉到注音。

繪画為什麼變成注音呢？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音符文字在使用上比圖形文字方便，在人事日益繁多的近古，音符文字能佔優勝，是無疑的。二、音符文字的急劇的增加，由於私名的發展，人類愈進化，他們的語彙愈豐富，在公名下面一定會添出許

多私名来，這種私名——例如人的姓或水的名稱——是畫不出来的，原先只能假借別的字聲，到音符文字產生後，就儘量利用了。

可是，繪畫文字是怎樣變成注音的呢？這是一個較難答覆的問題。更進一步說，從圖畫變成音符，原是一切文字的通例，但何以別的民族都變成了拚音文字，而我們的文字，變成了注音的呢？

我以為中國文字的變成注音文字，由於她的語言是一種孤立語，除去少數諫語外，每一個單語都是單音節的。中國語的語法上的變化，只在聲調

上表現，例如：『衣』是名詞，『衣我』的『衣』是動詞，『食』是動詞，『食我』的『食』是動詞，都只有聲調的不同。當這種單語寫成象意字時，衣作𧘇，動詞的衣作𧘇，即依字辭習見。下食作𠂤，動詞的食作飤，而在依飤二字裡，只有半個字代表語聲。又如近代語把兩人稱為『倆』，古語也是如此，『百兩』的『兩』是兩輪車，輛今作。『葛屨五兩』的『兩』是兩隻鞋，說文作緉。兩端帛叫做『兩』，兩股繩也叫做『兩』，不論兩人，兩輪，兩隻，兩端，兩股，在語言裡統只有一個『兩』聲。在象意文字裡，仁字代表二人，伍字代表五人，什字代表十人，而只讀為二、五和十，也都只有半個字代表語

聲。這都是中國語的特點，也就是中國音符文字的特點。因語言的單簡，所以在文字裡面能儘量地把形符保存下來，成為只要念半個字的注音文字，而不變成純音符的拚音文字。

在象意文字極盛的時候，漸漸發生了有一定讀音的傾向。我曾研究過這種規律，大概可歸納為兩類。（象意字不變為形聲字的部分，不適用此項規律。）

（一）從名詞變作動詞的部分，每一個字有主動的和受動的的兩方面，以主動的為形，受動的為聲。例如：

⿰高丮、⿰其丮、⿰金丮、巩、等字，以丮為形。

𢍜、⿱畀廾、⿱斤廾、⿱夫廾、卜辭作㒸，舊闕釋。即⿱⿰?廾、彝二字所從。括弄、即拳字。龏、⿱夂廾、等字，以𠬞為形。

⿱叀又、即尃字。⿱叀又、即尃字。⿰龍又、即攏字。⿰魚又、⿰每又、即敏字。等字，以又為形。

鼓、般、⿰至殳、殸、⿰炎殳、⿰義殳、卜辭此字舊釋攸，非。⿰巳殳、等字，以殳或攴為形

⿱𦥑又即學字以𦥑為形。

𤼽以叏為形。

⿱䒑止以止為形。

問、启、咠、等字，以口為形。

凡是形的部分，全是主動的，而代表語聲的半個字，

全是受動的。

(二)在主語上加以詮釋或補充而成的文字，每一個字裡有主語和附加的兩方面，則以主語為聲。例如：

明、望、望字本義為人望月。二字裡的日和月是用以補足見和望兩字的。

衢，或作㣇，復，彳等字裡的行或彳形，指出在路上的意義，

瀕、漁等字裡的水形，指明在水裡，

宇、富等字裡的宀形，指明在屋裡，

魯即魯字 魯即魯字 等字裡的口形，指明在器裡，所以日，月，行，彳，水，山，口，等形，全是形，而其餘的部分是聲。數目字是一個奇異的例，常用實物去詮釋牠們，所以仁以二為聲，騹馹以三四為聲。

在象意字漸：聲音化的時候，私名也正極發展。這種私名原是假借字聲來的，例如人姓名的子，地名的商，都只是語聲，現在就可仿效上述方法裡的後一例加以詮釋，寫一子字代表姓，在那旁邊又添上一個女旁，變成了好，（卜辭用以代表子姓。）女旁是補充的，是形，子是主語，是聲，寫一商字代表地名，在商旁畫上氵，以示水形，變成水名的滴，水是形，商是主語，是聲，

那時的人，儘量利用這種新方法，於是，凡是私名，大都變成注音文字。

因這種方法的擴展，許多由引申來的語言，也常利用這種方法而造成新字，例如：𠂤字增水形成濰，少字增女形成妙，多字增人形成侈，長字增弓形成張，水、女、人、弓，都是形，其主語都是聲。

文字的演變，有三條大路，形的分化，義的引申和聲的假借。上古期文字分化的結果，使文字漸：聲音化，後世人們加以歸納，就創始了注音的方法。於是就假借來的私名注上形符，也就等於拿音符

来注形符，這是轉注。至於引申来的語言，本不一定需要形符，後来也頗有增益。歸納，轉注、增益，這是形聲文字（孳生）的三條路徑。字者孳乳而生，這種形聲文字應叫做字。

文字是不絶地在演化，但從繪画變到注音，却無疑地是一個絶大的變革，所以我們把開始應用注音體的時代叫做近古期。在這時期裡，除了大批新文字都是形聲外，象形和象意（有）的小部分保留原形，有些也變成形聲，有些簡直廢棄，而形聲字又在分化，引申，假借，結果又産出新的形聲字来，所以

近古期差不多是形聲文字所獨佔的，那些僅存的上古文字只是附庸罷了。參看三十四葉古文字演變圖

辛　形聲文字

根據前章所述，形聲字是由象意，象語和象聲演變成的。由象意字直接變成形聲的，是『原始形聲字』，由象語或象聲轉輾演變的是『純粹形聲字』。由形聲字再演變出來的形聲字，有的疊床架屋，是『複體象形字』（例如：殼從声聲，『聲』聲從殼聲。）有的改頭換面，是『變體形聲字』。例如：翌明並從羽聲，翌為昱，從立聲。

因為形聲字的發達，有許多難畫的圖形，也歸

到音符，例如鳳和雞本都是圖形，而又加上假借来的凡奚二聲，又如麋畧本作 ，改成畧，從矛聲，這都是純粹形聲字中的變例。但有些形聲字的来源，是基於錯誤，例如由 （父丁觶，本示尾梢特大形。）變為 ，遂誤為猶，從犬貝聲，由 和 混合為 ，變為 ，誤為從林从聲之類，我們只能叫做雜體形聲字。[8]

形聲字也是隨時在產生，隨時被淘汰的。有些偶然發生的文字，居然保存下来，例如殷人稱上甲為 ，原和 （報乙） （報丙） （報丁）同， 均即方字，方——即祊——即報祭，是當讀為報甲，然援形聲之例，可僅

讀甲聲，後人就沿用下來，金文另甲盤的⊕字，小篆的甲字（說文謂象甲冑）都是，人們早已忘却牠是上甲的專名了。但這種特殊的例是很少的。卜辭二千作生，金文雖尚沿用（見曾白簋大盂鼎等）後來究竟被淘汰了。金文玟是文王，珷是武王（見孟鼎、歸簋等）後來竟不再用。卜辭和金文的形聲字，十之二三是現在早已廢絕的了。

形聲字的產生，雖沒有固定的範圍，但由淘汰下來的結果看起來，却自然而然地有牠們的分野。除了少數的偶然變異外，古人所慣用的形母和聲母是很容易找出的。不過我們要注意說文解字所

列的部首不都是形母。例如：一篇有一，上，示，三，王，玉，珏，气，士，丨，屮，艸，蓐，艸，等部，其實只有示，王，玉，艸，等字，確是形母。說文所謂形聲字多不確，例如：一部的元字，即兀之異文，誤謂從一兀聲，玉字本作𤣩，即不之異文，而誤為從一不聲，更字本作𢍏，或作𢍏，不從一，誤謂為從一史聲，以此推之，知一部本沒有形聲字。

我們要是把形聲字歸納一下，就可以知道除了一部分原始象形、象意字外，純粹形聲字的形母，可以指示我們古代社會的進化。因為畜牧事業的發達，所以牛，羊，馬，犬，豕，等部的文字特別多。因為農業的發達，所以有艸，木，禾，來，等部。因為由石器時代變成銅器時代，所以有玉，石，金，等部。因為思想進步，所以有

言，心，等部。我們假如去探討每一部的內容，恰等於近代的一本專門辭典。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形聲字的真正價值。一個民族裡的普通語言，上古的繪畫文字是儘夠代表的，但社會進化後的專門術語，却非利用音符文字不可。形聲文字固然是音符的，但同時又指出意義的類別，這可以說是極完美的文字。所以在形聲文字既發展以後，還要創造象意文字，例如：巧言為辯，眴空為瞚之類，實是不智的舉動。而一直到現代，我們用形聲字的方法來創造專門術語，無疑地還是一

件絶好的利器。

三　由近古文字到近代文字

近古文字和近代文字在文字的構造上是没有什麽分别的。近古期以形聲文字爲主體，一直到現代，還是沿襲着。但近代文字在形式上漸：簡單，艸率，譌誤回而自成一種形體和古文字隔離。

近古期文字，從商以後，構造的方法，大致已定，但形式上還不斷地在演化有的由簡單而繁複，（例如丁變爲𠂤。）有的由繁複而簡單。（例如𠂤變成𠂤。）到周以後，形式漸趨整齊，盂鼎、毛公鼎等器都是極好的代表。春秋以後，

像，除器的王孫鐘，齊器的綸鎛，秦器的秦公敦和沂陽刻石等，這種現象，猶其顯著，最後就形成了小篆。

不過這只是表面上的演化，在當時的民衆所用的通俗文字，却並不是整齊的，合法的，典型的，他們不需要這些，而只要率易簡便。這種風气一盛，貴族們也沾上了，例如春秋末年的陳向陶釜（圖十一上）的刻銘，已頗艸率，戰國時的六國文字（系）是不用說了，秦系文字雖整齊，但到了戈戟的刻銘上，也一樣地苟簡。陳向釜的立字作 ，狠容易變成 ，高都戈（周金文存六卷九葉）的都字作 ，狠容易變成，這種通俗的簡易

的寫法，最後，就形成了近代文字裡的分隸。

近古文字已不容易看出字形所代表的意義，到近代文字裡，沿用愈久，譌變愈多，當然更看不出来了，於是文字就漸變成單純的符號了。

上編正誤

十一葉下　有曹載奎的懷米山房吉金圖和劉喜海的清愛堂彝器款識法帖，則又取法於先秦古器記，一節有誤。清愛堂法帖雖是石刻，不摹器形，與博古圖不同。

十二葉上　古印的蒐集，則始自宋徽宗的宣和印譜。按此書恐出偽託。

二十四葉上十行　只是一和一，當作只是一和一。

三十七葉下十行　川字應刪去。因一象天，川象水點，實是象意字。

四十二葉下三行「變體象意字」下當補，

象意字的一部分，後來變成形聲字的，這是「聲化象意字。參閱庚節」也就是「原始形聲字。」

四十五葉上六行「我曾研究過這種規律，」當易為「我曾研究這種『聲化象意字』，發見了牠們聲化的規律。」

下册

附下編正訛

古文字學導論

下冊目錄

下編

一　為什麼要研究古文字和怎樣去研究牠

二　一個古文字學者所應當研究的基本學科

甲　文字學

乙　古器物銘學

三　古文字的蒐集和整理

四　怎樣去認識古文字

甲　怎樣去辨明古文字的形體

乙　對照法——或比較法

丙　推勘法

丁　偏旁的分析　上

戊　偏旁的分析　下

己　歷史的考證

子　圖形文字的研究

丑　字形演變的規律

寅　字形通轉的規律

卯　字形的混殽和錯誤

辰　文字的改革和淘汰

巳　每個文字的歷史的系列

庚　字義的解釋

辛　字音的探索

五　研究古文字的戒律

六　應用古文字學

甲　古文字的分類—自然分類法和古文字字彙的編輯

乙　研究古文字和創造新文字

附

下編正誤

古文字學導論

秀水　唐蘭

下編

一　為什麼要研究古文字，和怎樣去研究

牠

許多人研究古文字的目的，不過是想把古代多知道一些。由甲骨金文的認識，我們可以知道一部分古代的歷史和文化，由文字的形象，可推知初造文字時的一部分文化，由文字形體的變遷，與譌誤，

也可以做校勘古書時的一種幫助。

誠然，研究古文字有這些用處，但是把研究的目的，僅限於這些，却未免太狹小了。我們不妨把古文字做考古的一種工具，但不要忘記牠們在文字學上佔有絕重要的位置。

當時的文字學，所研究的對象，只有小篆，古籀的材料太少，不能研究。隸書以下，是學者們懶得去研究的，所以，範圍是狠窄的。文字學者雖想把形體，聲音，訓詁，統包括到文字學裡去，不幸，這種企圖是失敗了。語言音韻的研究，既蓁展為一門獨立科學，訓詁方面，又

被語言(音韻)和文法瓜分了去，於是，所謂文字學，只存了小篆的研究，永遠去鑽陳腐的六書說的牛犄角，而找不到出路，雖號(也)稱為科學，但是和語言音韻比較起來，不免是黯然無色了。

但是，文字的形體的研究，是應該成為獨立的科學的。語言的主體是聲音，文字的主體是形體，我們可以把文字的聲音歸到語言學裡去，但形體却是獨立的，我們對於音符字可以認為語言，但形符字，意符字，和半音符字的非音部分，却不是語言所能解釋的。文字固然是語言的符號，但語言只構成

了文字的聲音部分。我們要研究每一個符號的起原和演變，我們要研究出一種適當的符號，那都是文字學的範圍。

在我要創立的新文字學裡所要研究的，是從文字起原，一直到現代楷書或俗字、簡字的歷史。這範圍是極廣泛的，但最重要的，却只是小篆以前的古文字。

由甲骨、彝器、匋、印等文字的鉅量的發見，我們可以把小篆以前的文字史，延展了一千多年，我們從較古的材料裡，推測文字的起原，我們對於文字

的構成，可以建立新的完善的理論，用以代替陳舊的六書說。這都是新文字學裡主要的部分。語言音韻學者一定要研究古音，文字學者也一定要研究古文字。現在，文字學者不去研究古文字，而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忘了那在文字學上的重要地位，這是何等錯誤呢！

我們要把文字學革新，成為真正的科學，那末，最要緊的，是古文字的研究。所以，為文字學而研究古文字，才是學者所應認清的主要的目的。

至於我們所採取的研究的方法，是隨目的而

轉移的。假如我們只如一般的好古者，用賞鑒的心理來認識古文字，那就可以不求甚解的把「胙中」讀做「張仲」，「大鼎」釋為「子孫」或再從這等謬說裡添上許多附會，假如我們只要把古文字做一種工具，那就祇用找較正確的古文字彙來記熟些文字，即使有了錯誤，自己也不用負責，自然，誠實的學者，是不肯這樣的。這種研究，都是比較簡單的。

高明一些的研究者，能夠本着他的經驗，用他的思想，去把各家的考釋抉擇一下，承認他所信的，剔去他所疑的，再進一步，因經驗的豐富，思想的銳

敏，或許對若干文字有所發明，這一定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專家了。但是，由文字學的眼光看來，這種研究的方法，和普通人的研究，相差並不很遠。

這些研究者，大抵可分為兩派，一派只做部分的研究，常敢發出新奇的見解，另一派大都是字彙的編輯者，常較審慎，幾可說絕少創見，但這兩派的弊病是一樣的，他們沒有理論，沒有標準，是非的判斷，一半是經驗，一半却是情感。

前一派的人，說"皇"字是冕形，"王"字是斧形，"辰"字是耒形，等類，像飢不擇食一樣，只顧一時的暢意，

不管在綜合研究的結果是否可通，這固然是方法的不精密。後一派的人，深閉固拒，對新說往往加以懷疑，但他們所相信的字，像，衎（衍）述的釋為遂，都是不，應有的錯誤，可見不先立標準，而只謹慎選擇的方法，也還是不精密。

假使我們為文字學的目的而去研究古文字，那末，我們必須詳考每一個字的歷史，每一族文字中的關係，每一種變異或錯誤的規律，總之，我們要由很多的材料裡，歸納出些規則來，做研究時的標準。有了這種標準，就可以做有系統的研究，既不必

作無謂的謹慎，也不致於像沒籠頭的野馬一樣。

我們需要大膽地推想，但不要忘記了真實的證據，和一切規則的限制。我們要搜集豐富的材料，但不要以為學問僅止于此，把腦筋弄得太簡單。我們要學了便想，想了再學，這樣，才可以發明出新規則，只有根據這種規則的學說，我們才能相信。在新的文字學裡的古文字研究，是必須有系統，而且是有規則的。

因為我們務要避免空想，所以必得研究和古文字有關的學科，必得蒐集，並整理各種古文字的

材料，用以充實我們自己。又因為我們務要避免亂想，所以得找出許多認識或解釋古文字的方法或規律。在下面，我將詳細地說到這些。

二　一個古文字學者所應當研究的基本學科

甲　文字學

研究古文字，無疑地要有文字學的基礎的。但是有些人總把這事看得太容易，以為只要知道一些連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六書說，能查說文和翻經籍纂詁，能知道古聲韻的大概，就具備了自己應有

的文字學的基礎了。

一個真實的學者，決不肯把學問看得如此容易的。他不會僅要知道一些簡單的常識，他一定要對每個問題都詳細地尋根究底，所以要獲得一些文字學的基礎，將費很多的力氣。

研究古文字者，往往不注意書本裡的材料，這是很錯誤的。地下材料，文字多的像甲骨和銅器，都有文體的限制，所用的文字老是這一套，所以有些文字，幾可說永不會被發見的，這種缺點，只有書本上的材料才能彌補。沒有這部分材料，就不能做有

系統的研究。

不但這樣，地下發現的文字，大衆公認為已認識的只有一部分，其餘未認識的文字，有些人在胡猜亂想，有的人對之瞠目，但假如注意了書本上的材料，有些字是很容易解決的。例如：甲骨的 （役）字，舊以為說文所無，不知這是「役」字的重文。金文的 （）字下說「竹席，从，象文之形」，其實說文「從聲，又從，本很明白，既認得「」字，「和」也就應該認識了。古鉩的字，舊時也不識，汗簡止部有字，釋「徵光」，這無

疑地是六國時的別體。那末，單就辨識文字的一層，也就應該注重到書本上的材料了。

蒐集書本上的材料，是一件複雜瑣碎而又繁難的工作。除了說文以外（重要的書），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玉篇、經典釋文、一切經音義（宜應和慧琳）、廣韻、以及日本人所著的萬象名義、字鏡等，都包含着很重要的材料，即稍次要的材料，像：小爾雅、急就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以及華嚴經音義、三部經音義等，也都有用處。學者第一步的工夫，就得博覽這許多書，以便擷取那裡邊的材料。

有一部分的古書是久已亡佚了，但還可以搜輯佚文，而且還有研究的價值，像倉頡篇，或仜聲類，通俗文，埤倉，字林，韻集一類，有些有幾个輯本而體例不善，有些雖有輯本而不全。在學者用功的期間，輯佚的工作，也是值得做的。

我們要在古書裡蒐集材料，材料的本身，也應當注意到。有些書很早地就有許多本子，像說文，玉篇等書，早不是唐以前的面目。到雕版以後，一本書有幾種版本，文字也都有異同。所以學者要求材料的可信，是不能不做一番校勘的工作的。

除了蒐輯材料以外，對於古書的本身，像書裡面的體例，材料的來源等，也是學者所應弄清楚的。多看前人的箋注疏釋，固然是有益，但假如自己能下一番工夫，那益處一定更多了。

一個文字學者對於這種預備的工作，是不能不經歷的，但不可把這些當成學問而便自畫了。往往有人看了許多書，抄了許多稿子，輯了些佚書，做了若干校勘記，到臨了，不明體例，不別是非，也有人墨守住一本書或一家的注釋，就不管其餘，這都是有止境的。

新的文字學的研究，是不能有止境的。要在豐富材料裡整理出全部的文字史，和變遷的規律，那末，除了研究地下所述各種材料外，還得致力於各種基礎的工作，基礎築得愈堅固，研究時就愈方便，在起始時雖很費力气，但這種力氣是不會白費的。

乙　古器物銘學

古文字學可以說由古器物銘學的發展而產生的。有人把古器物銘攷釋出來，就有人依據這些攷釋而編成字彙。這種字彙，起先只有寫古籀的，刻印章的，用着他，最後才知道又他在文字學上的價

值。

現在，古文字學已從古器物銘學裡分了出來，變成文字學的一部分，但牠和牠的老家的關係還是不能割絕的。我們要研究古文字，決不能單靠幾種字彙，而不去研究古器物銘學。因為這種研究，不是容易的，有時窮年累月，才能做三兩篇考釋，而編輯字彙的人是利在速成的，（那樣廣大的範圍，不求速成，就永遠做不成。）不暇把銘辭詳細研究，所以除了沿襲舊說外，不能有很多的訂正或發明，並且，（還）有些疏忽，例如把卜貝兩字誤合做卣字，𠂤𠂤字誤分做兩雷兩字，之類，也是

難免。所以，即便是很好的字彙，也只可以做參考。一個研究文字學者，同時必得研究古器物銘學。

自然，在研究古器物銘學的時候，又得明瞭許多相輔的學科。每一個器物的時代，地域，名稱，用途，形製，質料，圖案，書法等，對於研究銘文時都有關係，郭沫若考古學，古器物學，古代藝術，都是不能不知道的。一個器物銘辭裡面的有關於歷史，文化，氏族，地理，年歷等部分，當然是研究的重要對象，這是古史學，社會史文化史，古地理學，或古厤學的範圍。

至於基本的學科，第一，當然要數古文字學了，

因為不認識古文字，固是無從研究，認識錯誤了，也是枉拋心力。其次，古代文法，修辭學，古音韻，也是極重要的，因為僅認識了文字，不一定能讀通一篇銘辭。

或許有人說，在古器物銘學上要用這許多工夫，是太麻煩了，這種麻煩（有些）是古文字學者所不（必）需的。但是，怕麻煩，不是學者所應有的。為怕麻煩而（不去）研究古器物銘學，或研究得不盡力的人，在古文字的研究裡，也一定不肯下苦工，這種人的研究，是不會得到鉅大的收穫的。

三　古文字的蒐集和整理

研究古文字的人，假如不願意依賴別人供給的材料，他就得自己動手去蒐集了。

一般材料的來源，不外乎攝景，拓本，鉤摹本，摹刻本，臨本。攝景和拓本，當然最好，但不可必得。景印本的價值，不下拓本，但偶有印得太壞的，還不如摹本。像：鐵雲藏龜（拓過之類）。鉤摹本，摹刻本，有時和拓本相差無幾，像：攈古錄金文和近出的綴遺齋彝器攷釋等。但有脫落譌誤的地方，就無從考查了。臨本的字形，每有變易，不能依據。但有時也可用做參攷的資料。

選擇材料，第一得辨別真偽，不僅器物有偽製，拓本也常有作偽的，倚毓室吉金文述所收甚多。就尋常碑賈所賣，也大都是假的。就是明眼人有時也不免受欺。鑑別的方法，除了原器的鑒定外，應當在銘辭、字形、書法諸方面判斷，多看真的，自然會知道假的。但在自己的經驗沒有豐富時，最好先用前人已鑒定者來做一種標準。甲骨偽者雖多，但較易辨。見於著錄的，像鐵雲藏龜、殷虛卜辭、龜甲獸骨文字等書裡，只有幾片。金文裡假的太多，像周金文存所錄就不少，學者宜參看王國維及羅福頤所輯金文著錄表以別真偽。

第二，得定一個蒐集的計畫，甲骨有幾萬片，銅器單是商周已著錄的有五六千，鉨印、陶器、貨幣等材

料，都是盈千累萬，材料這樣地多，要是隨便蒐輯，一定顧此失彼。所以先要決定搜羅那種材料，其次，用何種方法。

根據一種字彙，修改和增補的工作，是較容易的，但這樣易於受原書的拘束。把所有的材料，剪裁粘貼，或摹下來，重行編集，固然較精密，但也有短處。有些字重複至數千，像甲骨的卜字，一一蒐集，未免太笨。又模糊殘缺的地方，往往不能加以注意，難免誤說。最好的方法，還是先編成了一種精密的著錄表，再按表去蒐集。

材料蒐集來了以後，就得做整理的工作。因為

依照上面那種方法去蒐集的結果，一定有很多的單字，每一個單字又常有很多的寫法，假如不去整理，一定茫無頭緒。

整理的方法，是依着各人的喜歡和經驗，把這些材料編集成有系統的長編。用說文部分的方法，用分韻的方法，或其餘的方法，都可以的，用自然分類法，當然更好。（這種分類法，後邊另有說明。）在每一個單字裡，要把各種不同的字體，依着時代和地域的區別而列成一個系統。

四　怎樣去認識古文字

甲怎樣去辨明古文字的形體

材料經過整理之後，我們就要求對於每個字的認識和了解了。在這裡，第一步得把字的形體筆畫都弄清楚了。普通人能看摹寫刋刻的文字，因為筆畫是清楚的，但到了原器，拓本和影印本，有些筆畫就不能辨認了。

古文字形體的難辨認，有好幾層原因：

契刻鑄范的不精，往往使文字的筆畫錯誤，脫漏，雜亂，例如：𠂤才在甲骨中，有時只作𠂇丿，龜甲獸骨文字一卷十八葉有骨曰刻辭云：𠂤示三𠂇出一

丿完，攵乃攴之刻譌，（商承祚錄于禾下，非是。）金文范誤之字最多，如：歸字誤作歸，（中歸父𣪘）霝字誤作顯，（齊大宰歸父盤）有時脫漏一字，就在上面補刻，又有錯誤，像（矢盤）把爽字刻成𣎵，就是一例，至於每字的偶缺一部分，更是常見；六國後兵器一類上所刻，尤多雜亂。（圖十二）

古器物歷時既久，不免毀損（略減）破碎，或為土斑銅鏽所掩，因而字畫不清及有殘缺，例如：甲骨的𡆥，（鐵雲藏龜一四三葉第一片）羅振玉誤釋為巫，不知這是𡆥的殘字，（同書一八八葉三片，與上辭略同；但𡆥上的ʌʌ形尚略存。）汧陽刻石的工字，前人都寫為工，不知中筆乃石紋。有許多甲骨或銅器，明

知有許多文字，但磨泐到不能辨筆畫，也是無可奈何了。大良造鞅戟云：「四年大良造鞅之造戟」，年上泐，年字但存下半，作𠂤，集古遺文缺而不敢釋，亦其一例。

古器物出土後，給俗工剔壞，例如：簋字作𣪘，山東圖書館藏縣縣所出，孟義白鼎（圖十三）凡縣縣所出銅器，文字多剔壞。𠂤字作𠂤，程氏所藏保侃田壺（圖十四）

拓本模糊，印本惡劣，至不能辨認筆畫，尤是常有的事。例如：交尊的卯字，誤認為卯，噩侯鼎的缶字誤認為同。集古遺文摹錄者盩鐘錯誤最多，曾子中宣鼎誤讀為馬，都是拓本不清晰的緣故。契文舉例

裡所舉甲骨文字很多錯誤，是所根據的印本（鐵雲藏龜）不好。

摹本和臨本的錯誤。據古錄（集古遺文）等書，都（光）摹本中較精的，但都不免錯誤。臨本就不用說了。

在材料方面，有這許多缺陷，使研究者感到困難。但有些錯誤是學者們自己造成的。最易犯的毛病，有三種：(一)古時書法，對於分布方面，不像後世的整齊，學者常把一字誤為兩字，像（汚）字誤認為匕乙，又把兩（或）三字的合文誤為一字，像（又）字誤認為𠬜字，又把一字的旁邊文字的一部分，割取過來，併成一

字，例如：羅振玉所釋的𢍏字中，有作 形，實是 （）二字之誤，見鐵雲藏龜百六九葉一片。又把一字上下的文字的一部分割取過來，併成一字，像 （眡） 誤併成字。見 （ ）在原器上的斑銹（）和字形相近，或因拓本的摺紋裂孔影印後不能詳辨，遂誤認為文字的一部分，愈是小心謹慎，愈易犯這種毛病。例如：甲骨文編附錄有 字，其實是 字，原文云：卯卜， 于羽 未酒衣。（下缺）見鐵雲藏龜四十葉二片。因字旁本有卜兆裂紋，遂致誤認。又卷 一的三字下所錄有 形，即（ ）拓本損壞，致多一 形，見殷虛書契後編卷上二十五葉十片殷契佚存四三三片有字，原文云： 貞

王襄簠室殷契類纂正編四四一片有[illegible]字，考釋誤寫作[illegible]，這也都是沒有詳辨的緣故。(三)因文字殘缺，拓本模糊，以致誤認的。例如：殷虛書契前編有[illegible]字，考釋誤作[illegible]，缺一辭，六卷十七葉六片[illegible]字當作[illegible]，因下方折損，但存[illegible]形，諸家便誤摹作[illegible]，番生敦[illegible]，頌遠能[illegible]，頌字本作[illegible]，昔人誤摹作[illegible]也都不免疏忽。

所以，認清字形，是學者最須注意的，假如形體筆畫，沒有弄清楚，一切研究，便無從下手。認清字形的方法，首先要知道文字的變化雖繁，但都有規律可尋，不合規律的，不合理的寫法，都是錯誤。學者有

了文字學的根底，和認古文字的經驗，便該對每一個字的寫法，先有一個成竹在胸，不要給那種錯誤迷惑了。其次，學者在辨識一字時，就得把銘辭想法讀通，這也是減少錯誤的一法。

如後見拓本或印本模糊，摹本臨本有錯誤，應該找別種本子，如找不到別種本子，那只好闕疑。至於原器范誤或剔損的字，只可以做參考，不能用以做研究的根據。

許多初學書法的人，最怕剝泐較多的碑誌，要他們在蠶叢裡闢鳥道，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初學

古文字的人，也是這樣，拿上一個字來，便覺得無從下筆，自然動輒得咎了。

會寫字的人，是先知道什麼字要怎樣寫法的。

乙　對照法——或比較法

有人說，研究埃及古文字的方法是科學的，而研究中國古文字的方法是非科學的，因為我們不能得到像羅塞達刻石 Rosetta stone 一類的東西，——那是用埃及的象形文字，通用文字，和希臘文字，三種對照着寫的，——所以不會有商榷（和）弄 Champollion 一樣的成功。

說這樣話的人，一定對於中國的古文字學不狠熟悉。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國的古文字學（殷虛）完全是由對照法出發的。

埃及文字是已被忘却而重行發見的，但中國文字是從狠古的時代，一直到現在，還是行用的，所以，研究埃及古文，必須靠羅塞達刻石做鑰匙，而中國文字裡最古的⊙，或⊙，山，艸，行，等字，却不需要任何鑰匙，就可以得到比較。中國古代文字和近代文字的比較，至少比用希臘文字和埃及文字比較更可靠些。

但是，古文字和近代文字的差異，有時很多，說文解字一書，就是這兩者中間的連鎖，自然，嚴格說起來，這種連鎖應屬於小篆和六國古文的，因為這種材料，現在留存很多，即使沒有說文，也沒甚關係。而魏三體石經用六國古文，小篆，隸書，三種文字對照，正和羅塞達刻石相仿，但我們對於六國古文的認識，也並不是非此不可的。

因為周代的銅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釋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這種最簡易的對照法，就是古文字學的起點。一直到現在，我們過

見一個新發見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說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續。

對照的範圍逐漸擴大，就不僅限于小篆。吳大澂孫詒讓都曾用各種古文字互相比較。羅振玉常用隸書和古文字比較，不失為新穎的見解。例如用戎和戎對照，之類。新出的材料，像三體石經，例如：用介和穴比較，知道應釋兒。西陲木簡，唐寫本古書等，尤其是近時學者所喜歡利用的。

雖是這樣，却還沒有人儘量地利用這種方法，因而有好些很容易認識的文字，至今未被認識。例如：[illegible]字，上一甲骨和銅器裡常見，向來沒有人認得，有人

釋做『𡍮』非是。假如我們去讀誦楚文，就可以知道是『巫咸』的『巫』字，就文作巫，及不如隸書比較相近，巫誤為巫。金文有筮字，以前也不認識，由此就可知道是筮字了。（陳夢家：『窺命史懋路筮』。昔人或釋做筭，非。）

應用這種方法時，得知道古文字裡有些變例，像：反寫，倒寫，左右易置，上下易置，等。（不然，往往因寫法不同，很致容易識的字，都變成難識了。

反寫例在古文字裡最多，人字應作𠂆而寫作𠂇，𠂇字變作𠂉，除了少數的例外，像𠂇又不可寫作𠂉之外，凡是左右不平衡的字，幾乎沒有不可反

寫的。在複體文字裡，還有只把一邊反寫的，例如

字寫成 的字寫成 之類。（注意）說文例的及人為匕，及正為乏，等，在古文字裡是不適用的。

倒寫例，左右易置例，上下易置例，也都是常見的，不過較難辨，所以專家也會被矇住。例如 習寫成，金文編放在附錄， 字 字 作，乃是誤認，非倒寫，金文編已改正。字放在言部，不知就是字，字羅振玉釋做，不知就是字。（原文云：才地名。見殷虛書契前編二卷十八葉六片。）

應用這種方法時，還有應該十分注意的，就是不要把不同的字來拉在一起。以前的學者往往隨

便把兩個髯髮髵的字，併了家，例如：薛尚功把冄再字釋成「髯」，（宋本薛氏款識四十二葉：「髯字按集韻云：髯音髯，支冉也。」冄乃冉省耳。）許印林把□字釋做「劉」，（攈古錄一之一卷十九葉引許說云：「字作□，此足證劉從閑門之卯，不從閑門之非。」）孫詒讓把□釋做「馬」，（名原上六葉及契文舉例下卅九葉。）羅振玉把□釋（𢑚）做「馬」，（詳見余所作獲白兕考。）容庚把□釋做「蔡」，（金文編一卷六葉云：「蔡，𥞤三字石經古文作□，故得定為蔡字。」今按□字從大，與□象獸形，大不相同。甲骨習見□字，即希字，希可借做殺，也可借做蔡、邢、求，石經的□字，也就是希字。戩壽堂殷虛文字卅三葉九片又別有□字，和金文同，可見□不是□字。）這種錯誤的例子，是舉不盡的，學者做比較的工作時，應該十分嚴密，才好。而且，無法比較的字，就得用別種方法去解決，萬不可胡

扯亂湊，把自己墮入魔道裡去。

丙　推勘法

除了對照勘法以外，往時學者所常用的方法，就是推勘法。有許多文字是不認識的，但因聲繹文義的結果，就可以認識了。雖然，由這種方法認得的文字，不一定可信，但至少這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去找出認識的途徑。

劉原父、楊南仲一班人所釋的文字，在現在看來，雖多可笑，但是他們在古器物銘學開創的時期的裡，已經建樹了不少功績。他們能把十字釋做甲，

㚔字釋做叔，就是很好的證明。他們根據成語，就把闕壽釋做眉壽，根據辭例，就把㚔又下國讀做奄有下國，根據叶韻，就把高弘又叡讀做高弘有慶，這都是應用推勘法而得的。

和對照法一樣重要的推勘法，在目前還是不可缺的，金文裡地支的㞢字，是一千年來的一个啞謎，由於甲骨上干支表的發現，我們可以推勘出來了。金文的子，以前誤釋做孜，和乃，乎字誤釋做刋，劉心源才讀做厎，和于，這就是由推勘而得的。甲骨文的㞢字，舊時誤釋做之，郭沫若才讀成有字，也是根

據文義而推得的重要發明。

但是，這種方法，不是完全可靠的。𠂤字本應釋做弔，吳大澂、羅振玉等硬把來當做叔字解說，就錯了。因為金文是另有叔字的。（金文編以為弔和從弔的字，都是叔字之誤，而把尗字列入附錄，也不對。）弔字後世讀為叔，所以就借用叔字，正和劓今誤為劓的借用眉，竊的借用奄，是同樣的例子。那末，推勘法只能使我們知道文字的一部份讀音和意義，要完全認識一個文字，總還要別種方法的輔助。

不過，單是這一些用處，對於我們的裨益，已是不小

了。金文裡的「夳」字，前人誤釋做「太」，我因「大」字小篆作戎

「亣」，推知「夳」就是「亣」，亢 但最重要的證明，是「𢀩亢」，趞「朱」

亢（衛）的就是「𢀩衛」「朱衛」，曾伯𩁹簠的「黹」 舊摹作「黹」非。 前人

誤釋做「業」，容庚引「𢉗聖元武，元武孔黹」以為釋「業」和文中用韻不合，因改入附錄。郭沫若仍釋做「業」，

以為和「午」、「武」合韻。我在字形方面，認為當是𦭝 黹字的變體，

而休盤的「黹屯」，𡨦（辟）父𣪕的「黹屯」都就是「黹屯」。「黹屯」金文

習見，吳大澂釋屯為裳，誤。「黹純」就是顧命的「黼純」，仕喪禮：「緇純」，注：「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飾衣曰純。」所以金文常說：「玄衣黹純」。 是第一個有力的證明，簠銘說：「佳

王九月初吉庚午，曾白𩁹𢉗聖元武，元武孔「黹」，克狄

淮夷，印燮繁湯，金衢錫行，具既卑方。「午」、「武」是

韵，「蕭」、「尸」是韵，「湯」、「行」、「方」是韵。「蕭」訓「紩衣」，有工緻、緻密的意思，引申出來，就有善的意思。「蕭」、「至」聲相近，《予人》注，《節南山》箋，鄭說「言至猶善也」。是第二個有力的證明。金文的□，見《卿彝》，舊稱《辛巳彝》。以前不識，或釋紂、僕，《薛氏款識》《散敦》說：「王令敔追□于上洛炂谷」，□字宋人釋「逆」，郭沫若釋「御」，從形體上說，□是□的譌體，從文義上說，釋「御」傑恰是合適，所以我以郭說為是。而□字就是卯□字，也可以證明了。

我舉（在上面）了兩三個例子，狠夠證明這種方法的價值了。不過，在研究的時候，千萬不可拋開了文字的形體。有人把金文的「平」字，附會《尚書》的「伻」字，不知金

文原有"乎"字，這種路是走不通的。但這種病學者犯的根多，把東字釋做"㚔"也就是一例。至於葉玉森一流今釋做"今夏"今"㚔"又都是"今夏"這種方法，好像學畫的人，專畫鬼魅一樣，也就不值得抨擊了。

丁　偏旁的分析 上

分析偏旁的方法，宋人已經用過，例如博古圖歸在秉中鼎裡說：

按王安石字說秉作㚔，从又从禾。此上一字，作㚔，以象禾，又手以為㚔，乃秉字也。

又在周公鼎（原作周文王鼎）裡說：

彝說文云：「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實也，彑聲[illegible]。」嘗彝其首作[illegible]者乃彑也，其左作點者象米形也，右作8者糸也，下作[illegible]者廾也。

但是應用這種方法的時候極少，而且多是很容易認識的文字，一遇見難辨的文字，還是任意猜測。

清代學者的說文學較深，不知致於到王安石字說裏去徵引小篆了。除了陳慶鏞，莊述祖，龔自珍一班妄人外，像嚴可均，徐同柏，許瀚，以至吳大澂，孫詒讓，等，雖則學力有高下的不同，但每解析一個文

字，總都有些依據。

段字宋人釋做敫，錢坫說，說文解字篆從竹從皿從皀，此所寫之皀，即皀字。皀讀如香。此則改竹皿而從攴。嚴可均也把段釋做簋。錢和嚴都精於說文學，所以能有這種發見，但一直到最近，黃紹箕容庚（相近）攗闡這一說後，才得多數人的信從。由這一事看來，許多學者總是故步自封，厭聽新說，儘管你用科學的方法有鐵一般的證據，也不會被採納的。所以，清代的學者，儘管熟習說文，而在古文字學方面，沒有很大的發展。

乾、嘉、道、咸時的學者，對於說文，很少人敢有非議，所以在那時候的古文字，只夠做說文的輔翼罷了。同光時的學者才知道古文字的真價值是超說文的，於是古文字學就日漸昌大起來了。以前只偶尔举金文来比較篆文，現在要用金文来補正篆文了。

在這一个趨勢裏，孫詒讓是最能用偏旁分析法的。我們去繙開他的書来看，每一個所釋的字，都是精密地分析過的。像由卣字作𠧻，知㐭也是卣字，又知道𦮃是𤲝字；𥻧𥻨也都是𤲝字異文，𨷖𨷗從卣從㪔；𨭟字從稟從金，𨭠字同𤲝，𣂮字從片從禾下從門即卣首，亦即牆字，𪕔字從攴為𢿃字；而𤲝字作𤲝𦮃𥻧𥻨𥻩等形，圖字作圖𡈉圖圖圖等形可和𤲝鏤等字偏旁互證。可參看孫氏所

第二節 原始

他的方法，是把已認識的古文字，分析做若干單體——就是偏旁（偏旁把每一個形體的各種不同的形式集合起來，看牠們的變化，等到遇見大衆所不認識的字，也只要把來分析做若干單體，假使各個單體都認識了，再合起來認識那一個字，這種方法，雖未必便能認識難字，（因為有些字的偏旁，雖是可識，一湊合後却又不可識了。）但由此認識的字，大抵總是顛撲不破的。（有些錯誤，是因偏旁分析不精所造成。）

滕氏所釋的文字，在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當然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這是不足為病的。他的最

大功、績，就是遺給我們的這精密的方法。這種方法前人雖偶然用過，但完全用這種方法來研究古文字，却始於滕氏。有了這種方法我們才能把難認的字，由神話的解釋裡救出來，還歸到文字學裡。

現在，知道這種方法的人是很多了，然而在沒有這方法的時候，要知道固然很難，在大家熟知以後，要實行也正匪易。知是一件事，能行又是一件事。僅：能用這種方法，還是不足道的，能廣：應用，永遠應用，才算真能懂得這種方法。

金文（關於裡的）在古文字裡，算是很好認識了，但是，即便

學者間以為已認識的字，要是一分析偏旁，往往有許多錯誤。例如我前面所講到的䰞，上半從䰜，可用䰜字做証，下半從泉，是很容易認的，而金文學家釋做鬳。我在十幾年前就發此說，一般學者不謂為然，直至最近，郭沫若在卜辭通纂裡誤用舊釋，經我告訴他後，才引以訂正。

𢼄字從交從一，應當釋做𢽉字，說文𢽉字古文𢽉之偏旁作𢽉，即此字。而向來都誤為從八從豕的㒸，金文自有㒸字，作㒸。而在盂鼎的述字，又誤釋做遂，遂鼎的遂字，又誤釋做遂。𤓽字從丮從生，而釋做對。𢎗字從弓從丨，應是引字，而釋做弓。𢦏或、孑，舊逕釋為䏵，亦非。當釋為翊或弦，後誤為䏵。𢦏則𢎗字，後誤為射。這種錯誤，在謹嚴的文字學者是不應有的。

在甲骨文字裏，這種錯誤尤其多了。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歸咎手闢□叢的羅振玉氏，他老先生雖則把許多心得教給我們，但同時卻播下了無數的種子——錯誤的種子。他是不很講究分析偏旁的方法的，所以儘管把□、□、□等字，釋做帚、帚、歸，而把□、□、□、□等字釋做彗（全），按當為□、□、歸、□字，□夔、婦四字。□字釋做□，按當釋□，始即掃之古文。□、□二字，並釋做牧，按當釋□及婦，讀為侵。《清華》第一葉云：「□方出，□我亦□田七十人。」又云：「土方正于我東啚，𢦏二邑。」□方亦婦我西鄙田。正讀做征，邦未□知婦當讀做侵是無疑的。羅氏誤讀做牧，把卜辭列到牧類裏，這段歷史的真相就湮晦了。羅氏後的學者，都以訛傳訛，不想去改正，這真是太可惜了。反而把□（本字）耤之字釋做埽。他會把

[illegible]（諂）[illegible]（諂）[illegible]（詪）[illegible]（酘）[illegible]（𠬪）等字釋做『謝』，他會把[illegible]（盜）字釋做『浴』，[illegible]（沚）字釋做『洗』。這一類的釋文，幾乎佔他所釋的十分之四五。總之，他在發現這新的古文字以後，創通條例的心太急了，所以對於較難認識和無可比較的文字，就蹈了宋人釋金文的覆轍，任意推測起來。這個惡例一開，許多妄人就得了捷徑，不用通說文，不用識金文，只要獨坐冥思，就可以認識甲骨文字，高談孔子所不知的殷禮了。

古文字的研究，到孫詒讓才納入正軌，他的精於分析偏旁，和科學方法已很接近了。但在甲骨文字的

研究盛行後，大都用的是猜謎法，因而，古文字學暫時呈露出退化的現象。

戊 偏旁的分析 下

我在上邊推崇孫詒讓，是推崇他的方法，至於他所釋的字，一一推究起來，却很多可議。這並不是方法的不好，却是材料不夠，並且孫氏有時也不免疏忽。

施用這種方法時，最要緊也是偏旁認清楚。 字從 ，孫氏誤認做夙，這是把筆畫畧近的字混殽了。

偏旁釋定了，不能改讀。 字從爵形的 ，孫氏所釋本不錯，但偏要讀做揩，鑱字從金稟聲是很明顯的，但偏要說是從鑱省，不從稟，這都是把文字來徇自己的成見。

古文字變易簡省，大都有史迹可求，不可率肊揣度。 慶字孫氏釋做上從廌省，下從 省，又把 釋為 形， 字釋做從 省， 字釋做從 省， 字釋做從 省， 字釋做從 省，雖都竭盡穿鑿的能事，但終不免迂曲。凡是省簡的字，必有原形，但如孫說，不省時不能成字。

原始古文，本不易推定，孫氏時材料也太少，勉

強求之，自多錯誤。把[illegible]釋做了十二，把[illegible]釋做蕭蕆，把[illegible]釋做牛，[illegible]釋做獲，這一類在現代學者或者以為可笑，但處在那個時代，却是無可奈何。

這些缺點，在孫氏方面，我們是要與以原諒的。但在我們自己方面，却應力加檢點。孫氏在文字學和古書都有狠深的根底，詮釋古文字的時候，不免先有些成見，弄成拖泥帶水。我們在研究古文字的時候，得把成見完全掃除，專用客觀的分析。

我們第一得把偏旁認真確了。第二，若干偏旁所組合成的單字，我們得注意牠的史料，假使這字

的史料之缺，就得依同類文字的慣例，和銘詞中的用法等由各方面推測，假如無從推測，只可闕疑。像雙手捧爵為勞，雙手捧帛為謝一類，偏旁雖是，所釋字却全無根據，這是應當切戒的。

因為學者們不去用這種方法，即便偶然用了，也不精密，所以古文字的園地裡，大部分還是荊榛待闢，許多文字，還沒有人認識，有些是被人認錯了。例如：鼄公華鐘有「眔為之」，前人誤釋做「聽」，文義不順，我因這字上從耳，月下從口，口決為「名」字，月字本與夕通用，例如外作卩，那沫若金文辭大系亦釋「名」，與余同。甲骨文的「字」字，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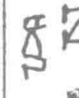
誤釋做「㝎」，迵我以為從宀正聲，即「定」字；（近出《古文聲系》即本余說，改「正」，錄作「定」字。）這種字一經考定，似很容易認識，但在未考定前，就是小學專家，也常會終身不悟。

如其僅拿一兩字來說，這種方法應用的範圍，似乎太瑣小狹隘了。這種方法最大的效驗，是我們只要認識一個偏旁，就可以認識很多的字，現在，我不妨就我認識的文字，抽出兩個偏旁來做例子。

（一）冎字　在古文字裏從冎的字，以前是不認的，我推出了冎就是冎，於是下面諸字便可認識。

過　過伯毀。昔人誤釋「追」、「遣」。金文編入附錄。

藉　魚鼎匕說：「藉入藉出，毋處其所」。舊不識。今按從骨至頸，當即「𦞂」字。匕銘假為「滑」字。

 歇　殷契佚存九五〇片。舊不識。今按當即「歇」字。

（二）斤字　從「斤」的偏旁，在周代金文裡作 斤等形，是誰都知道的，但在甲骨金文裡有很多的從斤旁字，至今未被人認識。我尋出了這偏旁的寫法，例如：

莁「斲」字　見後編下二十葉五片，藏龜一四二葉四片，後編下廿二葉十八片。舊莁不識。按說文蘄從斲聲，但沒有斲字，大概是遺漏了。

旂　戩壽堂殷虛文字四七葉九片。王國維釋「旂」，近是。按此字從㫃斲聲，舊以為從旂從單，誤。

斮　前編四卷八葉六片。舊不識。按卜辭莫或作𦱊，可證 即斲字。

斫　前編五卷二一葉三片。舊不識。按厂古石字。

斯　後編下二一葉三片。舊不識。此字說文沒有，疑是斯的本字。

斧（斧）　後編下二九葉六片。舊不識。按殷契佚存七二九片云：貞出斧。

斯　前編四卷四三葉五片。舊不識。按此字說文沒有，金文斯或作斯，疑此亦斯字。

斯　佚存七。八片。舊不識。此字說文遺漏，古書習見，或作斯。

斷（斯）　佚存八九九片。舊不識。按明或作明，可證此即斯字。

斯　殷契卜辭四一二片。舊不識。此字說文沒有，疑是斯的本字。續雅釋器：斯脂也。說文斯。

斯　並斯字。見前編五卷二四葉五片，六卷三六葉五片。鐵甲獸骨文字一卷十一葉二片。舊並不識。按此字說文沒有。疑是勞的本字。王編勞同勞，說文勩。

斯　前編六卷三六葉三片。舊不識。按詳上。

斯　前編二卷四葉三片。舊不識。

並「新」字　前編一卷三十葉五片「新宗」七卷十四葉一片「出」新京後編下三葉十二片「新宗」九葉一片「出」新大品「舊並不識」甲骨文編把此當做「亡辛」合文大誤。按「新」字說文沒有當即「新」字。

「新」前編五卷四葉四片佚存五八〇片「舊並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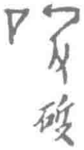
「新」藏龜拾遺十四葉十九片「舊不識」。按當即「新」字。

佚存一三三片二一七片並云「新宗」舊不識說文闕此字當是「新」的繁文從「心」「新」聲猶「親」或作「寴」。

「新」前編一卷四七葉六片「舊不識」今疑即「析」字。

後編下二三葉七片「舊不識」按從當是「析」字「新」就是「析」的異文。

佚存八五八片「舊不識」按此字不見字書未詳。

 砓（前編八卷六葉一片。舊釋為「石」「扔」二字誤。按此蓋斫字異文。）

由此，我們可以推出「斤」字在甲骨裡作ㄅ，或作ㄅ，前編八卷七葉一片的ㄅ字，也可以釋做「斤」。利用這個方法，我們可以多認二十多個前人未識的字，並且，以後再碰上了從「斤」旁的字，也有了辦法，不致於誤說了象贈繳之形，而束手無術了。

一般學者所謂已認識的甲骨文字，不過一千字左右，而且還有許多錯誤。假使我們有了方法再去整理，至少可以使可識的字增加出一倍來。有些朋友不肯信我的話，以為是大言欺人。他們用慣了手工

製品，意想不到機器的大量生產，無怪要視為奇蹟。但在新文字學的觀點上，這是毫不足奇的。用舊時的方法去研究，偶然也可發見十個八個字，但大體上是有限制了。所以，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是研究出更精密的方法，至於能多認識若干字，只不過這（利用）新方法的結果而已。

己　歷史的考證

往時的文字學者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不外乎對照和推斷，假使沒有（可供）對照的材料，和孤文隻字無法推勘的時候，就絲毫沒有辦法了。

有些人不甘拘束於沒有辨法的境地，就任意去猜測，自然，猜不對是常事，因此，已發見的古文字裡，確然可認識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其餘的部分，儘管猜的人很多，各有各的巧妙的戲法，但終無補於難字的認識。

因此，我在上文提出了分析法，這雖是許慎在說文解字所常用，但在古文字裡，只有孫詒讓曾充分地應用過。這種方法是必須分析偏旁而不能隨便猜測，所以，如其能把許或孫氏方法的缺點找出，加以修正，如其能精密地應用這種方法，其結果，一

定會確實可靠。

這種方法正是救往時的對照和推斷法的窮的，雖則有些文字是找不出對照的材料，而且推測不出牠們的意義來的，因為本是人名或地名，器物的殘缺不可句讀，和器物的銘過於簡單，或本是隨意塗寫的，種種關係。只要字形清晰，我們依舊可以認識。這種方法是科學的，因為這是根據全部已經確然認識的文字歸納出來的。往時的學者可以憑他的理想去認識一个字，他所持的理由是別人所想不到的，但在現在，我們舉出這一个方法，和化學方程式一樣，任何人都可以去試驗，只要能精密地

試驗，其結果恰會是一致的。

這種方法雖然是科學的，但還有兩種缺點：第一，這種方法很難應用到原始的單體文字，因為有些原始文字，和後代文字的連鎖是遺失了的。第二，愈是分析得精密，空碍愈多，因為文字不是一個時期發生的，而且不是一成不變的，假使嚴格地認定一个型式，那末在別一个型式下面所組成的字，就無法認識了。

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廢了分析法，我們需要嚴格的分析，不過，同時須注意到文字的歷史。我們

所見的古文字材料，有千餘年的歷史，早期的型式和晚期的型式中間的差異是很大的，就是同一時期的文字，也因發生遲早的不同，而有許多的差異。文字是活的，不斷地在演變着，所以我們要研究文字，務必要研究牠的發生和演變。

這種研究，以前雖間或有過，但都是一二小節，例如在說文裡說到的二和一的變化，艸和艹的通用之類，後世學者沒有注意到這上面，所以沒有什麼進步。

我們精密地分析文字的偏旁，在分析後還不

能認識或者有疑問的時候，就得去追求他的歷史，在這裡我們須切戒杜撰，我們得搜集材料，找求證據，歸納出許多公例。

這種研究的方法，我稱他做歷史的考證。偏旁分析法研究橫的部分，歷史考證法研究縱的部分，這兩種方法是古文字研究裡的最重要部分，而歷史考證法尤其重要。向來文字學者，對於偏旁分析，已經不很注意，即偶尔注意到，也不能精密，至於歷史的演變，更是茫無所知。所以，古文字的研究，雖已有了很長的時期，其成績却是太微小了，甚至於我們

不能把他當做一種科學。

筆者最初研究文字學的時候，專想替說文做注，受了吳大澂、孫詒讓二人著作的影響，才研究金文，其後又受了羅振玉、王國維的影響，才研究甲骨文。那時，我已經注重偏旁的分析，對各家的錯誤，常有檢討，對於羅氏所用的方法，尤感不滿。

但是，困難就由此出來了。前人釋錯的字，可以用分析偏旁的方法來校正，但有些字不能說是釋錯的，而分析出來的結果，却完全不同，例如：𢦏字舊釋「敓」，由金文的「𢦏」作「𢦏」看來，似乎不會有問

題，但就偏旁分析起來，𠂤字從矢從引，應當是𣪊字，又像𣪘字就偏旁分析起來，應當是從每從𠂤的毓字，但在卜辭裡却一定得讀做后字，這種歧異，在一般人是不會注意的，在我，却成了重大的矛盾，死守它方法，便和事實相背，不然，就要說方法不對。

近幾年來才明白研究文字要用考證歷史的方法，這種矛盾也就消失了。𠂤字應識做𣪊，本是張弓發矢的意義，後來假借做𣪊的意義，而發矢一義的𣪊，却誤成躲，因此分歧做二字，𣪊或𣪘字保留原來的字形，而躲或射字保留原來的意義。毓字本作𠫓或作𠫓，後來𠫓形被誤識為𠂤字，𠂤字本當作𠂤，因改寫作𠂤，見殷虛卜辭）又誤作后，遂和司字的反文作后相混。

漸：發見了許多規律，由此，

好些以前不能識或不敢識的文字也都認識了。

文字的形式有時是長時期固定的，有一時是不斷地在流動的，偏旁分析利於研究固定的型式，而流動型式，非考證歷史不可。我們要把古文字學建設為一種科學，這兩種方法是不能缺一的。以為古文字不拘型式而忽略分析方法，固然要完全失敗，拘定了某一固定型式而不去考證牠的歷史，也一定不會有所建樹。

歷史考證法是很複雜的，每一個字有牠自己的歷史，每一小組文字，或相近的文字，在演變時有

共同的規律。這種歷史和規律，我現在雖還沒有完全找出，但已夠形成一個系統。不過在這裡只能分配幾个例子於下述各例節裡，其詳還請俟諸異日。

(子) 圖形文字的研究

在這書裡已屢次說過，文字的起源是圖畫，所以較古的文字，往往是一種圖形。在學者間常有一種成見，以為圖形不是文字，這是錯誤的。因為假如文字不是從圖畫裡直接演變出來，那就得在這兩者間有一道明顯的溝塹，而事實上是絕對找不出來。

把字認為文字，而把 或 字認為圖繪，不

是文字，這種見解是矛盾得可憐。 和都公認是文字， 和 為什麼又不算文字呢？既把 或字列入文字，那末， 或 字應屏絕嗎？ 獸字見集古遺文四卷三十六葉作 和 ， 和 ，象鹿在泉上，即 字。難道不是一脈相承，可以說此是文字而彼非嗎？

或人說圖形是族徽，或人說圖形是飾紋，所以不是文字。在銅器裡許多圖形，確都是氏族的名稱，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這不是文字，因為我們知道許多銅器銘文的最末，贊有氏族名稱，例如「 大鼎，見攈鼎」等之類，就不是類，為何到了同簋在銘末的

文字呢？至於圖形文字和飾紋的相類，乃是當然的事情，因為牠們同是發源於繪畫，那能不相類呢？然而不但夾雜在銘文中或刊在銘文地位的圖形，我們決不能認為飾文，就是夾在飾文裡面，像父戊卑盤的 三字（圖十五）亞㲋盤的 兩字，（圖十六）雖被蟠繞在蛇形圖紋中，和龜盤（圖十七）相近，但確是文字而非飾紋，和作弄鳥壺銘文夾在飾紋裡是一樣的。（圖十八）

學者間所以有圖形不是文字的觀念，實是對銅器銘文沒有深切研究的原故。他們看慣了簡化了的象形或象意字，對於較近原始的象形或象意

字，用畫形來表達的，若無所措，就只好以為不是文字了。其實在甲辭裡的圖形文字，並不比銅器少，如雚字作 ，觀字作 ，下象鳳之翎。隹字的作 或作 ，鷹的作 ，鹿的作 ，馬的作 ，夔的作 ，執的作，特大，且不多見。這種觀念，顯然是錯誤的。

銅器裡的氏族名稱，往往是圖形文字，和其他銅器裡有時以龜鼉或鳥獸的圖做飾紋但必

銘文不同，這是因當時人對氏族名稱，尚視為神聖，所以普通文字，雖隨時代演進，獨對於這一部分，想保留住最古的型式。至於把文字和花紋相雜，只不過藝術上的一派作風而已。

我們現在所能搜集到的圖形文字，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這一部分裡，又大都是原始型的殘留，和純粹殷商系或兩周系的文字相隔很遠，中間的連鎖很多已經湮滅，所以驟然看來，以為不是文字，其實則是學者們不認識牠們是文字。

所以，認識是唯一要件，我們將如何去認識這

些近原始的圖形文字呢？下面是有五種方法，是我所經驗過的。

(一)由實物比較而得的，如：龜，龜，魚，鳥，馬，豕一類的象形，是一望可知的。這種認識是頗簡單而容易，但只能限於普通習見的象形文字，而且我們須注意兩點：(1)酷肖的圖形，(2)下沿的歷史。假如隨便比附，就可以說 是麝形， 是蟬形，這種認識，實是太危險了。

(二)由已簡化的文字比較而得的，像： 的即 ，的即和， 的即 ， 的即 ， 的即 ， 的即 ， 的即 ，的即， 的即 ， 的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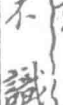
即， 的即 ，所從。 的即干和 ，由 變 ，或變為 ，又變 。 的 即 ， 的即中和 之類。 或作 ，變作 ， 首作申，又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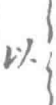
(三)和異族文字的比較，這是一樁很少把握的事情，因為各種原始文字，大都是獨立發生的，所描寫的對象，雖間或相同，而聲讀義訓，往往迥異，硬把來附會，也是極危險的。但由比較中有時能找出一个圖形的意義的輪廓，例如埃及文的 ，象有環的大杯形，和 敦的 字相近，這一類或許不是無益的。

(四)由分析偏旁而得的，因為我們所見到的圖形文字，離原始時期已很遠，除了寫法稍異外，其結

構和商周時普通型式的文字，大抵相近，所以利用偏旁分析法，依然可以得到很多的收穫。例如：

夢鄣草堂吉金圖續編亞獏父丁鼎舊不識，或以為莫犬二字，今按是獏字。

貞松堂集古遺文一卷廿三亞𠂤鏡舊不識，或誤為恆字，今按從日，工，虫，是𠂤字。又見窓齋集古錄廿、十八亞𠂤父乙觶作  同。

殷文存下廿二亞旋父丁角舊不識，今按從方，從虹，是旋字。又見殷文存上四十刺卣作  並同。

殷文存上二亞玄鼎舊不識，今按從弓，從𠂤，是玄字。又亞玄父乙彝同。

殷文存上三九矢白雙卣從𠂤，從又，是雙字，即古𦥑字。又見殷文存下十六雙父癸爵作 同。

殷文存下十七雔父癸爵
舊不識，或以為雙爵形，今按從兩隹相對，是雔字。
又見窓齋集古錄廿二雔父辛觶作同

匋齋吉金錄續編下五雔婦壺
舊不識，或以為玄鳥二字，或以為鵠字，今按從幺從隹，是雔字。

殷文存下廿六葉天子雔觶
舊不識，今按從口，從耳，是嘼字。又見窓齋集古錄七、五大保殷作 同。

殷文存下廿四雔觶
舊不識，今按從彳，從步，是雔字。又見上、廿一雔尊，作 ，攈吾心室款識下五八雔解作 ，同。

攈吾心室款識下六六婦聿卣
舊不識，或誤合 建字，今按從彳，從止，是延字。蓋作 ，徵誤。

和前已說過的「狽」、「鬻」、「覃」等字，現在不能遍舉。學者在這上面肯稍：留意，圖繪不是文字一說，立時（就會）粉碎，而我們的字彙，就可多出好些較原始的文字來了。

(五)歷史的追溯。有些文字，既無可比較，又不能分析，或即使分析了，還是不能清楚，就要依賴這種方法了。方濬益把「㚔」字釋做「㚔」，象形，引段氏注說文「㚔」从斗而門象形」為證。（攈遺齋彝器攷釋廿三卷八葉。其後，羅振玉說亦與閻合。）從㚔字推溯「㚔」的象形，知道本當作「㚔」，這就是一个例子。

亞古父己盉的「㚔」字，殷文存下卅二葉。器蓋銘同。就是卜辭

裡習見的 字，一高宗時一个卜人的名字，前人都不能識。我以為 字的原始型式。盂鼎古字作 字形遞相近，其證一。 即申字，側書作 。所以婦闕鼎，殷文存上七 ，同 ，同 ，同 十 ，同 一裡的 文姑都寫做 ，庚嬴卣也說 文姑 寫做，可證。其證二。我們由此可知古字本是從口毋聲了。凡從之字，已率為形，其例詳見上編。

亞 爵的字，從遺齋彝器攷釋十九、卅又一器作，攈古錄金一、二、十五昔人錯釋做形，遣字在卜辭裡也常見，作 ， ，，，， ，，，， ， ， ， ， ， 等形，就是葉玉森所派做 字，而以為象蟬形的。我們不知

蠉字怎麼會和蟬形相象，蟬形見兩、申角作董作賓卜辭中所見的殷曆引白陶片作 銅器的蟬紋作 等形，其異點本極顯著。而蠉字又何以要作蟬形。但在這裡，我們且先舍去這種夢囈，而看下列的比較，所舉的字，俱出卜辭。

蠉

蠉

我以為蠉字和蠉形仿佛，只有頭部不同，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就釋做"蠉"字。"蠉"字說文裡沒有，所以沒有人認識，我以為這是許叔重篆裡遺失了的一個字，因為牠和"蠉"字太像了。萬象名義廿五蠉部有"蠉"字，拙著出任編今本

《玉篇》「奇樛反，虯也，龍無角也」，此出《廣雅》，今《廣雅》譌作「蘢」。證一。原本脫。《玉篇》龠部有「⿰龠龜」字（本誤作⿰龠龜，今依《萬象名義》正），「思條反，《蒼頡篇》：『⿰龠龜龤九成也。』……字書或簫字也。」……可見小篆本有從「⿱艹龜」聲的字，但今本《玉篇》則譌作「⿰龠龜」，從「龜」，證二。卜辭又有「⿱艹龜」字，（後編下卅三、一）或作「⿱𥫗龜」，（佚存七八。）昔人也不能識，我以為當是從火⿱艹龜聲的「⿱⿱艹龜火」字，而《說文》譌做「⿱⿱艹龜火」，從「龜」，證三。卜辭常說「今⿱艹龜」，（前編二、五、三：「今⿱艹龜其𦎫」。後編下十二、十四：「冑由今⿱艹龜」，同四二、三：「貞今⿱艹龜我入商」，《龜甲獸骨文字》二、二六、十三：「今⿱艹龜其出降⿰壴攵」。）或作「今⿱⿱艹龜火」，（後編下三三、一：「今⿱⿱艹龜火王其从」。）又說：「來⿱艹龜」（佚存九八一片）我以為「⿱艹龜」和「⿱⿱艹龜火」都應讀為《說文》的「⿰禾⿱⿱艹龜火」字，即後世的「秋」字。卜辭有春，秋，無冬，夏，余別有《卜辭中的春秋》一文詳之。漢《燕然銘》秋字

作⿱龜火，（隸韻四、廿五）楊著碑「畏」如秋「⿱日又」，秋作⿱龜火，可見漢隸還從「⿱龜火」而說文（偽象形也，作⿱龜火，不誤）部誤做「⿱龜火」了，證四。由此，我們可以追究出⿱龜火字當釋「龜」，不過牠的意義還難明瞭，讀「虬」，讀「秋」，同是叚借，由字形推測，似乎是龜屬而有兩角吧。

我很慚愧，不能把要說明，只兩个例子，已占了很多篇幅，不能多舉別的了。我所經驗到的，這種追溯的工作是特別複雜而且繁難，初學者如其經驗不多，讀書未富，不妨且慢着手。但是有了把握以後，我們的眼光得特別放得遠大些。

因為原始的圖形文字，後來常變成形聲字，所

以我釋□為爨，□為爨。見史學年報（□白彖放）這在現在差不多成為定論了。原始圖形，後來常有因不便書寫而改易過的，例如□即戍字，（由□變戍，再變戍。本象人荷戈形。）□即足字。（由□變□，又變□。本象全足形，卜辭作□，同。按□變□與此同例。）原始圖形文字，也有本很繁複，後來只存一部分的，例如□省作□（幸），說文作□。（按本當作□。）□省做□。即「貫」字，見南宮中鼎。這種說法，膠柱鼓瑟的人難免持懷疑態度，但研究原始圖形，不懂得這種演變，最後的難關是沒法打破的。

(丑)字形演化（變）的規律

文字的形體和牠的聲音一樣，時刻不停地在

流動變化，要是單拘定了固定的型式，就沒有法子研究古文字。但所謂流動和變化，是有限制的，每一個變化都有原因，而在同一原由下面，許多文字必定作同一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規律，是古文字研究中最重要的對象。有些人開口就說古文字變化無方，而不去研究變化的規律，這是不科學的。

文字有古今的不同，以前的學者也曾注意到，例如說文帝下說古文諦二字皆從一，篆文皆從二。但這種例不很多。說文裡的古籀和或體，往往本不是同字，只因古時偶然的假用，就誤併了。例如雰下有籀文霧。

而且許氏對這些重文，大都不去解釋。因此使後來學者得了一種壞習慣，任意把不同型式的字，併做一字，而在文字的演變方面，卻不加注意。

文字的演變，有兩个途徑，一是輕微地漸進地在那裡變異，一是鉅大的突然的變化。

前一種變異裡，有自然的變異和人為的變異。自然的變異，都是極輕微的，不知不覺的，例如：㞢變作㞢，不變作不，大變作介，人變作八，○變作口，口變作𠙵之類，但到時代距離較久以後，也會變成很大的歧異，其原來的型式又很難認識了。例如夵字變做介，又

變做𠂤，又變做𠂤，一般人看慣了𠂤字，就不認識𠂤字了。（關于𠂤字的考證，已見廿一葉。）

人為的變異不僅是筆畫上的小小同異，由於各種理由而發生的變化，是異常複雜的。不過，假如歸納起來，實在不外刪簡和增繁的兩種趨勢。在幾千年來文字演變的過程裡，這兩種性質相反的工作，永遠是並行不悖的。

由古文字到近代文字的刪節工作，大概說來，有三種：

(一)原始文字，近于圖畫，寫的時候，太費事了。因

是，有兩種簡化的方法：(1)把筆畫太肥不便刀筆的地方，用雙鉤或較瘦的筆畫表現出來，這種結果，使文字的每一筆畫，沒有肥細的歧異，和幾何裡的線一樣。例如， （大豕匕庚敦）省做 （大豕父匕鼎）或省做 字 （盂鼎）省做 （盂鼎）和 （盂鼎）或省做 。（作父乙爵） 省做 ，或省做 。 省做 ，或省做 。 （省）變做 ，又省變做 。 （省）變做 ，又變做 。 （省）變做 ，或省做 。(2)凡筆畫多而複雜的字，常趨到簡易的方面。例如： （般文存下十六）省做 ，變做 ，更省就做 ，或 （父癸爵）省做

又省做象，又省做豕。此見象古遺文十一、十五分齋小器，可為余說象即豕字之證。

凡是這一類的寬異，我們當抓住每字的特點，不可沾：於筆畫的多寡。像覓者做肖，是不能拘泥筆畫的。

(二)原始文字本是整個的圖形，後世文字因為聯綴成篇章的緣故，有了整齊畫一的趨勢。例如：馬，象，鹿，兔等象形字，本是一樣的，鹿，兔所佔地位較小，得保留原狀作㸚，㸚，而馬象却得橫寫作㸚和㸚，以適應同一行中的別的文字。

到了形聲文字發展以後，許多文字都是由上下或左右兩部分組合的，由此，許多圖形文字，因為

不能諧適而發生變異，例如： 字變做 ， 字變做 ， 字變做 之類，都是由整個圖形分析成兩半的。由此我們可以推知 當即保或俘字，象人負子，孳乳為緥。 當即字，後變為或為 ，乃 之本字。此種變異，在探索圖形文字時最宜注意。

(三)太繁的文字，往往省去一部分。例如： 字省作 ， 的本字。 字省作 ，字省作，又凡獸類的字，常只作首形，例如： 、 、 、 等字，都把下半字省去了。

古文字寫的時候，常有從簡省的，例如，各字或

作 ，㚔字或作 ，楚王酓肯鈚鼎這一類都是偶然的。不過有時也會變成定型。說文裡常講省形或省聲，但往往是錯誤的，因為凡可以稱省，一定原來有不省的字，而說文裡所說，大都不合這个原則。例如說"婷"是"聲好"省聲，"倩"不省，便不成字。

文字的增繁，也可分為三種：

㈠文字的結構，趨向到整齊的方面，因是在許多地方添一些筆畫，使疎密勻稱，大約有五類：

⑴凡垂直的長畫，中間常加·，·又引為一，間或為∨，例如：

丨 丨 十 凡∪、⋓、⋓等均同。

人 亻 千 𠂉字同。

丫 平 平 或變為平，又由平而變乎。

仝 余 余 金文𠈔、䶂二字，舊不識，由此可知乃萃辭二字。

丅 孑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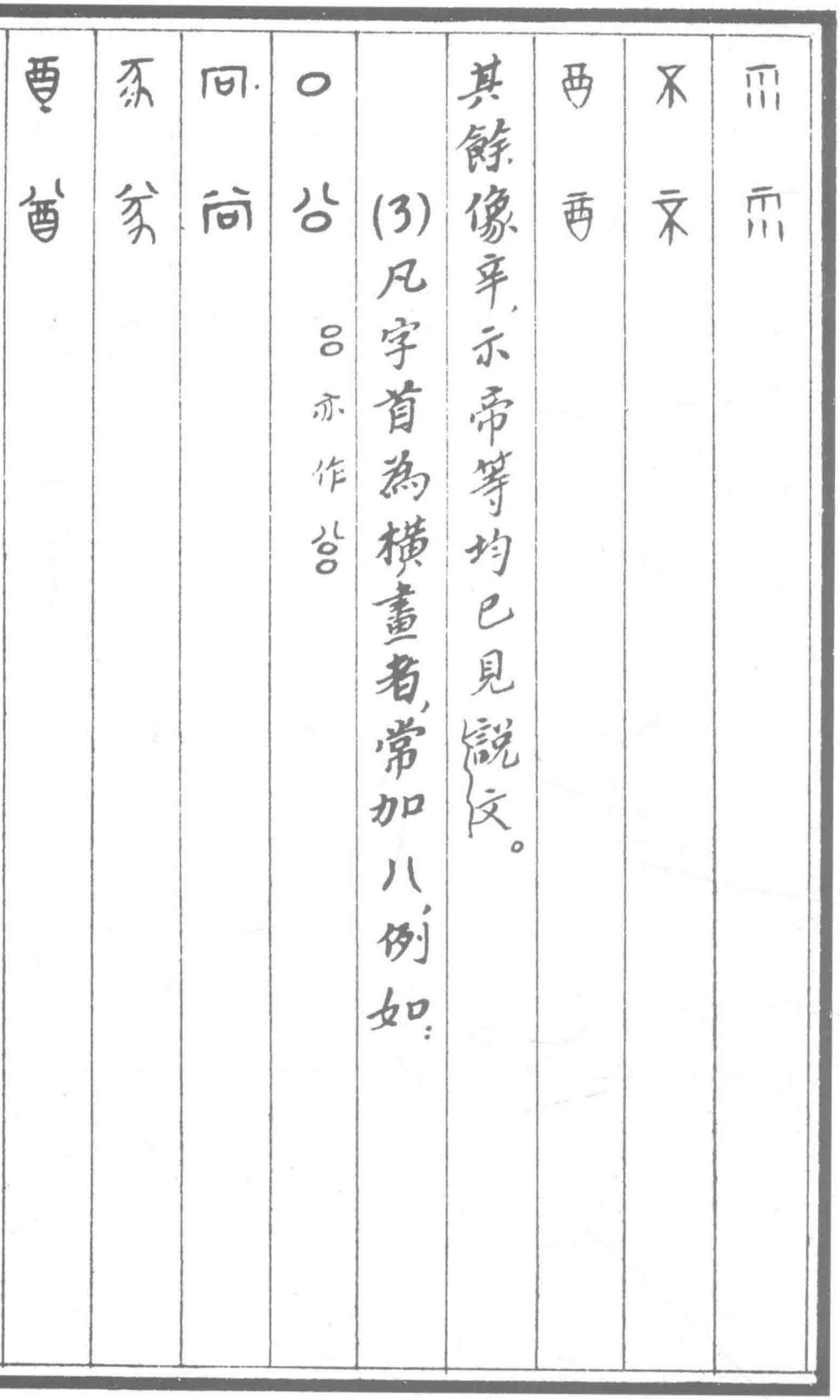
工 王 王

火 火 夾

不 不 丕

(2)凡字首是横畫，常加一畫，例如：

丆 亓 兀元本同字，所以虺就是蚖，髡就是髡。說文分二字誤。元本作丆，元首也。



其餘像辛、示、帝等均已見說文。

(3)凡字首為橫畫者，常加八，例如：

㠯亦作㠯

像此字的變化，是例外。又此類從八，和半字不同。

(4)凡字未常加一，一下又加一，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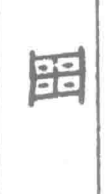
此類字有時可易𠂤為屮，如 是。

(5)凡中有空隙的字，常填以·，例如：

月夕本一字，後歧為二。

晶即疊字。

西鹵本一字，說文改為二。

又金的變成  ，柱下兩點和流內一點，都是填上去的。字由字而誤增。龜形作，中填四點，龜形亦同。

這種變異，在古文字裡的例子很多，不是上述五類所能包括盡的，像，，等字，都在一上加 ，或作 像，字變做之類，即使偶然的變異，我們也應注意到。

（二）因為形聲字的盛行，在較古文字上面增加偏旁，例如网字增作𦉪，蜀後來更增做蠋，韋字增做圍，𢦏字增做拳之類。

（三）因為文字的書法，成為藝術，常增加筆畫或偏旁，例如：污寫作[illegible]，加以小點，子寫作[illegible]，（任子造匜）增以[illegible]旁，更進加以鳥形的偏旁，就成鳥篆了。

漸變的文字，雖有古今的不同，但文字的本質還沒有變掉，牠們的歷史是能聯貫起來的。

突然變化的文字就不同了，牠們的原始型式湮滅，繼之而起的，是另外一種型式。

這種劇烈變化的理由，有些是我們想不到的，正像近世文字裡戴字變做𢦏一樣。尤其是我們根據文字的型式而逆溯的方法，到這裡就失了效用了。

這種變化的過程，我已考出來的有三種：

(一)凡較冷僻或罕用的字，常被改為別一相似的字，例如前所說的龜字，被改為黽，黽字作本是象形，而改為從黽。由此推測，可見蟬本象蟬形，前而改為單蟬。本象蟬形而改從黽。黽作形，與蟬形近。許多國形字的湮滅，大抵因此。凡獸形常改從犬，凡鳥形常改從隹或鳥。

(二)本是圖形文字，因形聲文字的影響而注音後來把圖形文字省畧而成形聲字，例如： 字加注凡聲，後世作鳳，只是從鳥凡聲，字加注昔聲，後世改做鵲，只是從來昔聲。

(三)本是用圖形表達的象意文字，改為用音符的形聲文字，例如改做從貝毌聲的貫，改做從网予聲的罗。

這裡所舉的變化，都是型式方面的，還有很多變化，屬於字音部分，不在此篇討論之內。

(寅)字形通借的規律

凡字是研究語言音韻的人，都知道字音是有通轉的，但字形也有通轉，這是以前學者所不知道的。

通轉和演變是不同的。演變是由時間不同而變化，雖說在周初還保存一部分圖形文字，商時甲骨，𠂤和𠂤，𠂤和𠂤，同被應用，但圖形文字終於消滅了，𠂤和𠂤也終於遺忘了，兩个時代的文字，有好些地方是截然不同的。至於通轉，却不是時間的關係，在文字的型式沒有十分固定以前，同時的文字，會有好多樣寫法，既非特別摹古，也不是有意創造新體，只是有許多通用的寫法，是當時人所公認的。

通轉的規律，大約可分下列三類。

(一)有些型式，在後世看來是很有分別的，但在後生的歷史的裡，原是從一個系統裡演變出來的，所以可以通用，也可以隨便寫。例如： 字有時寫作 等形， 字有時寫作 等形，古文字裡像這一類的別體是很多的，有時在同一銘文裡，同一的字會寫做兩樣。例如： 陽刻石裡的兩個 字一作 ，一作 。

字本象人正立形，有時畫做 ，金文 字或作 也作 。卜辭 即大邑商。後來把 和 別讀做天字，天是人首的意義。 字或作 ，後來把 讀做元，元也當人首的意義和此同例。後來

又把"天"字引申做蒼蒼的天，因把□別讀做"昦"，□非大的異形。或□，金文大或變作□，即此。別讀做"昊"，來做昊天和昊天的意義。"昦"字異構最多，作□，見昊生鐘，~~及浙陽刻石~~，又見紹白虎敦戾字偏旁。或變□，見紹昊父敦及浙陽刻石，又見御鼎戾字的偏旁。或變□，見鄧伯氏鼎。□或誤為□，見須白多父盤戾字偏旁。大矢古多混亂。□或變□，見說文。按說文從夰的偏旁，並由大誤。這就是現存的"昦"昊字。□字變作□，見□伯鬲□字偏旁。按金文並字或作□，知□本大的異形。□或變□，和□，此兩體□未見。或誤為□，見單白昊生鐘，和上作□的昊生是一人。又為□，見毛公唇鼎，肆皇天亡昊，讀若斁。□□或變□，見□□敦。凡○◎形得變為目，卜辭眔字作□□。□也變□，這是說文□字所從的。說文失"□"字，所以說"從三大三目"。其實"□"是"大"字讀

變來的，三⿱罒大為⿱⿱罒大⿰⿱罒大⿱罒大，猶三大。二人為从，三人為众，二大為㚘，（㚘）可見應有三大。⿱目大字變作⿱目大，此體未見。按⿱目大或⿱目大，此亦大的異形。又作⿱目大，⿱目大或變⿱⿰巛巛大，（殷契佚存五八一片。）⿱目大或誤為臭，（見[illegible]臭鼎）⿱目大或變⿱白大，（說文：「大白，澤也。從大，從白，古文以為澤字。」按說文「臭」本音「古老切」，可知即「昊」的異文。）這是「臭」字。⿱罒大字變作⿱目大，⿱目大字也變作⿱目大，（金文凡從頁的字，或從見和皃。）⿱目大或變奡，（見說文。按「讀若傲」。說文引書「若丹朱奡」，今作敖。楚人称君為「敖」，當即「兩昊」的遺風。「奡」當即「昊」字的遺文。）這是「奡」字。（奡字說文訓「嫚也」，非是，當是人首的意義。⺈字變作𠃋，和大字變作⿱目大同。⺈字變作⿱罒大，⿱目大，又變作⿱目大，和大字變作⿱罒大，⿱目大，又變作⿱目大也同。元和天同義，可見奡也剴人首，和頁字義同。）在後世雖要分做奡，⿱罒大，臭，奡四形，但在古時卻只是一个昊字，有很多通行的寫法。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型式是能通轉的，只要能知道發生的

歷史。

(二)凡同部即由一個象形文字裡孳乳出來的。的文字，在偏旁裡可以通用，只要在不失本字特點的時候。例如：大，人，女，全象人形，所以在較早圖形文字，常可通用，像：

雖在後世文字裡，竟即竟字，竟字今俠。和妾不同，美和羌，善，異讀，異字的別體，變成了係和嫉，但牠們原來的關係，很明白地已自己呈露出來。

從人形的字，常有通轉，例如：𠂤字作，首和欠字一樣，鼻字作，有手和𠂤一樣，𠂤作，亦增手形。𠂤字作，𠂤字作，下半和𠂤字一樣，字增，像尾字一樣，或作，增足和企字一樣，、 、尾、企等字，本是有區別的，在偏旁裡常可通用。

從水形的字，常可以不拘於 等形式的，從手形的字，常可以不拘於等形式的，形和通，形和通，形和通，這種例一時是舉不完的。

我再舉兩個有趣的例子：

凡是[illegible]形常作[illegible]，變作[illegible]，這是象足形的，所以從[illegible]和從[illegible]是通用的。凡是人形常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象他站在地上，所以[illegible]和[illegible]，大和[illegible]通用，而[illegible]和[illegible]也通用。

例如：

下二字並『𡈼』字，由[illegible]變[illegible]。皆說文所釋並誤。

由此亦可知『羌』為人形。

『祝』字。

『𦣠』或作『𥃩』，說文以為『朢』的古文，『朢』字從月，從臣，從壬，並誤。『𦣠』本『見』的孳乳字，『朢』當從『月』從『𥃩』。『望』字（例同）今畧。

此見後編下、七、十三、舊不識、今按當是「矣」字。即「駬」字。

此第一字見龜甲獸骨文字二、二五、一四、舊不識、今按乃「矣」字、即「聖」字。說文以為「從耳呈聲」誤。當從「口」、「矣」。

「耹」字見前編二、三二、三、又五、舊不識、今按當即「程」字。說文以「呈」從壬聲、誤。「呈」之為「呈」、猶「夂」之為「𡆥」。

「𡆥」字舊不識、今按即「𡆥」字。

卜辭「𡆥」字極多、舊不識、今按即「𡆥」字、說文「𡆥」、「𡆥」、三體石經為「𡆥」字古文。

象艸形的字，有時也可用這個例子，像： 即 ，後變為 。

即 。後變為 。

凡 形可加足形而作 ，所以從 和從 通用。後來由變中，所以說文把許多人形的字，截歸中部，這是錯誤的。例如：

分別說下是 字，在偏旁裡通用，例如 作 。

變即 字。

致即 字，說文誤為到，從刀，又別出致字從夂。

夂即 字，故 字金文作 。 猶之猶，金文作 ， 即 訛。

頁即 字，金文頂字作 可證。 漾也激。 字作 ，小篆作 ，蓋從 從 從 。

小篆憂字作𢝊，當為從心從夏，舊說並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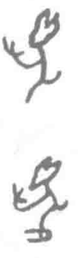
旡即㤅字。小篆愛字作𢙣，當從心從㤅，舊說誤。說文：旡，飲食气逆不得息，詩桑柔：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旡僾義相近。

夊即夋字。說文：夊，行夋夋也，從夊闕。按金文爵字作𩰫，奋字作𩰲，上ㄅ形，說文並變作尸，則尸即夊字無疑。汪篇㚇同夋。㚇似即下㚇字。

丮即㚇字。金文執、䎙、𡕒、覣、䝴、䎙、𢏝等字，並或從㚇可證。㚇或誤作㚇。又或作𡕒，似即上說文夊所從出。

兇即叟字，說文䙼或作䙼可證。說文歧兇叟為二，釋叟為從田人夊，並誤。

兇即㤅字。



夒𢤱即夔字。

夒字當可通作 。

即夒字。

夋即夋字。 由文孳乳，和儿形不同，但也是象人形的字，和大或作 同。說文以為從夂從允誤。

可見凡人形下的足形是不得分裂的。說文 字，疑也是人形，但有譌誤。

(三)凡義相近的字，在偏旁裡可以通轉，像：巾和衣通，所以常、帬、幝、帙等字，可以作裳、裙、襌、袟；土和𨸏通，所以垝、垔、埤、壇，可以作陒、陋、陴、⿰阝亶。⿰阝亶字見徐籽鉦。

(卯)字形的混殽和錯誤

因為文字趨于簡單，簡單的形體有限，所以常有殽混。而文字的演變，又常會造成錯誤。有些殽混是由錯誤而来的，而殽混的结果，也會變為錯誤，這兩者很難分别。

古文字裡的錯誤，前人很少注意到，羅振玉在同毁跋裡說：

金文中别字極多，與後世碑版同，不可盡據為典要。即以此器言之，對字作𡭊，譌别已甚。又王子申盞之盂字作盄，叔買毁毁字作[illegible]，且字作[illegible]，費字作[illegible]，量侯毁之毁作[illegible]，寶作[illegible]

巽𣪘之天作𡗜，内白多父𣪘之父作𠂇，往往隨意變化增省，類此甚多，亦研究古文所宜知也。

集古遺文六卷八葉

這个問題的提出，是狠有價值的。不過羅氏研究文字的方法本不精密，所以他所提出的幾個字，有些是不能算做譌別的，例如"寶"字增"𠂤"，和"福"字作"𥛱"一樣，這種加繁的形聲字，是極普通的。又如"對"字的作𢼊，正可以證明從"䇂"和從"丵"的字是可以通用的，因為本都由▽形變來。所以𡬠字可以變做𦦔字，今𡨦或𡨦字可以變做𡨦，見曾大保𨗨父𣪘等，金文編把𡨦字釋為僕，甚誤。這一類決不能

認為偽別。

因為羅氏沒有詳細考證每字的歷史，所以他的結論是：隨意變化增省，而分析偏旁的方法，這是他在文字學上失敗的最大原因。照我們看來，文字的型式雖是流動，但不是隨意，兩字所能包括，只要精細地研究每個字的變化增省，都在歷史的範圍裡，總可以找出牠的原由，即使是錯誤，也一定是有原由的。

文字的淆混和錯誤，是一部分文字在演變過程裡的或然的結果，在文字的本身上，本只有演變

只有我們去認識，解釋或應用牠的時候，才覺得混殽和錯誤，而這混殽錯誤的由來，仍逃不出演變和通轉的規律。

因為古文字多混殽，所以有些文字常被誤解有些是後來人不敢認識的。（或者是誤認。）例如：曰∪是容易殽亂的，曰象人口，問，啓，名，鳴，等字所從都是。∪是象山盧，在古文字多作曰，和人口無別，智，魯，古，嘉，合，等字所從都是。說文把古，嘉，合，當做從人口的口，智字變做智，所從曰字，也從口，魯字變做魯，從白，都錯了。（凡從曰從甘的字，大都從山盧形的口變來，說文從人口誤。）

大字往往和 字混殽，所以 字會誤成 ， 字往往和 刀字混殽，所以 字會誤成到， 字會誤成 ， 字會誤成 。卜辭 字，前人不識， 羅釋 ， 誤。由此例推，當是說文 字 字異體重文的 字。

古文字裡的山字作 ，或作 ，火字作 ，本已相近， 字後變做 ， 字後變做 和 ，愈易殽亂。所以字本作 ，或體作 ，從 ，可證，集古遺文所錄獻 器甚多，獻字或從 ，或從 。卜辭習見 字，或作 。舊不識，由此知 亦 字。卻變成從 火的 ，而 字本作 ，象炮羊火上，變成 形，就誤為 字了。卜辭裡所祀的 ，即後世的 。

卜辭裡的"足"字和"正"字同作𤴓，所以昔人不知有足字，近時郭沫若才區別了出來。因字本象簟形，變做了因，（毛公鼎弼字作弻，者汈鐘作弻，可證。）和因字作囚相亂，我們本由此可知詩小戎"文茵暢轂"的"茵"字，其實當作"西"字，當於說文的"茵"字，（因即西字，羅釋席字誤。）後來誤西為因，就讀為因聲，添出了"車重席也"的"茵"字了。

文字的錯誤，有些只是字形的一部分，有些是整個文字傳譌了。前者例如：從㞢的字易誤為𡳿，（彔字亦或誤𠦪。）從手形的字易誤為止，（例如：𡕒、夒、夔等字。）從屮的字易誤作𡳿，（凡[illegible]等字，均由又誤。）從貝的字和從鼎的字容易互

誤，從大的字和從人的字，容易互誤，例如變爲， 變爲 ， 變爲 之類。雖多淆亂，還可找到同例。後者往往是特殊的例子，例如的譌做 ， 的譌做 ， 的譌做 ，其實也不很多。

混殽和錯誤是例外的，但我們不能因例外而忽置，不然，在研究的進行裡將時時會感到窒礙的。

(辰)文字的改革和淘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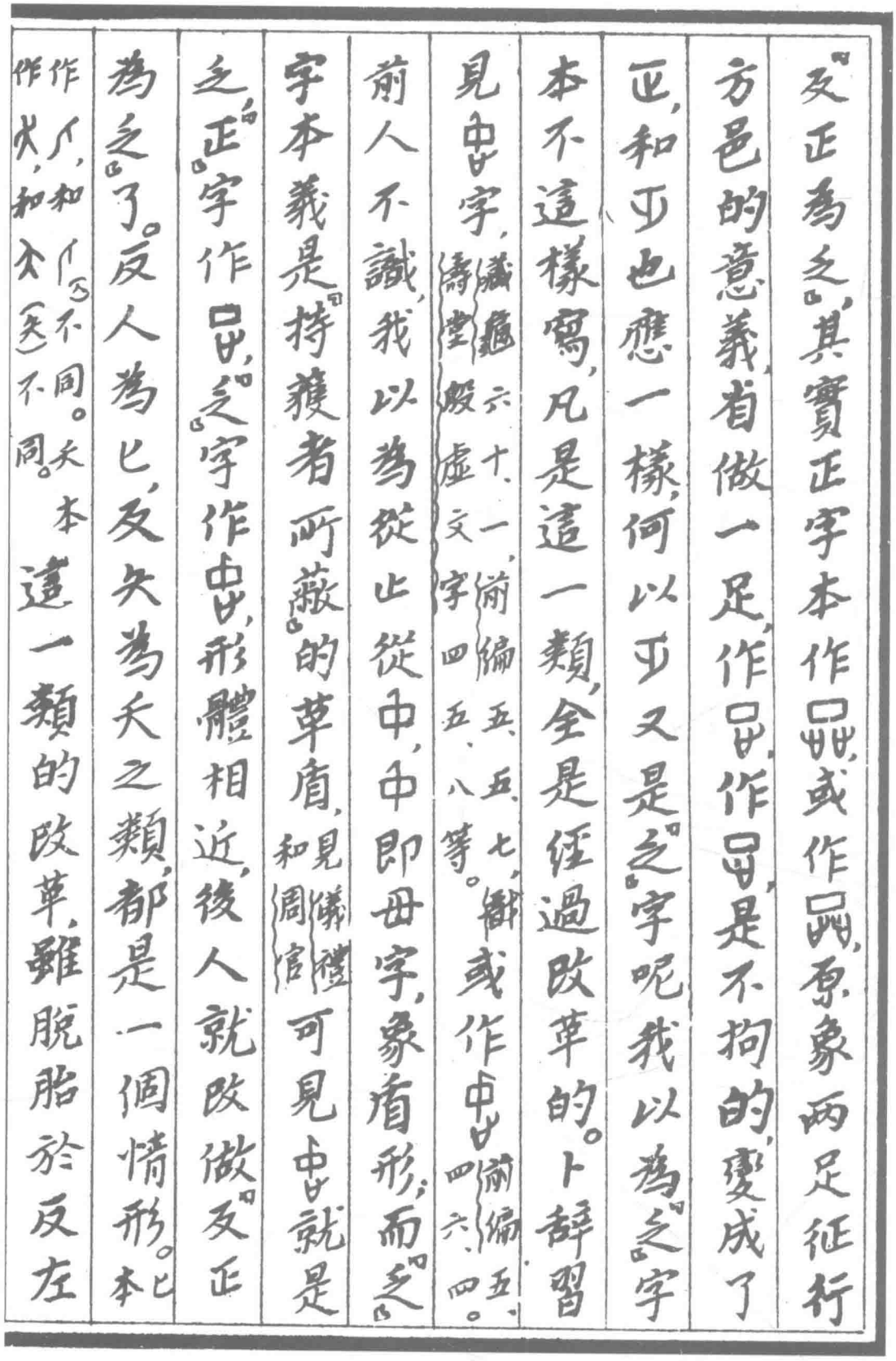
文字最先是描寫自然的圖畫進一步要寫出人類意識裡的東西，就起了一種改革了，字不代表人形而另外代表一個頂上的意義，這就不是簡

單的圖畫了。人形作𠂇變成兀字，即兀字作𠂇變成允字，由𠂇作𠂇變。𠂇字變成𠂇（兒）字，由𠂇變𠂇又變。作𠂇變成𠂇夭字，又或變成𠂇（見）字，由𠂇變𠂇，又變作𠂇，又變為𠂇。𠂇字變成𠂇（頁）字，由𠂇變𠂇，又變𠂇。這些字大家公認了，通行了，本來由人首變來的意義，漸有忘却了，後來的人們以為𠂇或𠂇字的上面是象口形，𠂇字是象目形，於是又造出𠂇𠂇和𠂇𠂇的等字來了。

繼特徵的描寫而起的改革，是圖形的簡化和聲化，結果有形聲字的產生，而難寫難識的字，很多滅亡。

商周之際，形聲字已極發達，（卜辭和金文所見，只有一部分，其全部的數目，决不比後世所存的形聲字少。）像從王的專字，玟，珷，瑬等，用途本不很廣泛，像鎜，䰛，釁，鐊，瀊等字，偏旁日趨重複，都可以看見那時人過於利用這種新方法了。史籒篇是這一個風氣下較遲的作品，（太史籒這个人，王靜安以為烏有，但十五篇，向歆時尚全，似不應誤舉篇名做人名。按漢書人表四等內有史留，次孫讓上，或就是作此篇的史籒。）所以"籒文"好重疊。

另外一方面，文字漸漸趨向到整齊和簡省。形聲文字的型式，是容易整齊的，形聲前的文字，除了簡化和聲化外，又創出一種方法，就是"反文"，春秋傳說：



又正為之。其實正字本作或作，原象兩足征行方邑的意義，省做一足，作作是不拘的，變成了正，和也應一樣，何以又是之字呢？我以為之字本不這樣寫，凡是這一類，全是經過改革的。卜辭習見字，（繼續六十、一，前編五、五、七，殷虛文字四五、八等。）或作（前編五、四、四六、四。）前人不識，我以為從止從，即毋字，象脰形，而之字本義是持蔑者所蔽的革盾，見儀禮和周官可見就是之正字作，之字作，形體相近，後人就改做反正為之了。反人為匕，反矢為夭之類，都是一個情形。匕本作，和不同。夭本作，和不同。這一類的改革，雖脫胎於反左

卜為右，ㄓ反止為㞢，在古文字裡只有左右確是有別，因為人的左右手是有別的。但也只是分象兩手，並不是反左為右，而且只限於單字，在偏旁裡，ㄓ又還是通用。可是把好些古字的獨立型式給毀壞了。

春秋以後，是文字的大混亂時期，各國文字，都自成風氣，就在一國裡面，有時極意摹古，像楚王酓肯鼎的『蒦』字還作『隻』。有時卻簡俗譌別，至不可識。說文裡，三體石經裡，所錄的孔壁古文，就是這個時期裡，齊魯間的一種文字。

秦併天下，統一文字，因而制定了小篆，小篆是根據秦地較近古的文字，參酌損益而成的。我們只

看。十字的變為屮，十字的變為七，以免和十 十字相混。早字和戎字，又因是和十形相近而改為畢，卓，戚，（這都是錯誤的。早字本當作♀，和旦相近。由♀變早。戎字最初作𢦏，（見𢦏尸爵，舊不識）變為戒，（見盂鼎），象戈捎形。更變作戎，或變作戎。）就可以知道這是經過學者們有意的改革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改革，因為由此以後，只有小篆流行，而以前的古文字大部分被淘汰了。小篆雖有整齊同一的功，但因改革而起的錯誤，是不可枚舉的。

有些文字，從一字誤分為兩，例如：𠂆字既變早，

氏又變為□；久。按"久"即"氏"字，說文解誤。□字既變俎，又變為□；宜

□字既變□，□，又變為□；蒙。按卜辭□或作□，金文□誤作□，舊釋豕非是。又并誤不敢□，舊釋為豕，亦誤。□或作□，□字既變□，彖字當由此而誤，彖彖聲相近，當讀作彖。

□，文變為□之類。但有些文字，像□，□，□，柚之類，因而湮

没的，也就不在少數了。

(巳)每個文字的歷史的系列

考證文字的歷史，除一般的規律外，還應注意

每個文字的歷史，其發生和演變。這種工作，有時雖

因材料不夠而感到困難，例如"斤"字的作"𠂆"，這字的原始形，

大概當作𠂆。怎麼會變成斤，是很難推想的，但假如能每

字，找出較詳細的歷史，則真確的認識，將會增加可信的程度，而虛誣的論斷，也無由隱匿。

以前的學者，不注意這方面，所以有些字認的雖然不錯，却無由證明。例如：禾𣪘的𣪘字，金文編釋做懿，郭沫若因之釋匽侯的𣪘王為懿王，這在生稱王號裡，誠然是很重要的一條，但𣪘字與懿字形相去太遠，即使𣪘王𣪘母，此見陳懿𣪘聲孟姬，禾𣪘德鼎中都讀得通，還不能叫人無疑。我本人就曾懷疑過。學者間至今懷疑的人很多。

我們知道𣪘或𣪘，一定是從心，𠂤從𣪘的。𣪘字

右旁從"尤"是無疑的。或作㞢，即㞢之誤，一證。㞢或作㞢，毛公鼎亂字作㞢，二證。

左旁所從的㞢是什麼字呢？

內太子白壺的壺字，蓋作㚔，器作㞢，見武英殿圖錄一。三葉。可知㞢就是壺字，但我們還要追問壺字會什麼可作㞢形呢？且看下表：

我在這裡雖只舉"壺"字歷史裡的一部分，但已很夠說明壺何以會變成㞢或㞢了。

那末，㞢應釋做獻，㞢應釋做憲，再看下邊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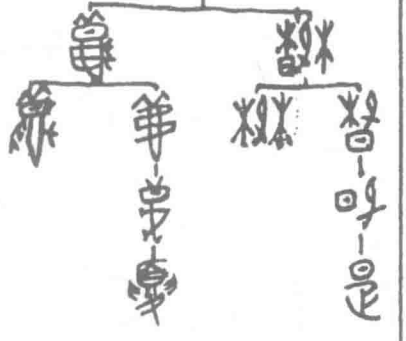
表。

壺—𡈼—懿	金文	
壺—𡈼—懿	小篆	

就可知道𣪘確即懿字，說文：懿從壹恣省聲。漢隸多作懿，或變作懿。按從𠂤從次通。𣪘當為𡈼字，朱駿聲懿注引或說云：此字從心𡈼聲，甚是。最後的問題，只是從壺的字到小篆裡曾什麼變成從壺吉聲的壹字，一个音韻上的問題。說文：壺昆吾圜器也，昆吾當是壺的別名，那末壺的上古音，當讀為昆吾的合音。後來，壺字既改讀今音，古音別有流傳，就增吉聲為壹。

這種真確的事實，系列出來，可以增加讀者的信仰。但如其是以意為之，系列出來後，更容易看出

錯誤。例如：



這張表裡舜怎麼會變舜，舜怎麼會變是，我們是沒有法子懂得的，只感覺到奇誕有趣而已。

列出一張表來，在近來似乎是一時髦（張），但可惜在列表以前，對文字的歷史，沒有研究，以致白蹧蹋了列表的時間，連帶貽誤了讀者的工夫。許多學者

都會用「我」以為三個字，一切都可以自我去創造，不管聲音訓詁，不管歷史演變，於是可以說「貝」字是從鼏版兆裂形變來，可以造出「鼏」「卜」兩字而列成一張大表，這種勇氣是值得佩服的。

我們是沒有這種勇氣的，先假定好幾種演變，譬如說「虞」是「虡」的後裔。來列上一張表，是不敢嘗試的。所以，一定得分析偏旁，考證歷史，到最後才做這一個總結賬，只要憑着各本底賬，弄出一紙清單，就完事了。

庚　字義的解釋

字義的解釋，可分三部：㈠本義，凡文字都有本

義，就是最初寫這个字時候所表示的意義，這是屬於文字學的。(二)語義，因為文字是傳達語言的工具，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代表語言的時候，就祇取字音來代表。這種意義和形式無關，是屬於語言音韻學的。(三)詞義，因語言的進化和文學的興起，在意義相同的文字裡，發生出許多區別，這是屬於文法和修辭學的。

在這書裡所要講到的，只是屬於文字學的本義。

也許有人要指摘"本義"這一說，因為實質上還

是代表語言。但請不要忘却文字是從繪畫出來的。用聲音來傳達到聽官，用摹寫形態來呈露到視官，這本是兩件事情，後來雖合併為一，但一部分字義的決定，還是由於字形。同是仉音，𠂤義是羊頭，𠂤義是陽光，易洋是水中有羊，陽是山之陽，要是不顧字形，意義是不能確知的。

研究文字的本義，大抵可分兩種，(一)象形和象意文字，應追溯這字所象的物事。(二)形聲文字，應由所從的形，斷定義的一部分。例如從水形必有水的意義。

自周以後，文字學家都奔追求文字的本義。這

裡可分兩个時期，第一時期是根據春秋至秦的文字的一部分，用六書說來解釋的，第二時期是古文字研究發展以後的，從鐘鼎文字推到甲骨文字，但依然在六書說的範圍。我們現在要用新文學的理論來解釋，則將是別一時期的起始。

六書說的短處，象形，指事，會意，指事，形聲，往往是分析不清的。我們的新條例，是：(一)文字只有形符，意符和聲符，即象形，象意，形聲。(象語雖也是意符，象聲雖也是聲符，但本無其字。)(二)象形只象實物的形，除形以外，表示別的意義，便非象形字。(三)象意文字畫出一切事物的動態

或靜態，凡象意字都像一幅簡單的畫，見畫可知其意，所以圖形儘可省畧，例如名字像月下有人說話。意義不可曲折，例如"止戈為武"，止解作停止，"人言為信"，言解作說話，但止在圖形裡只是腳形，要先借做停止的意義，就變成猜謎了。言字從口或辛本不當言語講。凡違反這例的，便非象意字。武字是被誤解的象意字，信字應是從人言聲的形聲字。又按六書說出來後所新造的會意字，不在此例。(四)凡象意字的變為形聲字，是聲化形聲字。(五)凡兩個以上的偏旁組合起來，中有一個標音的，是形聲字。

根據這四條例，我們的解釋文字，比往時容易的多了，因為除了象實物的象形字，和注音的形聲

字以外，盡是象意字。範圍既定，解釋就不難了。

但是還有許多困難的地方。許多圖形文字，因簡化或錯誤，以致解釋困難，是其一。許多文字的本義，久已湮晦，只有引申段借的意義，還能知道，是其二。有許多文字，已久廢佚，也是其三。

所以關於字義的解釋，需要做許多考證。這種考證的方法，應注意三方面。（一）字形的方面，應找出最古的型式，其演變或錯誤為今形，應有詳細而可信的理由。（二）字音的方面，應有證據。或本字雖失本義，但尚保存在諧聲的聲字裡，或本字被假借為別義，而

本義却又段借聲近的別字。(三)字義的歷史，雖則一般不以為本義，但還保存着的這種解釋，也可以做一種證据。

能夠三方面完全有證据，那是最好的了，例如：甲字作十象甲坼形，（十，十，十，義均相近。乇草葉也，和坼聲相近。）天象人形而特指其顛。（說文：天顛也。）

本義雖已湮晦但在形和聲方面有確切的證據，這種考證也是可信的。例如：萬字是蠆（即蠆）形，辰字是蜃殼形，（此郭沫若說，据辰本當作□，□□變作□□等形。）□象手持石斧（戚）形，我們在孳乳字裡還可以找出本義。又如□（變為中，為申，又為毌。）

字是干形，此郭沫若說。按干冊非一字，後世借干為冊，郭氏謂干即冊形非也。干自作丫，與單同源。冊亦作𠕋，於六國時文字中的偏旁則作𠕋，𠕋形聲並相近，後遂以干為冊。[illegible]字是簞形，因羅氏釋席誤。廣雅。西席也。本義尚存。說文。西蜀名衣牀曰簟。簟即禪字，則西當讀如簟。大概西蜀漸晦，就別造從竹覃聲的簟字了。我們在別的段借字或後起字裡還可以找到本義。

因為字的本義是由字形來的，所以，辨析字形，最要精細。在字形的所象，沒有十分把握，就要推其所從。這是太危險了。除了字形所象，還要廣徵文字的歷史，在字的音義上，要能獲到相當的證據。這是解釋文字的必要的條件。

許多學者的膽是大的，心却未免太粗。要把卯字講做雙刀形，就說卯的原始象形本作 ，但這形却是臆造的，說文所引六國古文也只作 非。（按卯古讀若劉。）柳，留等字，疑卯卯本一字，卯即象卵形。凡中空者得卯皆黏，例見前。卵劉聲相近。把 字釋做死，就說人在棺槨之中，其實井字不會有棺槨意義的。（按字鄂沫若釋囚亦非。當為併，即刑字。古人字每誤為刃，前已詳舉其例。併象人在陷阱中。誤為刑，乃增人為倒，例同。）因為字倒寫作，見殷編卷下一五。凡五見，一作。筆誤作，見龜甲獸骨文字一、就十五、六，中直筆誤長。把字釋為躲後的形狀。其實兕確象小兕，初民繪畫祖背，故不具身手，但見首足。我們可以看出，（一）杜撰古文，（二）不顧偏旁，（三）附會誤體，這些

疵病，都是研究字形未精密的緣故，也是忽畧了形音義三方面歷史價值的緣故。

辛　字音的探索

研究古文字的讀音，是極難的事情。凡是象形或象意字，在未確實認識以前，加上一个讀音，是很危險的。形聲字的聲母即使辨明了，但古代讀法，是否和後世相同，也還是疑問。

但是，讀音還是不能不注意的。我們第一得找出古音的歷史證據，例如：西讀若遷，毘讀若薄。其次得確定形聲字非形聲字的界限，和形聲字裡的聲

毋，例如：古舊以為從十口，實是從凵（凵）毋聲；龍舊以為童省聲，實象蜥蜴類戴角的形狀，這是得區別的。又如信字，舊得讀為從人言聲，（猶闇同。）不當讀為從言人聲。這類也得辨明。

由文字的叚借，可以推見古音，例如：卜辭霾字作[illegible]，從雨從[illegible]聲，[illegible]即貍的本字，貍就是貓，可見霾音當和埋或猫相近。寢字作帚，㝃字作婦，可見帚作㝃音，帚假為婦，可見婦本讀帚音，那末，帚㝃婦等字，古音相近。這問題我合羅莘田，魏建功二氏討論過，在音韻學上是講得通的。從形聲文字裏㝃聲特別發展一點看來，似帚字古本讀若㝃。

五　研究古文字的戒律

一个人做學問，總要能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前面幾章裡我提出了許多當為的事情，在這章裡所要講的，是不當為的事情。

古文字在目前，是一般人所急於想懂得的，但過去的研究成績，不能饜一般人的欲望，所以現在研究古文字的人特別的多。不過除了守師承、宗舊說的學者外，都是片段的研究，沒有用整部古文字做對象的。

在學者們片段的研究中，固然有許多精確的

發見，但最大的弊病，是沒有一定的理論和方法，因之也沒有是非的標準。在同一的題目上，各自做了說，各人都以為自己是對的，在局外的人，當然辨不清誰是對的。這種現象所引起學術上的損失是很大的。第一，許多別的學術，像古史學，古社會學的研究者，處：和古文字有關，因此就不能進步。第二，許多學者的自尊心加強，只要自己說的話，總是對的，不願接受批評和忠告，因之，阻礙其個人學業的進步。第三，猜謎式的風氣既盛，有些人對於這種研究就灰心起來，以為是沒有出路的，有些人借此幌子，

以賣狗肉，因之，弄成極大的混亂，初學者無路可從，而阻礙這種研究的進步。

著者想在這種現象裡，闢一條出路，所以替研究古文字的人，設了下面的六條戒律：

(一)戒硬充內行　凡學有專門。有一等人專喜頑票式的來幹一下，學不到三兩个月，就自謂全知全能，便可著書立說。又有一等人，自己喜歡涉獵，一無專長，但最不佩服專家，常想用十天半月東翻西檢的工夫做一兩篇論文來壓倒一切的專家。這種做學問，決不會有所成就。

(二)我廢棄根本　在前面我已經講過研究古文字必須有種基礎知識，尤其要緊的是文字學和古器物銘學。有些人除了認識若干文字，記誦一些前人的陳說外，便束書不觀，這是不會有進步的。

(三)我任意猜測　有些人沒有認清文字的筆畫，有些人沒有根據精確的材料，有些人不講求方法，有些人不顧歷史，他們先有了主觀的見解，隨便找些材料來附會，這種研究一定要失敗的。

(四)我苟且浮躁　有些人拿住問題，就要明白。因為不能完全明白，就不惜穿鑿附會。因為穿鑿得

似乎可通，就自覺新奇可喜。因新奇可喜，就照樣去解決別的問題。久而久之，就構成一个系統。外面望去，雖似七寶樓臺，實在却是空中樓閣。最初，有些假設，連自己也不敢相信，後來成了系統，就居之不疑。這種研究是愈學愈糊塗。

(五)成偏守固執　有些人從一個問題的討論，牽涉到別的問題，因而發生些見解，這種見解本不一定可靠，但他們却守住了不再容納別說。有些人死守住前人成說，有些迴護自己舊說的短處。這種成見，可以阻止學問的進步。

(六)戒駁雜糾繆　有些人用一種方法，不能澈底，有時精密，有時疏闊，這是駁雜。有些人缺乏系統知識，常覺無處入手，研究一個問題時，常兼采各種說法，連自己也沒明瞭，這是糾繆。這種雖是較小的毛病，也應該力求擺脫。

凡研究一種學問，第一要有誠意。我想真要研究古文字學的人，一定會接收這種戒律的。

六　應用古文字學

甲　古文字的分類（附論分類法）和古文字字彙的編輯

古文字的分類，向来没有精密的方法，除了用義或音類次之外，只有説文的分部和鄭樵所創的分六書。

宋以後，鐘鼎文字的分類，完全是用韻的，到清莊述祖才想自創系統，但還和説文相近。嚴可均、吴大澂，完全根據説文分類，以後的古文字字彙没有不襲用這種方法，除了林義光的文源，是例外的。

因為六書説本身的不精密，所以用六書分類，是比較困難，且不方便。依照説文分類，則有一定的次序，只要照樣翦盧，所以一般人都喜歡用牠，也可

說，除此之外，別無辨法。

但是嚴密地說來，說文分類法的本身，很多可議。既想把部首當做文，原始的文，却又在中部底下有艸部，艸部，而且還有了蓐部。中字象形，是初文，艸和艸，和艸字有什麼不同，把艸字附在艸部，而艸和艸獨立為部首，又把明明是形聲字的蓐也昇做部首，可見是只要擁有所從的徒衆，就不管是否初文，同可做部首了。而且大字人字，都可以分做二部，有許多部首根本是不必要的。還有每部裡的象意字和形聲字都雜在一起。還有許多古書裡的段借字，

附在別部裡作為或體。還有些文字的隸部不當，例如盥字應入皿部，因沒有教字，就誤入幸部。

所以用說文來排比古文字，是很不妥當的。尤其是古文字材料日益豐富的現在，許多文字是說文裡所沒有的，字彙家以意編次有的附在部末，有的列入附錄，同一部首的字，有時分見十幾處，而同部的字，偏旁又多不和部首一致。

這種方法只好叫做排比，講到分類。由這種排比出來的字彙，既不能看出文字的發生和演變，又不能藉以作同類文字的比較研究，在最低限度內，

也不能予一般人以檢查的便利。許多字雖附有檢字，但這種檢字是為釋文做的，不是為古文字做的。在檢字裡有甘字，事實上則是甘字，檢字裡有敢字，事實上則是敢字，假使要查炯弟二字，檢字裡就沒有了，這種檢字，絲毫沒有用處。所以這種編法是失敗的。

在九一八慘變那一年的春天，我在瀋陽一家小旅館裡，開始用自然分類法來整理古文字。最先計劃做名始一書來代替說文，第二年秋季後在北京大學（容庚教）鐘鼎彝器文字，才實現這計劃的一部分。後來覺得範圍太大，太複雜，就把殷商，兩周，六國，秦系的文字分開來研究，而把名始擱在將來去做。這兩年

来所講的殷虚文字和鐘鼎文字，是根據這个計劃的。

拟立自然分類法的目的，是要把文字的整部的歷史用最合理的方法編次出来。因此，我決定完全根據文字的形式来分類，而放棄一切文字學者所用的勉强湊合的舊分類法。

我們的新分類法和文字發生的理論是一貫的。因為文字是由繪画来的，較古的象形和象意文字都是圖形，而最早的繪畫只象實物的形，所以用象形做部首，由象形字分化出来的單體象意字都隸

屬在「部」裡，例如：

人部

允字由
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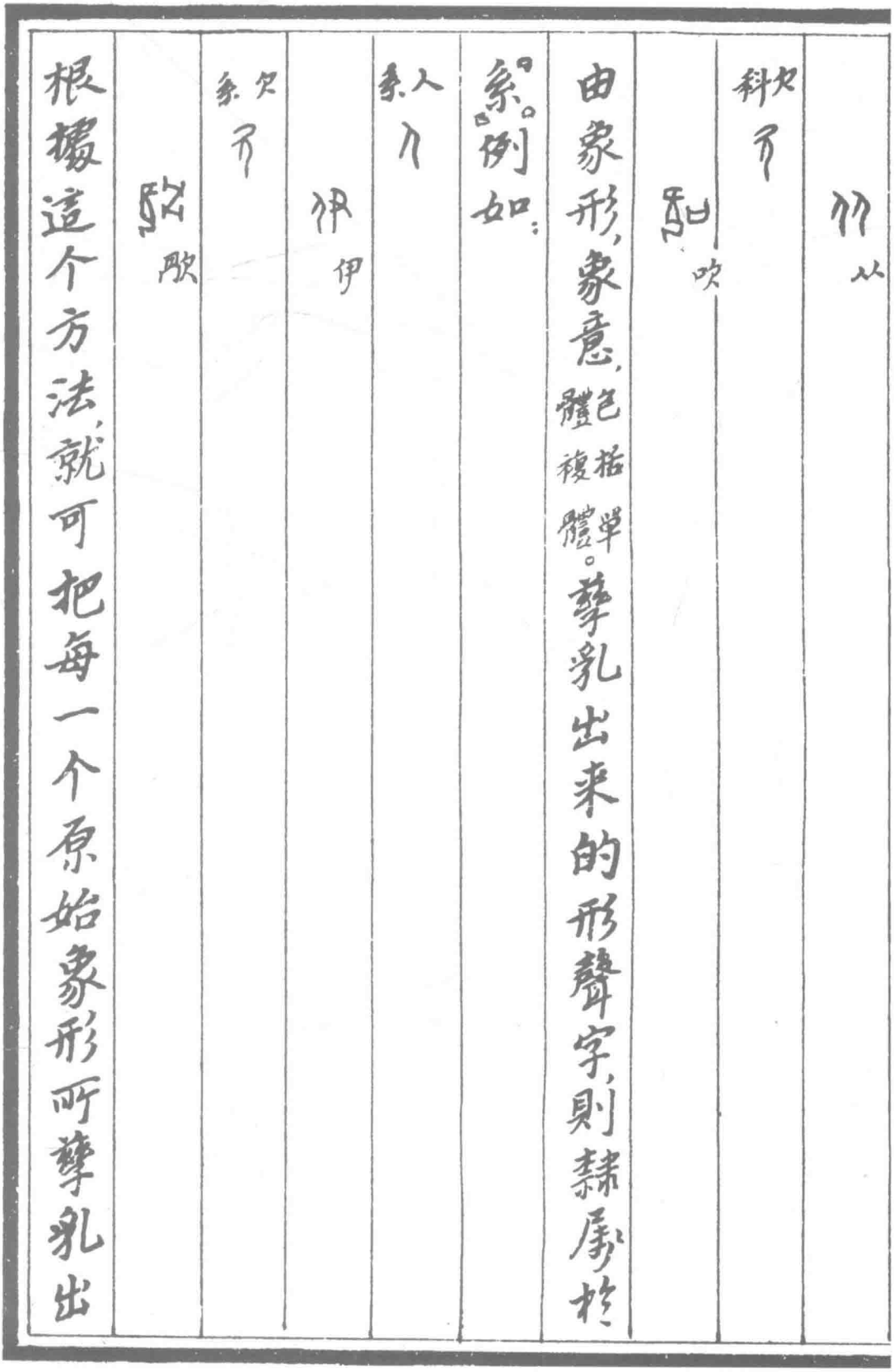
兀字由
變來

欠字由
變來

（中段節去）

由原始象形字或單體象意字所分化出來的（複）合體象意字，則隸屬於「科」例如：

人科


从
欠
科
吹
由象形，象意，色指單體複體。孳乳出来的形聲字，則隸屬於
系。例如：
人
系
伊
欠
系
驅
敺
根據這个方法，就可把每一个原始象形所孳乳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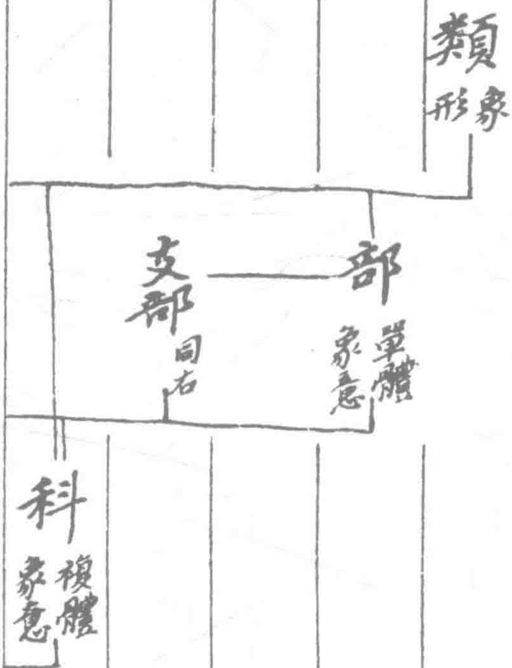
来的文字，都组成一个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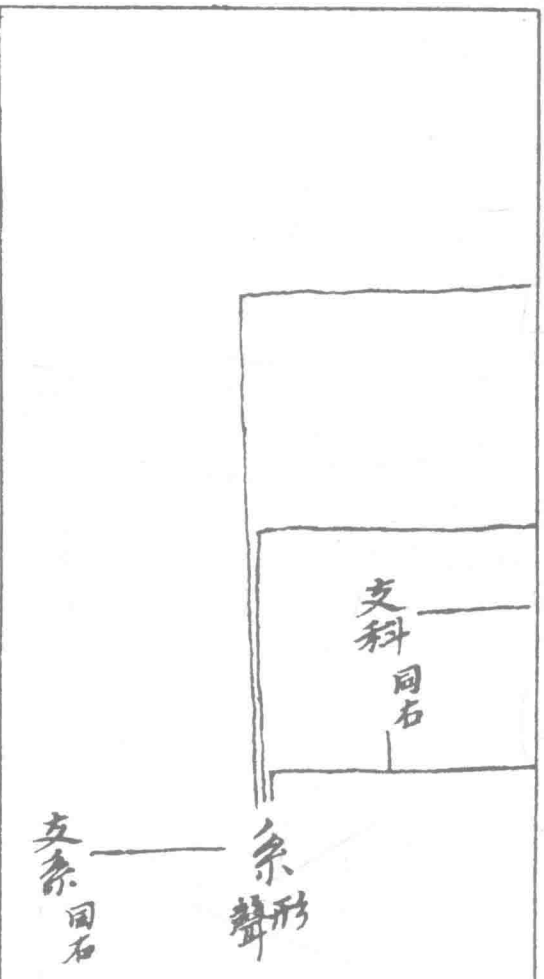
部和部間的繫連，我廢棄了許叔重的據形系連法，而分象形字為三類，第一是屬於人形或人身的部分，第二是屬於自然界的，第三，是屬於人類意識或由此產生的工具和文化。用這三大類来統屬一切象形文字，同時也就統屬了一切文字。

但是古代文字的發生，不是整齊畫一的，有些單體象意字，事實上和象形字一樣，例如[illegible]字的作大，此和[illegible]作[illegible]同。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每字都更分化出好些單體象意，因此，我添出一个「攴部」的名稱来。如：大攴部，女攴

部等。有些複體象意字，分化出來，還是複體象意例如𣥠字，本屬𣥠科，而又有從𣥠的𣦻字，就只好添出一个𣥠支科來。而形聲文字裡，像：齒從止聲，而從齒的字很多，就可以列為齒支系。

上述的分類法，用圖示如下：





這是合理的分類法，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文字的孳乳和演變的情形，可以取同類的文字比較，可以推出文字的涵義。雖然，要想立一個新的系統，將遇見許多困難。例如：象形字的確定，𠂤𠂤字，我先以為象形字。後來才定為象意字，當隸于𠂤部。𠂤水形，與𠂤（地理，與山意同。）物質，與火意同，𠂤象意和形聲異。

的區別，形聲字裡聲母的找出，以及部，科，系裡面列字的次序，在實用時，新問題會給繹以來，不過都是枝節的問題，也得要用心去解決的。

編輯古文字字彙的合理的方法，當然只有自然分類法了。不過，應用這種方法，不是短期內所能成功的。在暫采別的方法時，至低限度得具備下列四個條件：

(一)得用古文字偏旁做索引，且必每一偏旁俱作索引。如偽字當分隸亻牛重等四部。

(二)得每字詳載出處。

(三)每字下所輯重文，當依歷史排列。

(四)每字所出的銘文，當附注。

至於合乎理想的字彙，要遵守這些規律，是毫無問題的。

乙　研究古文字和創造新文字

有些學者照不起古代的東西，以為把塚中枯骨翻出來整理是無用的，但單就文字學一端，我們就可以證明這種觀念的錯誤。

文字是一個民族裡的文化裡最重要的工具，文字的難易，和文化的進步有密切的關係。我國現

行的文字，字形太繁而難認，形聲字雖有聲母，但多變化，同一聲母的字，讀法不同，難於記憶，這種困難使識字的人減少，而文化降落，所以有識的人士，都在想法改革漢字。

改革漢字運動，有兩種，一種是簡字，一種是拚音文字。前者雖也極盛一時，但原有的簡字不多，不足供改革的需要，而且毫無規律，有時比原字還難認，記不注讀音，還是難認，所以一般人都以為不是澈底辦法。後者雖現在難於實現，或竟永遠不能實現，而一般人却都認為合理的改革。

我由文字學的立足點說，是不贊成把漢字改成拼音的，因為注音文字的優點，遠勝於拼音。

(一)注音文字，因音字多，字音單簡易記，國音常用字彙所收九千字左右，只有二百六十五個音單位。每一音單位，有聲調的不同。

假如改為拼音文字，勢必字不同音，以英語來說，近出韋氏字典有十二萬字，雖有些同音，但音單位的多，是不便記憶，是毫無疑問的。即以桑戴克氏所選常用一萬字，而論，除了從小時所習熟的言語外，要從書本上一一記憶，也是很困難的。

(二)注音文字，因有形符，規定意義，便於懂了解與學習，尤其是專門名或術語辭，可以不費力的解釋。例如：銅、錫、一

望而知是一種金屬。但拼音文字，沒有這種優點。在沒認釋 Copper 和 Zinc 之前，只覺得是一堆記號而已。

(三)根據上一個理由，注音文字，便於研究科學。

假定由聲調的變化，把二百六十五個音單位，變成一千幾百個音母，同時再規定五百个形母，至少可以造出五十萬個字來，這是儘夠用做新名詞了。不夠的話，還可以兩字或三四字組合成複合字就可多寫。但我們除音單位外，只要認識五百個最簡單的形母，這是不很難的事，所以科學知識易於普及。拼音文字防字音的漏同，必須把科學名辭造成難於記憶的字，有時因實用

的不便，又改作減寫或記號，更難記憶。所以一般人看到有關科學的術語，便覺茫然。

(四)以文學的方面說，注音文字因有形符的關係，有字形上的美麗的色，又因每字單音（而具聲調）的關係，可以做對偶，這種優點是拚音文字所沒有的。

(五)以藝術方面說，注音文字方整劃一，所以書寫的藝術特別發展。這也是拚音文字所不如的。

由上五點看來，注音文字在學術文化上的價值，確在拚音之上。在口語裡同音字多，雖是一種短處，但不是沒有法子補救的。例如一隻雞和一架機器，顯然有別。文化

的進步，不在語言的繁複難記，而在所用以記載的文字簡單而易於理解，注音文字是適合這種條件的。

我雖不贊成把漢字改成拼音，但同情於漢字的改革。我以為改革漢字，並不是見異思遷，而是求漢字的合理化。

當我們研究文字史的時候，就可知道古文字是從象形和象意——圖形文字轉變成形聲文字——注音文字，這是漢字的一個大進步。尤其是變為注音而不變為拼音（即上），是很有價值的。形聲文字發展後，圖形文字逐漸淘汰，到小篆時代，形聲字和非形聲字

的字母，合計不過一千左右。除了非形聲字外，只要讀出聲母就得本字的音。現在的形聲字讀音和聲母不合，這是年代太久，聲音變化必然的現象，不足為形聲字病。

我們既需要改革，使文字合理化，那我們就得研究過去的歷史，保守或擴充其優點，而修正其弱點。由此我發見形聲字，即注音文字裡列有形符，即義符這一點，應該改保守或擴充，所以我主張創造一種新形聲文字。

這種新文字的目的，一方面要保持固有文字的優點，一方面要求其更簡易合理而能儘量便利於

學術的研究。要使舊有文化不致因改革文字而衰退，而新文化又易於促進。

根據這種目的，我規定創造新形聲字的大綱如下：

(一)凡文字分字母及形聲字。

(二)字母以形母為主，即義母。至多約五百字左右。（說文五百四十部首，大半不夠形母的資格，當加考證，選擇歸併。一方則增加新部首。）

形體方面當力求簡單。或利用古本字，如申可代表電。或利用簡俗體。

(三)形聲字一律改為左形右聲。且只許兩合。

(四)形聲字的聲母，用注音符號拼出。此注音符號約有四十個，根據現行注音符號。須被包括在字母內。

(五)凡字的聲調，在聲母四側，注以符號。

(六)凡複合字，例如周易，飛機，中華民國。於最後一字下注以數目字。此法出六國文字，如以王二為工師。又通假穆二王，前人釋穆二王，似亦表示二字為一名而非重文。

(七)凡古書中非形聲字而不適於作字母的字，除改為新形聲字外，加注形母。仍保留其原字於字典中，別為古字，便讀舊版書或翻譯古書為新字

時，仍得應用。

(八)凡舊形聲字一律改為新形聲字，其注音一律用現代標準語，或畧加考訂。其他讀音，保存於字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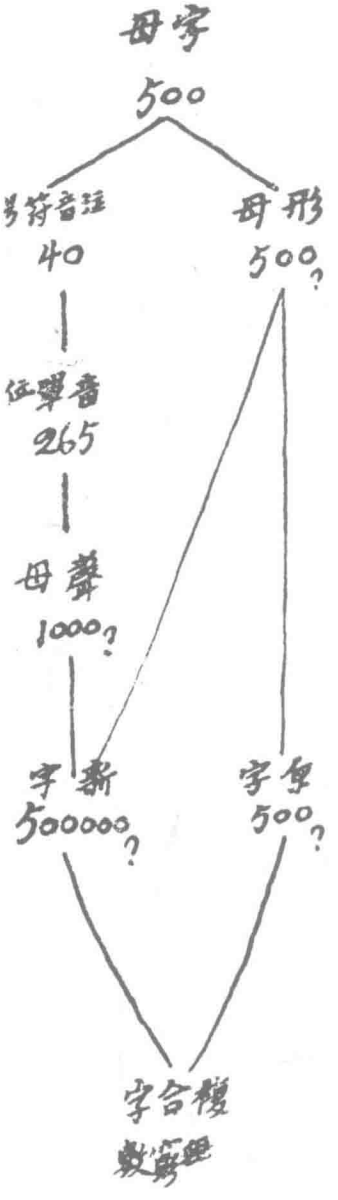
(九)凡舊形聲字的形母不足為字母，因而改從別的字母，和原來是假借字，今另造新字而改從別的字母，在字典中及翻譯古書時仍保存原形。

(十)凡翻譯名詞須用音譯時，宜以原文的每一音節當一單字，其複音節的字，則組為複合字。其國語所無的音素，得參取國際音標以

補充之。

這個計畫，當然不是頂完備的，還待修正增補。但已經可以看出這「新形聲文字」的特殊優點來了。

第一，這種文字簡單而易學，如下圖所示：（圖中母聲方面，姑采現行注音符號。）



只要學會約五百個的字母，便可統制數十萬新字，既易識音，又可以知道義的大概。失學的人只學聲母，也可以能看能寫，那就只要學四十个符號和拼音法則。

第二，這種文字是合理的。意符即形母方面可以儘量把重要的科學名詞容納進去，因此，可以減少冗繁雜亂的術語，使科學名詞變為淺顯。

第三，這種文字，對於固有文化，完全保存。

1、把舊形聲字，改成新形聲字，有益而無害。

因形聲字的聲母，本只注音，所以洚鴻洪同有洪水的意義，聲母作夆，鴻或共，是不拘的。那末，改為注音新法，當然無害，只要拼出字音，看見形母，當然可以認識的。

例如：

松柏杞梓寫做

木ㄙㄨㄥ、木ㄅㄛˊ、木ㄑㄧˇ、木ㄗˇ、（對依現行注音符號）

只要懂得拼音，決不會感覺不便，尤其是梓字，原來的辛聲，現在已不能做聲母，這樣一改，就便利多了。

2、古文化不致因文字改革而湮滅，因為除了形聲字外，盡力保存古字。

3、文學方面，藝術方面，原來的優點，沒有消滅。

第四，可以儘量吸收別國的文化。

第五，因複合字的規定，可以把字和詞分開。

第六，在印刷方面，每字（形聲）可分左右兩單體拼合，形聲字遠非形聲字，大約不到二千個單體，較舊字的數目為簡。（此點似不如拼音文字，但受西洋的印刷工人，許不覺得很難。）

以此故，著者提出這个卅案來。我們研究歷史，不只為滿足好古的私嗜。我們研究古的，要用以建設新的。我們希望能研究出最合理的文字，可用以建設偉大的新文化，因為這是文字學最後的目的。

下編正譌

十八葉上八行「人」字應作「𠂆」而寫作「𠂇」當作「𠂆」人字或寫作「𠂆」

廿八葉下十行「以前是不認的」「認」下脫「識」字。

廿九葉上十行「斫」字下，應補「斪」字一條。三十葉下一行「斪」字當移此。

三十葉上二行「當」即「新」字，下當補「金文亦每以『新』為『新』」

同葉上九行「斬」就是「析」的異文，下當補「卜辭以『𣎵』為『采』，又有『𣎵』字，舊亦不識。葉玉森附會為『冬』字，今

謂即畜字，均可證。

四十葉上六行「方濬益」當作「方濬益」。

四十二葉上二行「而說文卻誤做變了」「變」當作「孌」。

四十八葉下七行「漸變的文字」當作「以上所舉漸變的文字」。

五十一葉下一行「三人為卅」下當補「二女為姊，三女為姒」。

同二行「按大或夫，或下脫作字。

改訂本附改訂本正訛

目録

引言……三一五
上編……三一九
一、古文字和近代文字的界限……三一九
二、古文字的材料……三二一
甲、材料的類別……三二一
乙、材料的來源……三三四
三、古文字學小史……三四六
甲、文字學的起源……三四六
乙、漢代的文字學……三四八
丙、魏晋六朝的文字學……三五六
丁、唐至宋初的文字學……三六〇
戊、宋元人的文字學革新運動……三六四
己、清代的文字學……三八二
庚、文字學史上的新時期……三八七
辛、結論……三八九

中編 …… 三九一
一、中國文字的起源 …… 三九一
甲、語言的起源 …… 三九一
乙、中國原始語言的推測 …… 三九四
丙、文字是怎樣產生的 …… 三九七
丁、文字產生的時期 …… 四〇二
二、文字的構成 …… 四〇九
甲、三書 …… 四〇九
乙、原始文字 …… 四一二
丙、象形 …… 四一四
改訂本正訛 …… 四一九

古文字學導論 二十五年改訂本

秀水 唐蘭

引言

這部書裡所論述的有三部分。第一，確定古文字學的範圍，並述其歷史。其次，由最近研究古文字的所得，推論文字的發生和演變，糾正舊時文字學上的錯誤，並建立新的理論。最後，更闡明研究古文字的方法和規律。

這種研究，在目前是很重要的，但還沒有人去做過。專門學者往往只守住極狹小的範圍，做些瑣細的工作，而忽畧於有系統的研究。坊間雖羅列着許多關於文字學的新著，大半是庸俗愚昧的作品，祇以剽竊杪纂為能事。只因學校裡既有這種課程，就胡亂編些教科書來充數。在這種書裡，當然不會有一貫的理論的。自然，有一部分的作品，是較高明的，但也沒

有精密正確的理論和方法。

在無論那一個學科裡，這都是必不可缺的。但在中國文字學裡，却不很被人注意，無怪乎文字學的這樣衰微，——至少，對於他的同懷語言聲韻學而論，是這樣，——幾乎不能稱為一種科學了。許多文字學者，給傳統觀念束縛得非常堅固，使他們死守住陳舊的學說而不敢畧有逾越。對於新的學說，有的人完全不信，有的人相信其中的一二點，而拿來附會舊說，有的人雖頗相信，但因舊說是有系統的，改動了一部分，就將和另一部分矛盾，而新的系統還沒有建設起來，所以只在歧路上徬徨。這都是目前文字學衰微的重要原因。

文字學上新舊的分歧，由於古文字的研究的擴大。往時研究古文字的對象，只有說文所載的籀文，六國古文，和秦篆，——因為轉輾傳抄的緣故，還有不少錯誤。現在則有商和西周的文字，其材料較真確可信，而且，一部分的材料還比以前豐

富。一個無成見的學者，必能毫不猶豫地接受這大批新材料的。

但是，事實上不能如此簡單的。說文裡的材料雖在東周以後，可是學者間誦習牠已將兩千年了，又在清代儒者過分的尊重牠之後，即使是十分陳舊的偶象，也不容易推翻。而新的部分，像卜辭才發現了三十多年，還不能深印人心。銅器文字雖則從趙宋時已開始研究，但一直到現在，許多學者還不能脫離賞鑒古玩的習氣。他們的方法是神秘的，主觀的，可以任意推想而不需要客觀的標準。這種方法，又應用到卜辭和其他文字的研究。這種研究的成績，其不能取舊說而代之，是當然的。

文字學者不能利用新材料而研究古文字的人，不注意文字學，這是文字學的致命傷。文字學的發展，本在聲韻學之前，現在却落後了。這復興的責任，是我們所應肩負的。

這一部書，是懷着這個企望的。雖然不見得就能建立起古文字學的基礎，但只要能引起學者間的興趣，去共同研究，這礎石是不難奠定的。

上編

一　古文字和近代文字的界限

古文字這个名稱，最初見於漢書藝文志上，——張敞好古文字——漢代通常的稱謂是「古文」。漢人所謂古文有兩種，說文序說「古文，孔子壁中書也」，是竹簡上的古文，張敞因考尸臣鼎而說「臣愚不足以逆古文」，許慎說「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銅器款識裡的古文。

漢時實際常用的文字是隸書和艸書，小篆在那時已是古文字了。漢書藝文志說「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倉頡篇的原本，正是用小篆寫成的。但漢時却把篆書和古文分開，王莽時的六書裡就是這樣。許慎說「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又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可見篆籀不是古文。因為經師們把壁中古文經推尊太甚，以為只此是倉頡以來的古文，所以把古文兩字弄得太窄隘了。

其實孔氏古文，只是六國時文字的一種。七十子後學窗經的時候，並不如許慎所說，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而只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這種文字，並不比籀文大篆的時代古遠。

依據我們的看法，不拘是史籀，六國古文，抑或小篆，都是古文字，而小篆是古文字中間最後的一種。在小篆以前的文字，變革雖很多，但在小篆裡，我們還能看到一些象形象意的遺痕，所以不失為同一系統。

秦併天下以後，一方面由學者們省改別的古文字而作小篆，一方面同文字，罷其與秦文不合者，但不久就失敗了。一種新興的文字，隸書，突如地起來替代了小篆的地位，學者們的理想，終於給民間只圖簡便的心理摧破了。隸書本是由戰國時文字演變來的，但在形體方面起了劇烈的變動，大多數的文字，都因破體錯畫而成為一堆記號了。從隸書到今隸，

一即現代通行的正書，變異不多，所以我把隸書以後，劃歸近代文字，而小篆（以前）都歸古文字的範圍裡去。有些人以為古文字只是卜辭或銅器文字等地下材料的總名，這是錯誤的。

在古文字裡，還可以分為上古近古兩期，這是以形聲文字的興起來區別的，在後文另有詳細的解釋。

二　古文字的材料

甲　材料的類別

古文字的材料，大致可以分為古書裡的和古器物銘刻裡的兩類。

古書裡的材料，有：(一)籀文，或大篆，(二)六國古文，或奇字，(三)小篆，(四)隸古。隸古是用隸書寫出的古文字，不是通行的隸書，所以可視為間接材料之一。

關于古器物銘刻方面，品類異常複雜，如其由器物的本質來說，就有玉，石，甸，甲，骨，金，銀，銅，鐵，竹，木等的區別。但因器物

種類的不同，材料發見的多少不一等關係，通常的分類，大概注重於較重要的部分。例如：(一)甲骨，即卜辭，(二)銅器，即金文，或鐘鼎，(三)陶器，(四)鉥印，(五)貨布，(六)石刻。

這種分類，在蒐集材料時較方便，在研究銘辭的時候，也容易有效果，但在另一方面說，却很有弊病。第一，這種方法是不科學的，忽而根據器物的品質，忽而根據器物的用途，因而發生困難。第二，許多不屬於上幾類的古物，因材料少而無法歸類，容易忽略。第三，材料的時代沒有畫分，兩個相隔很久遠的東西會混在一處。第四，同時代的器物，往往分列各類，無法比較。

基於文字學的觀點，我曾提出一種新的分類法。我們可以不管這材料是古書裡的，或古器物裡的，我們也可以不問器物的用途，或品質，所應注意的，只是時代與地域的區分。由此，在已發見的材料裡，分為下列的四系。

一　殷商系　以甲骨卜辭及銅器為最多。中央研究院在安陽發掘所得，尚有獸頭刻辭及陶器。此外見於市儈家及收藏家者，有骨柶，玉器，鉥等。

二　兩周系　以銅器為最多。陶器中有一小部分屬此期，如埙是。考古圖所著錄有石磬。此期以春秋末年以前之籀文也應屬此。

三　六國系　除竹簡已佚外，以銅器，兵器多陶器，陶器，鉥印，貨布，為最多，封泥和鉥相近，金爰和銅貝和貨布相近。玉器，石器，銀器，量不甚多。說文裡的古文，和三體石經裡的古文，均屬此。

四　秦系　以銅器刻石為多。權有石或鐵製的，量有陶製的。小篆屬此系，所以漢以後的篆書，都應附此。

這樣分類，既可以表現出每系文字的特點，又能包括各種畸零的材料，實是最善的方法。在目前，因研究的便利，固可

整用舊分類法，不過，在精密究備的古文字研究裡，是必需用這種方法的。

乙　材料的來源

現在所謂古文字，在秦以前，有些不能叫做「古」。左傳說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倚相能讀而別人不能讀，可見這種書用的是古文字。繞典啓籀漢說「粵若稽古」，可見是周人用古代材料來編輯的，這種史料，大概也是古文字寫的。大概周人所以為古文字的，至少在周以前，這種材料，可惜沒有遺留下來。

經過戰國時長期的擾攘，和秦的統一，舊時紛歧的文字，大都消滅，繼之起的，是整齊劃一的小篆，和苟且艸率的隸書，於是在漢人心目中，一切先秦文字，都是古文字了。

漢初正當秦焚書之後，惠帝才除挾書之律，武帝才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於是「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

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許多已亡佚的古書，都重行發現了。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魯恭王壞孔子宅，在壁中得禮，尚書，論語，孝經等，後來都歸中秘，這都用六國文字寫的，只因那時學者還沒有注意古文字，對這種材料，都忽畧了。

漢時所存的古字書有兩種。其一是史籀十五篇，後建武時亡六篇。其二為倉頡篇一篇，李斯，趙高，胡毋敬等所作，而合閭里書師所合并的。漢書藝文志說，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這兩種書原來都是用以教學僮的，在那時却成為很難讀的了。所以藝文志又說，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張敞好古文字，這回徵召，大抵是他鼓動出來的。後來平帝時又有徵小學，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未央廷中的盛事，那大概是揚雄等的意思。經過這兩回提倡，古文字就為學者間重視了。

成帝時劉向校中秘書，才用中古文的陽和書來校今文。

向子歆才創議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這時古文字學已盛，所以今文學家儘管竭力反對，古文經學終於大行。後來古文經學者許慎作說文解字，敘篆文，合以古籀。在史籀，倉頡，和古文各經全亡佚以後，這書是最重要的材料了。

古文經的原本是竹簡，藏在中秘的是否原本，今不可知，後來都亡佚了。但外間還有抄本流傳，魏正始中所立的三體石經有尚書和春秋的古文。石經久毀。宋時有一部分發現，也已佚去，只有隸釋裡保存着。近世所出殘石頗多，頗可以作研究六國古文的參攷材料。那種抄本的古文經到唐時還有流行，李陽冰有古文孝經和古文官書合為一卷。

六朝以後，一般人不會寫古文字，於是有所謂「隸古」，「尚書」的偽孔本，就是用隸古寫的，關于這一部分材料，在唐人寫本裡保存很多，但未必全可靠。字書裡所謂古籀，往往出說文外，雖然都是隸書寫的，有時也可以供參攷。

後世的今文經家往往懷疑孔壁出古文經的事，其實是無可疑的。剛過秦火的厄，在梁閒壁裡得到古書，是很容易的。敦煌的唐寫本正是絕好的例子。後來杜林在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晉時汲縣發見竹簡古書七十五卷，有周易紀年，瑣語，穆天子傳等。南齊時雍州發見竹簡，有汲冢瑣語，梁時任昉得一篇缺的書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可見這類簡書，在唐以前是常有發現的。竹簡日久朽腐，所以唐以後無聞，近時中央研究院在河南發掘所得只畧存影象了。但在吐魯番，敦煌等高燥的地方所發現的漢代木簡很多，其中有論語，史記等殘簡，以今證古，就可知孔壁古文，決非僞託了。

漢時雖常有銅器發現，見於著錄的，像孔悝鼎，尸臣鼎，仲山甫鼎之類，又近所發現的銅器往往有秦以前的東西而漢代加刻款識的，可是那時沒有人去注意收集。那時候，紙還沒有發明，沒有傳拓的方法，在簡牘上固然也可以傳寫，但那時

認識古文字的人太少了。所以，銅器銘辭，沒有傳布的機會。說文裡雖然提及鼎彝實際上都沒有徵引一個字。

魏晉以後，古器還時常出土，王肅說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媵尊。劉杳說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南齊時始興王鑑做益州刺史在古冢裡得銅器十餘種，梁劉之遴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此外史傳所記的還很多。但出土之日，即湮滅之期，這些材料，一毫沒有留存下來。所謂虞劦鼎銘，陶宏景刀劍錄，是一手所造的偽書，全無足觀。顧烜的錢譜，只收莽布以下，其書久已亡佚。

由上文所述，漢魏六朝的古文字材料，只有什簡。那時流布的方法，只是傳寫。傳寫本易錯誤，何況寫者往往不認識古文字。所謂隸古，錯誤尤多。一般好怪的人，漸漸造許多假的古文字，發表大都錄在鄭忠樞的汗簡裡。這是古文字材料被見史上的第一個時期。

第二個時期裡最可注意的是拓墨的發明。這發明的確切時代，已不可知，但能知道是由拓石經而起。本來石經刊成後，學者競相摹寫，到晉的中葉，還沒有拓本，而隋書經籍志裡的一字石經和三字石經却已是拓本了。（隋志注載：隋有一體石經，三體石經的像完缺，疑後魏初年的東西也許那時已有拓本。）由石經而及秦刻石，封演聞見記說：嶧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可見在唐前就有拓本了。

大概在隋末唐初，在天興縣南發見秦雍邑刻石，當時人稱為獵碣，又叫做石鼓，以為是史籀寫的，書家文學家都狠受衝動，韋應物、韓愈都有石鼓歌，因之，就為傳世古物中最煊赫的一件。這刻石在唐初就有拓本，蘇勗曾在上面做過題記。

由拓本更進一步，就有傳刻本的出現，聞見記又說：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尤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

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今開有嶧山碑，皆新刻之本也。杜甫說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兩說稍異，揆之在唐時已有翻刻本了。雍邑刻石後來也有岐下刻本，見薛氏鐘鼎款識。

會稽刻石在唐時大概尚存，史記索隱和正義都曾引過碑文，在宋初却似和嶧山刻石一樣，連拓本都不易得了。徐鉉曾寫過這兩刻石，後鄭文寶刻了嶧山，嶧山刻石宋時尚有，陳家本今未見。除此刻有上本，以鄭刻最佳。會稽一直到元時申屠駉才重刻。泰山刻石，宋真宗時摹本只存四十餘字，大觀時，劉跋親至碓下摹得完本刻泰山秦篆譜。今絳帖所存縮刻，當即本劉譜，絳帖雖題淳化五年上石，但實際刊成很遲。

詛楚文是北宋中葉發現的，廣川書跋說初得大沈啾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這是雍邑刻石以後絕大的發現。歐軾在鳳翔八觀裡首先歌詠，後來學者們對這文的注意，僅亞于雍邑刻石。

這時期裡，以石刻為主要發見，但作偽的很多，像岣嶁碑，延陵季子碑，壇山刻石等，都是唐宋時不很懂古文字的人所造。法帖所載倉頡書二十八字，夏禹書十二字，史籀書六字，均不可信，李斯十八字乃李陽冰之誤。

除了石刻以外，其他古物還沒有被注意，開元十三年萬年出土五鼎，四個有文字的，說是垂做的。張懷瓘書斷說：往在翰林見古銅鐘二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字皆紫金細，似大篆，神采驚人。此外還有許多銅器，都沒有流傳，大概是還不會摹拓銅器的緣故。布在唐封演張台的譜錄裡，雖已有著錄，但不很盛行。

銅器文字的重視，在第三個時期。五代時，古文字學很盛，宋初頗受影響。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有古文二十一字，向中正和杜鎬詳其文。即薛氏款識仲信父方鼎。又內侯誤太公簋亦咸平時獻。秦公鐘本藏內府，皇祐間摹其文以賜公卿，楊南仲為圖刻石。到嘉祐時，劉

做作永興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得古器物很多，作洗秦古器記。歐陽脩作集古錄把劉氏所搜集的古器都收集進去。後來李氏古器物銘說，蓋收藏古物實始于原父而集古錄前代遺文亦自歐陽公發之，後來學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宋代所發現的銅器，現在所知道有六百多種，其中有少數偽器，像比干墓銅盤之類。

銅器之外，其他古物也畧注意，關于貨幣，李孝美、董逌、洪遵等都有譜錄，錄印，有楊克一的印格，薛氏款識引古今印格，即此。歸安陳介祺書志誤作晁克一。王俅嘯堂集古錄裡也有附錄，在考古圖等書裡，也間或收別的古物，但數量都很微小。

這個時期很（缺）南渡以後，因為地域的關係，獲得古器物的機會漸少，士大夫也不很注意這些了。

沈明兩代，對於印章，蒐集較勤，明末顧氏的集古印譜，有古玉印一百五十餘，古銅印一千六百餘，數量已很可觀。錢幣

一類，也頗有人繼續蒐集。到清高宗時，勅撰的書，銅器有西清古鑑，貨幣有錢錄，璽印有金薤琳琅。嘉慶道光以後，關于金石，磚瓦，各古器，學者開蒐集愈勤，新發現的東西也愈多，像印章一類的古鉢和封泥，貨幣一類的空首布，都是前人所未知的。陳介祺開始收集匋器，更是重要的發現。

這一期裡，對於古器物是兼容並包的，除了已亡佚不可再見的東西外，大抵都被蒐集。從漢以來，可以說最盛了。

但是，這些發現，還不過是一個序幕，到了最近，又變到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裡可以注意的是印刷術的進步，從綺縠室吉金文述開始用照像石印以後，材料傳布的方法，逐漸精美簡易，較之以前的刻本，不可同日而語。第二是殷虛甲骨的發現，由光緒二十五－六年到現在，還不到四十年，所得的材料有幾萬片，在各種古物裡，只有銅器，可以抗肩。

整批銅器的發現，像新鄭，渾源李峪，洛陽韓墓，壽縣等，大

抵是私掘的，方法粗疏，器物散佚，都是文化上極大的損失。我們所可稍稍自慰的，是中央研究院的發掘安陽，譚城等地業已走上科學發掘的道路。

近時發現的重要器物很多，銅器有沈子它敦蓋，井侯敦，次尊，次敦，鷹疣鐘，寧，石刻有秦安，泰畤兩碑，三體石經殘石，雍邑刻石有三個最好的北宋拓，泰山刻石有翻劉跋所見還多的北宋拓。至於有古文字的玉器銀器等，更為前此所未見。西陲木簡和燉煌唐寫本的發現，對古文字學也頗有裨益。

在古器物發現史的五個時期裡這是最絢爛的一個。這個新時代正在開始，我們希望還有更新的更重大的發現。現在的古文字材料，可確定的最早時代是商代，但已是近古期文字。上古期的材料，幾乎可說沒有。我想關于先商各代遺址的發掘，在目前可認為最急迫和最有意義的工作。

兩　材料的輯集

關于古文字材料的輯集，有兩種。其一是原料的蒐集，把有文字的器物聚在一起，其二是經過整理的工作，以文字為主體去分類編集。這兩者開的關係，幾乎是不可分的。

輯錄古文字的書，興于漢時，前此的史籀篇和倉頡篇，本都是記載當時的文字和後來輯錄的不同。漢書藝文志有古今字一卷，王先謙說：

儒林傳：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尚書，論衡云：壁中古文論語後更隸寫以傳誦，此蓋列具古今，以便誦覽。

大概是對的。魏張揖作古今字詁，現在還能在輯本裡看到原書的體例，我以為就是古今字的詁，和杜林的倉頡故一樣。（凡以古今字對照的是原書，訓故才是張所作。）

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敬仲名宏，是杜林的弟子，他的官書，唐宋開還存在，各書都引有作古文奇字，有誤作說文古文疏證。史記正義序例說衛宏官書數體也是古今字一類

的書。隋志還有古文奇字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唐藝文志和一切經音義俱作郭訓，訓大概是顯卿的名。）可見這類輯集的工作，漢時很盛行。

自許慎的說文兼采古籀，晉呂忱作字林，又有增益。魏晉以後的字書韻書也都有附列，不過已改寫隸書，不免錯誤。

早期的古文字的蒐集，除了史籀倉頡以外，大部分是由古文經來的。六朝以後，古文經漸漸亡佚，後世假造的古文漸漸增多，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都采集後人所寫的碑刻，（如碧落碑，雲臺碑，王惟恭黃庭經等。）古書，（如山海經，世本，同書，汗(?)傳等。）韻書，（如祝尚丘韻，義雲切韻，王存乂切韻，唐韻，籀韻等。）而且很多是從隸書改做古文的，其材料的蕪雜，就可想而知了。

從劉原父歐陽永叔著錄銅器以後，輯集銅器的書很多。除了集古錄，金石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紹興內府古器評一類，只存跋語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有器形的圖，像李公麟的

古器圖，今佚。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等的博古圖錄，無名氏的續考古圖等。一類只錄銘文，像趙明誠的古器物銘，金石錄云，右古器物石本古器物銘，余既集錄公私所藏三代秦漢諸器款識略盡，乃除去重複，取其刻畫完好者，得三百餘銘，皆摹刻于石。……近世士大夫閒有以古器銘入石者，然往往十得一二，不若余所有之富也。考古翟耆年籀史載古器物銘碑十五卷，凡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二卷，今佚。此書為集錄銘文最早者，薛尚功書即由此出。王俅嘯堂集古錄，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原為石刻，咸熙明法書敘云，碑在江州，蜀有翻本，後多一戚鼎字，肥關尚存全帙，未見，中央研究院所印，僅數葉。又有薛氏手書本，明崇禎朱謀垔刻。又明萬曆萬岳山人刻本，清光緒劉世珩刊本均從傳抄本出。王厚之鐘鼎款識等。

夏竦作古文四聲韻，在序裡說到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他的書就為了認識古器文字的目的而作，但在書裡還沒有采集。宋刻本附有數字，汪本謂是後人所增而刪去。元祐壬申七年呂大臨作考古圖，後來就有趙九成的考古圖釋文，政和中黃伯思曾作古文韻，以夏竦所集和趙善繼所廣為主，益以款識石刻印章等，詳東觀餘論但似未傳於世。同時王楚作鐘鼎篆韻，到紹興時，

薛尚功作歷鐘鼎彝韻。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鐘鼎彝韻七卷，說：

右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此即趙九成所集，改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盛熙明法書攷說：在江州，版內一卷象形奇字，一卷器物名目，五卷韻。其書明時尚存，今佚。元楊鈞作增廣鐘鼎彝韻，今存。

元明以後，這一類的書很多，但材料只是這些。所存的像李登的摭古遺文，朱時望的金石韻府，一直到清汪立名的鐘鼎字源，都不過轉輾稗販而已。

宋以後，刻印的風氣大盛，於是有薈集古印的譜錄。法書攷所載，宋元人所集的有宣和印譜，楊克一圖書譜，（即俗稱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夜古印譜，姜夔集古印譜，吾衍古印文，趙孟頫印文等。（今俱不存，惟說郛有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元明閒印譜愈多，至清初已

有二三十種。清康熙時閔齊伋作六書通，常來用印文，後來不通字學的摹印家，往往據以刻印，其實此書體例蕪雜，真假混殺，一無足取。嘉慶時，袁日省作漢印分韻，謝景卿作續集漢印分韻，桂馥作繆篆分韻，都專集古印文字，比宋以來別的古文字書，較為精確。

清高宗勅撰西清古鑑，寧壽鑑古等四書，當時雖只刻估鑑，而且流傳未廣，但臣下確受很大的影響。嘉慶元年，錢坫刻他所著的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九年，阮元刻所輯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搜集銅器的書於是乎大盛。西清四鑑是取法於博古圖的，阮書是有意續薛的，錢書以己所藏為限，和洗泰古器記的性質相類。後來想續阮書的很多，像潛吾心室彝器款識，攈古從古堂款識學，攗同鈎清館金文，吳榮光攈古錄金文，吳式芬攈遺齋彝器款識及釋，方濬憲齋集古錄，吳大澂愙齋集古錄金文，盛昱等是。專輯自藏的大抵兼器形，像曹載奎的懷米山

房吉金圖，劉喜海的長安獲古編，吳雲的兩罍軒彝器圖釋，潘祖蔭的攀古樓彝器款識，端方的陶齋吉金錄，丁麟年的移林館吉金圖識等，都是這樣，只劉喜海的清愛堂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無器形，（簠齋吉金錄乃後人所輯，亦無器形。）是例外。吳大澂的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兼采別人所藏，也是一個變例。

嘉慶時嚴可均作說文翼十五篇，輯鐘鼎拓本，用說文來編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革，脫離了夏竦以後用韻編次的窠臼，而復回到汗簡以前的方法。此書原稿據聞尚在，可惜未刊行。同時莊述祖作說文古籀疏證，今存殘稿。據他的條例說，原意要編彝器文為一卷，而所得拓本很少，大都從摹本，不很可信。又莊氏想自立系統來代替說文，所以不是搜集材料的性質。（書中所采材料也極蕪亂。）

乾嘉以後，古器物學大盛。印譜方面約六七十種，較著的有高慶齡的齊魯古印攈，郭申堂的續齊魯古印攈，吳大澂的

十六金符齋印譜等，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所收最為繁富。封泥有吳式芬陳介祺合輯的封泥考畧。錢幣方面，著述很多，搜羅最備的要算李佐賢的古泉匯，和李與鮑康同編的續泉匯。古陶最後出，陳介祺所藏很多，但只有拓本，沒有輯錄成書。雁邑刻石，張燕昌曾據大一閣宋拓，校改刊石，後阮元曾重刻。

在這個環境裡面，吳大澂輯成他的名著說文古籀補，這是以銅器文字為主，兼采雁邑刻石，古幣，古鉢，古陶器等文字而成的。全書所輯，大都據拓本，與以前的材料書（含真）轉輾稗販的不同，所以當時就有盛名。後來依傍此書體例的有丁佛言的說文古籀補補，強運開的說文古籀三補。

自殷虛卜辭發現以後，王懿榮最先蒐集，王氏死後，大部分歸劉鶚，劉氏又繼續蒐集，光緒二十九年印行鐵雲藏龜，所收凡一千片。羅振玉繼劉氏之後，蒐輯更多，有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續編。劉氏所藏後來散佚，各家所輯

的有羅氏的鐵雲藏龜之餘，姬覺彌的戩壽堂殷虛文字，葉玉森的鐵雲藏龜拾遺。此外，日本各家所藏的，有林泰輔所輯的龜甲獸骨文字，王襄所藏的有他所輯的簠室殷契徵文，燕京大學所藏的有容庚所輯的殷契卜辭，河南博物館所藏的有關百益的殷虛文字存真，蒐集各家拓本的有商承祚的殷契佚存和羅振玉殷虛書契續編。此外拿大人明義士所藏，曾輯殷虛卜辭，是摹寫的，後又得甲骨很多，尚未印行。中央研究院，在安陽所發掘的，除了零星發表外，只有第一次所得，經董作賓摹為新獲卜辭寫本。英人庫全英，美人方法歛所藏，有方氏所摹的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但書中頗多贋品。

銅器方面，羅振玉搜集很多。他自己所藏有夢鄣草堂吉金圖，貞松堂吉金圖。閒陳氏所藏有滕壯的澄秋館吉金圖。古物陳列所所藏有容庚的寶蘊樓彝器圖錄和武英殿彝器圖錄。河南博物館所藏有關百益的新鄭古器圖錄，容庚所藏有

頌齋吉金圖錄，千甓吾所藏有雙劍誃吉金圖錄，劉體智所藏有善齋吉金錄，此書兼錄鉢印鏡帶等，搨與有善齋彝器圖錄，專收銅器。此外，搜集各家所藏的，有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圖錄，黃濬的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容庚的海外吉金錄等。

專錄拓本的，有殷文存和秦金石刻辭，並羅振玉輯。鄒安的周金文存，本也是羅氏的計畫，但鄒書真偽雜出，羅甚不慊，所以羅福頤編的金文著錄表不列鄒書。羅氏後又輯貞松堂集古遺文，又有補遺和續編，可惜都是摹印，總不如景印拓本。此外，順續羅書的有王辰的續殷文存。和羅書體例相近的有容庚的秦漢金文錄。又劉體智所輯小校經閣金文，材料很豐富。

璽印的搜集，在這時期裡還很注意，劉鐵雲羅振玉以下，到商承祚等所輯不下三十種。封泥有劉鶚鐵雲藏封泥，羅振玉齊魯封泥集存，周明泰續封泥考畧等。專輯古鉢的書，有黃

濬的尊古齋古鉢集林。

匋器和錢幣著錄較少。匋器自鐵雲藏匋後，有吳隱的遯庵古陶存，太田孝太郎的夢庵藏匋，王獻唐的鄒滕古匋文字等。周進藏匋很多，惜未印行。錢幣拓本，印行的只有戴熙的古泉叢話，王錫棨的泉貨彙考，江標的古泉拓存，王懿榮的古泉精選等。

石刻方面，雁邑刻石的中權後勁兩本，和泰山刻石，均已有景印本。容庚有古石刻零拾的輯集。三體石經有陳乃乾輯本，但所闕很多。西陲木簡方面，已發表的有羅振玉王國維的流沙墜簡，張鳳的漢晉西陲木簡彙編。

在這時期裡，編集文字的書，可以分為兩類，雖有繼承性的一類已見上文。第一類是把各種古器文字分別搜集，羅振玉最主張此說。金文編序說：

中丞指吳大澂既備采古禮器文字，復益以古貨幣，古匋鉢，

然稽其時代，雖均屬先秦，而論其書體，則因所施而各異。文多省變，可識者寡。今考證古籀，空尊彝之彝器，貨幣匋鉩，宜為別錄。

所以這一派的編集，如王襄的簠室殷契類纂，商承祚的殷虛文字類編，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篇，孫海波的甲骨文編，容庚的金文編，金文續編，羅福頤的璽印文字徵，顧廷龍的古匋文舂錄等，均限於一部分材料。商承祚還有石刻篆文編，但未印行。

另一類是用各種材料混合編集的，如日人高田忠周所編的朝陽閣字鑑和古籀篇，材料蕪雜，無足取。除文鏡的古籀彙編，集鐘鼎字源，說文古籀補說文古籀補補，金文編，古鉩文字徵，殷虛文字類編六書的正編，刪去附錄，尚便於初學的查檢。

關於古文字的材料，至今沒有著錄過的很多，一方面，新

出的材料，隨時都有增加，蒐集材料編集字書的兩種工作，還有很大的發展，是無疑的。將來的工作，應當注意到時代和地域的區別，華學諫曾輯過一本奏書集存，雖不很精善，但我們不妨用這體例去編些精善的字書，於古文字的研究，將有更多便利。

三　古文字學小史

甲　文字學的起原

文字雖用以代表語言，但他的本身是形體，形體是由繪畫來的。語言的聲音和文字的形體，最初是諧合的，見了形體，就可以明瞭他們所代表的語言。日子一多，可就不然了。聲音形體，在歧路上分手，各自走上變化的新路，愈走愈離得愈遠。每個文字所代表的語言，往往不是原來的意義，而從他們的新形體裡，也大都看不出制字的本義。於是，每個文字為什麼要這樣寫的研究，就發生了，這種研究，就是文字學。

文字學的萌芽，大概在周代。爾雅據說是周公所做，雖無確証，但蟲魚鳥獸艸木的正名，很多形聲字，確像是一個時期所創造的，而這個時期當在周初。又史籀篇據說是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王國維以為六國時西方通行的文字，但由所存的籀字看來，王說大概是錯的，這種文字至遲也當在春秋前期。

春秋時解說文字的風氣很盛，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莊王說「夫文止戈為武」，十五年，伯宗說「故文反正為乏」，昭公元年，醫和說「於文皿蟲為蠱，皿都由形體方面去剖析了。到六國時，學者開對於文字都很注意，因為那時的文字混亂太甚，就引起了「書同文」的思想。那時盛行倉頡作書的傳說，作書的時候，當然得有理由，韓子五蠹說「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此類解說，在當時大概很多，因而文字構造的理論也有了。周禮保氏有「六書」，周禮是六國時人做的，可見那時

的解釋文字，已有系統了。

秦併天下後學者們同文字的理想，居然達到了。他們創作小篆來替代大篆，這確是有規律的改革。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都是用小篆寫成的。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書藝文志有八體六技一書，六技大概就是保氏的六書，八體是字體的區別，六技是造字的技術。前人以為六技是王莽時六書，是錯誤的。八體六技應當是漢以前的遺書，所以藝文志的次序，在史籀篇後，倉頡篇前。而且漢人把六國文字叫做古文，奇字，不會知道秦書有幾體的。（衛恒說「以八體試之」，當是蒙阿丞相秦律而作，不是漢時有此八體。）

乙　漢代的文字學

漢初，通行的字書，是合併了爰歷博學的倉頡篇，那時的人都喜歡摹仿他，像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長

的元尚備，都是。後平帝時，徵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未央廄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這類字書的編集，到東漢時更狠流行。

自然，這種字書，都是把日用的文字，編成文句，以便記憶，是不能稱為文字學的。但牠們和文字學的發展，却狠有關係。宣帝時，因為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敞傳子咸，咸傳敞的外孫杜鄴，鄴傳子林和張吉子竦。杜林做倉頡故和倉頡訓纂，他的正文字，過於鄴、竦，所以，漢書說世言小學自杜公。

由張敞好古文字，釋尸臣鼎的銘，通倉頡篇的讀，開了研究文字的風氣，到平帝時，通小學的人，已有百數，著名的學者有杜鄴，爰禮，秦近，楊雄等，古文字已成一時的風尚。湊巧成帝以後，劉向校中秘書，發見了古文經，在字句方面，較之通行本，優點狠多。他的兒子劉歆又十分喜歡周禮，左傳，毛詩等，替古

文經學樹立了家法，並且一度立於學官，由此，古文經學大盛，和舊時的今文經學相抗了。

古文經是用六國文字寫的，所以王莽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古文是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可見因古文經學的發展，這一類的古文字也被重視了。杜林寶藏着一卷漆書的古文尚書，他的弟子衛宏做詔定古文官書，六國古文是那時小學家必須研究的材料了。

但是，一般頑固的今文經學者，和俗儒竭力反對古文經學，並且不信古文字。許叔重在說文序裡說到壁中書和鼎彝的銘相似，下面又說：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鬻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云，

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可當作可）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敝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論。豈不悖哉。

可以看見這一派人的意見。

那時候，一班通人，像爰禮，楊雄，劉歆，杜林，賈逵，衛宏，徐巡，桑欽等，大都通古文字，喜歡古文經學，而對方今文經學的末流，所謂俗儒鄙夫，熊見古文經學將要盛行，因而作最後的掙扎，造出許多讖緯，託為孔子所作，用以抵抗古文經家。

緯書裡幾乎包括當時今文學家所有的常識：天文，地理，曆律，數學，小學等。在小學方面，他們所解釋的只是隸書，這種學說，現在還存留的，像：

士垂一人詰曲折著為廷。示戴尸首，以寸者為言寸度治分數之法，示惟尸稽于寸舍則法有分，故為尉，示與尸寸。

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臨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

囚言為警，刀警為罰。

二人為仁。

屈中挾一而起者為史。

土力于乙者為地。

兩口銜士為喜，喜得明。心喜者為意，意天心。

四合其一。按此說日字。

十從一為土。

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為水，兩人警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

人散二者為大也。
八推十者木。以上並春秋元命苞
蟲動於凡中者為風。
出之為言屈中也。並春秋考異郵
一大為天。
日生為星。
士力於一者為地。
禾八米為黍。
西米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為粟。
以上並春秋說題辭

此外像卯金刀的劉字，尤為習見。

在這種鄙妄的字說裡，可以看見今文經家的不學無術，和古文經家所以能代興的緣故了。古文經家不但相信古文字，並且闡明文字構造的理論。保氏只說六書，六書是什麼，却

沒有說到，班固的藝文志才說，"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劉說的來源，大概是八體六技。後來鄭眾做周禮注，許慎做說文解字序，所說略同。鄭眾是鄭興子，許慎是賈逵的再傳弟子，而興逵同是劉歆的弟子，可見這種理論是古文經學家才開始應用的。（張懷瓘書斷於古文條引詩緯援神契"蒼主文章"語，下云："倉頡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意，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紀也。"都是張氏的話，前人以為也是援神契所說的話，大誤。）

古文經學家既有了六書的理論，史籀篇，古文經傳，倉頡訓纂篇等材料，目睹俗說的流行，自然不得不去設法矯正了。於是五經無雙的許叔重采篆文，合古籀，博采通人，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綴錄一萬餘字，（序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今大徐本九千四百三十一文，重一千二百七十九。）為五百四十部。自序說：

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

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

這是他的條例。本來倉頡、凡將、急就等篇都把偏旁相近的字，聚在一起，到了說文裡更嚴格了，把所有的文字，找出五百四十個單位來立做部首，每一部首統率若干同偏旁的字，所謂「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於是這一萬多字，有了駕馭的方法了。在部首與部首之間，據形系聯，始一終亥，自成系統。在每部裡，字的先後，也都有次序。在說解方面，原本經傳，博采通人，每字求其本義。自六書說產生以後，這實是偉大而成功的著作。

漢以前的小學書，像爾雅、史籀、倉頡、方言、釋名、聲類等，都屬於訓詁聲音方面，只有說文是專主字體的，所以，在漢末已很盛行，鄭玄注禮，已見引用。（周禮考工記注引「鉤深也。」禮記雜記注引「有輔曰輸，無輔曰輇。」二句。）魏晉以後，一直到現代，這部書就成為文字學上惟一的經典。用現代的眼光去看說文，當然有許多可指摘的地方。許

氏所據的材料，只有籀古篆，比隸書固然好多了，但用商及周初的文字來比較，便又遠遜。許多文字在東周以後變化很大，已經無從知道本義。所以分部的錯誤，說解的穿鑿附會，都是免不了的。可是一直到現在沒有一部較他更好的著作，爾雅雖是經，在文字學史上，也遠不如他的偉大。並且因他保存的材料，可以做研究商周文字的梯階，在將來的文字學上，也還有重要的價值。

丙 魏晉六朝的文字學

魏晉以後，小學方面，分為三科。講訓詁的有倉雅之學，倉是合倉頡、訓纂、滂喜的三倉，雅是爾雅，魏張揖作埤倉和廣雅，晉郭璞作方言注，三倉注（新唐書藝文志有張揖三倉訓詁三卷，疑誤。又孫炎、李巡、孫炎、樓為舍人等而作），爾雅注，音義圖讚，張郭以後，這一派便很式微。聲韻之學，由漢末開始發展。孫炎作爾雅音義，才有反切。到魏時有李登聲類，晉時有呂靜韻集。後來音義和韻書都很

盛，到隋時有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和陸法言的切韻。字體方面，晉呂忱作字林，江式說他附託說文，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封氏聞見記說亦五百四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皆呂忱所益。張懷瓘書斷說字林剛說文之流，小篆之工，亦叔重之亞也。顧野王作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此據開見記今本作一萬二千七百餘字。五百四十二部，部目次序，都和說文畧異。又用隸書為主，雖以形體分部，但於每字的形體不很注意，只廣徵傳注和字書的解釋，所以面貌上雖是屬於形體的，實際却只是訓詁書。又後魏陽承慶作字統二十卷，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其書已佚，各家所引的遺文看來，和許呂的書還相近，但像：

> 竊懶人不能自起。瓜鉢在地，不能自立，故字從瓜。又嬾人恆在室中，故從穴。此應指嬾

稱甲立於左者卑也。

販，買之賤，賣之貴，朝買而夕賣。按此釋從
反之意。
以鼻就臭曰𠯿。
蚊按當作蠶蠶人飛蟲，以昏時而出。
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也。
反可為叵。玉篇琳音義
笑，從竹從夭，竹為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仇任字樣
規，丈夫識用，必合規矩，故規從夫也。
警，警防也。鹿之性相背而食，慮人獸之害也，故從三鹿。
衍，水朝宗於海，故從水行。玉篇顧
便，人有不善，更之則安，故從更，從人。集韻
朱右曰秣。龍龕手鑑
都，偏於會意，已開王安石字說的風气了。奧字，字統以為從宀
𠂤聲，𠂤音弓六反，下從廾，上從古文六字，而以從米作奧者為
非，可見在形聲方面，也都和說文不同。隋曹憲諸葛穎等撰注

苑珠叢一百卷，今亦不傳。書的體例或和王篇相近。又七錄有演說文一卷，庾儼默注隋志有說文音隱四卷，字林音義五卷，宋揚州督護吳恭譔。

漢末以後，隸書盛行，新出俗體很多。六朝碑誌造像裡，數不勝數。江式表說：

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辨士，以意為疑，炫惑于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斀。小兒為斆。神虫為蠭。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

魏世祖始光元年還曾頒行新字千餘。在這種環境裡，文字學當然受影響，高洪的字苑收影字，王義的小學收陣字。好古文字的學者，像李舟、顧之推、趙文深等，只有依傍說文字林來糾正乖謬而已。

丁　唐至宋初的文字學

唐初還承六朝的遺風，武后時有字海一百卷，當亦珠叢之類。唐書紀武后造十二字，曌，照 𠑺 天 埊，地 〇，日 囝，月 〇，星 𠺞 君 𢘑，臣 𡕀，載 𡔈，初 𠡦，年 𠙺。正 此外還有圀，國 𤯔，人 𤲑 證 𨲖 聖 𥠢 授 等字。當時很盛行。其實天日等字是有所本的，後人不明隸古，就一律歸於武氏了。

唐代立書學博士，以三體石經，說文，字林，來教學生，也用以考試，但這是歷史的研究。那時人所苦的是隸體的不定，所以學者多致力這一方面。唐初顏師古就作字樣，又有杜延業的羣書新定字樣，顏元孫有干祿字書，歐陽融有經典分毫正字。開元二十三年，玄宗撰開元文字音義，自序說：

古文字唯說文字林最有品式。因備所遺闕，首定隸書，次存篆字，凡三百二十部，合為三十卷。

據林罕說隸體自此始定。後張參作五經文字，唐玄度作九經

字樣，都專為經字的隸體而設。

在這時期裡，只有李陽冰是特出的。徐鉉等進說文表說：

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

林罕小說的序說：

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復加刊正，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

李氏是許慎的後進，二徐的前驅，那時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他由篆書家來刊定修正，於說文學的復興，不無功績，所以在宋以前很流行。但二徐都反對他，徐鍇的袪妄篇是專攻擊他的說法的。其實他所說也有長處像：

木象木之形木者五行之一豈取象於此乎。

日古人已圜像日形其中一點象烏非口一蓋籀文其外引其點耳。

不能說是誕妄。

賈耽鎮滑州的時候見李氏所纂漸驛記歎其精絶就命李氏的經騰纂說文的目錄五百餘字列名名為說文字原也叫做偏旁(旁)耽替他做序。

五代時蜀林罕據李陽冰重定說文用隸書解於篆字下名為集解又撮取偏旁五百四十一字作字原偏旁小說手書刻石。那忠恕說。

徐說文序源唯有五百四十部才部合收在手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旁少晶惢垔龜強五字故知林氏原疑誤後進其小說可焚。

又晁公武說。

……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旁，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卽必緣進禮記石經陸對，仁宗顧問，譯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自，從止，從帚，以自為聲，譯云從追，於聲為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吅從獄省，譯乃云，象犬嗥，此怪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可見林氏好怪，所以其書不能盛行。此外鄭忠恕曾寫過一本小字說文字源，見佩觿今不傳。夢英所寫的字源，錯誤很多。

五代時文字學者為二徐，鄭，林，四人，林氏承李陽冰一派，喜翻新說。鄭氏有汗簡，佩觿，很博雜。只有二徐崇古說文。小徐作說文繫傳，說文韻譜，大徐和句中正等校定說文，都有功於說文之學。二徐攻擊陽冰，但他們對於形聲相從的條例，不很清楚，所以錯誤謬妄也不少。

這一個時期是文字學中興時代，李陽冰、徐鉉、徐鍇三人整理說文的功績，在文字學史上，是永遠不會被人忘記的。

戊　宋元人的文字學革新運動

宋以後，文字學空於一尊，要明文字源流，只有讀徐鉉等所校的說文了。說文裡的文字，大部分是形聲，許叔重只說從某聲，而沒有說為什麼從某聲，這是一個缺點。王安石於是作字說，自序說：

>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橫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義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

他的書是用韻編次的，文字形體依說文，而解說多出杜撰，例如：

侖，非能自理也，非能與衆理理也，為人所令而已。

戎則操戈，役則執殳。並見戴侗六書故

把一切文字都歸於會意，這本是錯誤的，但因他在那時政治上的地位，主司用此取士，學子也不敢不習，所以曾盛行一時。唐蘭作字說解一百二十卷，而陸佃羅願等所著的書裡也都引他的新說。反對他的人說他「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楊時作字說辨，攻擊最力。陸游跋說：

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猶非定本也。葉適沿林燕語曰：凡字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畧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徼覆邊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

未嘗深究也。汪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況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析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閑然起而交訾，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而汪氏終於不傳，他想比說文更深一層的工作，終於是失敗了。

同時王壓美創右文說，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皆以戔為義，詳勝璞但沒有成書，說亦未行。用這方法來解說形聲字，曜較王荊公為優，但右文的名稱，也是錯誤的。

由字說的反響，張有作復古編專主說文，用以辨別俗字。南渡初，李燾作說文解字五音韻譜，這都還是墨守說文的。

但革新的運動，終於勃興。這種進步，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六書說的重新研究，另一方面則是銅器上古文字的發現，

本乘，在宋初，所謂古文字，除了說文，只有汗簡一類的材料，夏竦古文四聲韻序說。

尚書正義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腹狀圜圓，似水蟲之科斗也。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學之者鮮矣。兩漢而下，祭中郎刻石經，杜伯山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又汲郡安釐王冢壞得竹簡古文春秋書楚事者最精。晉、魏以降，隸習殆絕。唐貞元中，李陽冰子開封令服之有家傳古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校之韓愈愈識歸公，歸公好古能解之，因遺歸公。又有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亦云淳上耕者所獲。其次有右補闕衛包勒修三方記於雲臺觀壁今閻刻深碑銘於營道，及司馬天師漆書道德經上下篇幢，龍德中羅浮道士鄧山木重寫其本，藏之天台玉霄藏壁宋

有天下，四海會同，太學博士，周之宗正丞鄒忠恕首編汗簡，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句中正刻孝經，字體精博，而臺季建中總貫此學，頗為該洽，翰林少府監丞王惟恭寫讀古文，筆力尤善，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臣述事先聖，又備史官，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字，深懼顧問不通，以忝厥職，錄是師資先達，博訪遺逸，斷碑蠹簡，搜求殆徧，積年踰紀，纂籀方該，自嗟其勞，慮有散墜，遂集前後所獲古體文字，準唐切韻分為四聲，庶令後學易於討閱。

對於那時所謂古文之學，敘述得很詳細，但除了古文經以外，材料實在是太貧乏了。夏竦本意是集錄這些材料以備研究鐘鼎文字，但結果這些材料，大抵不能用。吾卽衍學古編說：

韻內所載字，多云某人集字，初無出處，不可遽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

熊朋來瀛鐘鼎篆韻序說

于時器款未備，其間鐘鼎字文款畧，頗泛取俗書以備奇字。

可見鐘鼎款識增多以後，這種材料就成為查閱了。

鐘鼎款識既多，相互比較，就可以認出一部分的字。自薛以後，像楊南仲、鄭友直、劉原父、藥君謨等都好識鐘鼎文字，而以楊為最，所釋多有根據。考古圖釋文引楊說很多。釋文說：

古文……其傳於今者，有古尚書、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尚可參攷。然以今所圖古器銘識考其文義，不獨與小篆有異，而有同是一器，同是一字，而筆畫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上下不一者，如伯百父敦之百字，一作㫃，一作㫃，一作㫃，一作㫃；寶字一作㫃，一作㫃，一作㫃；叔高父簋蓋底皆有銘，其簋字一作㫃，一作㫃，鼎之作字，一作㫃，一作㫃。其異器者，如彝、尊、壽、禽等字，器器等

畫皆有小異，乃知古字未必同文。至秦既有省改，以就一律，故古文筆畫，非小篆所能該也。然則古文有傳于今者，既可考其三四，其餘或以形象得之，如𢎿為射，●為丁，𨥫為壺，𠔀為冊，𤰔為卑之類，或以義類得之，如䝿為虞，鼎為貞之類；或筆畫省於小篆，如隹作惟，立作位之類；或筆畫多於小篆，如𨘻作萬，小篆乃邁字，爰作受，𥠖作秦，𨛜作郝之類；或左右反正，上下不同，如𠂢𣱵皆作永，福畐皆作福，笰第皆作善，𡛊𡚸皆作姬之類，有部居可別而音讀無傳者，如𣪘作𥁕，𥂝作𥃝之類，又可考其六七。

對於認識古文字的方法，說得非凡清楚，這確是文字學的一大進步，只可惜後來的學者，只會集篆籀，而不能在文字學的研究方面，再進一步。

六書的解釋和應用，自許叔重後，可稱絕學。唐裴務齊切韻於轉注創考字左迴，老字右轉之說，為郭忠恕徐鍇所駁斥。

除錯說文繫傳在上字注裡對六書解釋很詳。但他並沒有把每一個字用六書來分析過，所以還只是些空洞的理論。

脫離說文部次的束縛，專由六書說去研究，創始於鄭樵。他曾做過一本象類書，王筠說：

> 象類書十一卷，論文字象類，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八象不至則有假借之文，六類不及則有段借之字。又論楚書三卷。

象類書今佚，在他所著的通志六書畧裡，開頭有一篇六書序說：

> 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閒。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六書也者，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

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段借生焉一曰象形而象形之別有十種有天物之形有山川之形有井邑之形有艸木之形有人物之形有鳥獸之形有蟲魚之形有鬼物之形有器用之形有服飾之形是象形也推象形之類則有象貌象數象位象气象聲象屬是六象也與象形並生而統以象形又有象形而兼諧聲者則曰形兼聲有象形而兼會意者則曰形兼意十形猶子姓也六象猶適庶也兼聲兼意猶姻婭也二曰指事指事之別有兼諧聲者則曰事兼聲有兼象形者則曰事兼形有兼會意者則曰事兼意三曰會意二母之合有義無聲四曰轉注別聲與義故有建類主義亦有建類主聲有互體別聲亦有互體別義五曰諧聲母主形子主聲者諧聲之義也然有子母同聲者有母主聲者有主聲不主義者有子母互為聲者有三體主聲者有諧聲而兼會意者則曰聲兼意六曰

段借，不離音義，有同音借義，有借同音不借義，有協音借義，有借協音不借義，有因義借音，有因借而借，有語辭之借，有五音之借，有三詩之借，有十日之借，有十二辰之借，有方言之借。六書之道，備於此矣。臣舊有象類之書，極深研幾，盡制作之妙義。奈何小學不傳已久，見者不無疑駭。今取象類之義，約而歸於六書，使天下文字無所逃，而有目者可以盡曉。

又論子母篇說：

臣舊作象類書，總三百三十母為形之主，八百七十子為聲之主，合千二百文而成無窮之字。許氏作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今說文誤以子為母者，二百一十類。且如說文有句類，生枸，生鉤，有鬲類，生槀，生槀有朿類，生胖，生叛，有業類，生僕，生璞，檄拘當入手類，鉤當入金類，則句為虛設，槀當入木類，槀當入禾

類，則鹵為虛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為虛設，僕當入人類，臏當入臣類，則業為虛設，蓋句也，鹵也，半也，業也，皆孑也，孑不觸生，是為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從這兩節裡，可以看見象類書的大概了。他還做過一本六書證篇，六書畧的論一二之所生說。

臣六書證篇，實本說文而作，凡許氏是者從之，非者違之。其同乎許氏者，每篇標文字之成，而證以六書之義，故曰六書證篇。然許氏多虛言，證篇惟實義，許氏所說多滯於死，證篇所說獨得其生。蓋許氏之義著於簡書，而不觸離簡書，故謂之死，證篇之義，舍簡書之陳迹，觸飛行走動，不拘一隅，故謂之生。今舉一二之義，為說文之首篇者，可以見矣。說文於一則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

成萬物。故於一之類，則生元，生天，生丕，生吏。然元從上，丕從地，吏從又，皆非一也。惟天從一。證篇於一則曰：一，數也。又象地之形。又象貫物之狀。在上為一，故生天生百，在中為貫，故生毌生𠕋，在下為地，故生旦生丕，為貫為地者無音，以無所麗，則復為一矣，是以無音。說文於二則曰：二，高也。此古文二，指事也。故於二之類，則生帝，生旁，生下。然帝本象形，旁則形聲，下非從上而與上偶，證篇於二上則曰：二音貳又音上，殺上者為上，殺下者為下，在物之中者，象編連之形，在物之上下者，象覆載之位。故於二則生竺，生弍，於上則生元，生帝，於下則生丙，生靨，於中則生毌，生弔，於上下則生亟，生亘，在中在上下者無音，以自不能成體，必有所麗，是以無音。此證篇之旨也。

又在諧聲篇後說到他的六書證篇有二百七十六部，得諧聲字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鄭氏在文字學革新運動裡的成績比王荊公好的多了。他雖排斥說文，但是所用的還是許慎的方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由人不相信。所以他的說法，後來雖有不少的信徒，大家紛紛去研究六書，清代說文學者，因他營毀許慎而不願意稱道他，但象形兼指事一類的說法，始終沒有能跳出他的範圍。

如其把新的眼光重新估量一下，我們將見他所做的工作，雖大部分是失敗的，但並不是無意義的。說文裡對於六書，本沒有明確的界說，現在經他把每一個字用六書來分析過，六書的弱點和小篆的不足據，許氏的錯誤，都顯露出來了。他儘管彌縫，因而弄成許多可笑的說法，但他已經把有罅漏的地方，在無意中指給我們了。並且，公允的判斷者，一定會覺得在諧聲字方面，他所修正的分部方法，較之清代鉅守許氏的一班說文學者高明的多吧。

這種學說流行得很快元時有楊桓的六書統戴侗的六書故周伯琦的六書正譌明初有趙撝謙的六書本義大抵本於鄭氏。後來正統派的許學家對於這一類著作很看不起。

戴侗的書共三十三卷又六書通釋一卷。書內分九類他說：

書始於契契以紀數故首數次二天次三地次四人次五動物次六植物次七工事次八雜次九疑。

單就這一點說已經超出鄭氏之上不像他那樣雜亂無章了。在九類裡面又分出四百七十九目其中一百八十八是文四十五是疑文二百四十五是字文是母字是孑所以只有文才是最原始的文字。他以為指事象形是文會意轉注諧聲是字獨立為文判合為字文孳乳為字猶母生子字再孳乳猶子生孫所以照他的說法就可把一切文字攝入二百多個指事象形文或疑文裡去了。他的學說很多錯誤例如把及又認為轉注。但系統的

究密，是很可佩服的。

他於說文，在除本外，兼采唐本、蜀本。但他所下解釋，往往離去許氏，自出新意。又常用金文來作證，這是鄭樵所不及的。由宋以來，文字學上的改革，到他是集大成了。他的解釋有些地方，實勝過說文。

吾卿[四]研學古編對他的書很不滿意，說：

倘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穿鑿附會，旁不能全有，郤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日本音衆，加口不過為衆字，乃音作宮府之官，郤字不從寸木，乃書為村，引杜詩與村眺望，誤為證，甚誤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有篆隸，乃得其宜。今倘亦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鐘、鐘、鏊、鍠、衆、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鐘鼎文，卯字解尤為不典。六書到此，

為一厄矣。

這是從篆刻家來的眼光來批評的。其實戴氏收來俗字，在目前看來，具眼光值得稱許，因為一般人把說文所沒有的字，全叫做俗字，是不對的。至於用金文配合小篆，雜乱今古，杜撰偏旁，却都是書中的疵類。

周伯琦有說文字原和六書正譌。俳原把五百四十部首分十二章，疏六書於下。正譌是取字書中常用而疑似的二千多字，辨析本義，訂正傳寫之謬，而依韻編集的。周氏是鄭戴的後繼者，所以正譌序說：

張有次復古編，鄭樵作六書略，戴侗述六書故，莫不原於許氏。然張失之拘，鄭過于奇，戴病于雜。鄭樵言：許氏之書詳于象形諧聲，而昧於會意假借。其論至矣。數家之書，互有得失，綱領之正，鄭氏為優。會通而求之，六書之義，庶得其概矣。

可以看見他在文字學上的觀點。至於他的書裡並沒有什麼新的發明，只是推廣鄭漁仲的學說罷了。

在元初受鄭樵影響的，還有楊桓，他和戴侗同時，但似乎沒有什麼關係。所著有六書統二十卷，六書泝源十二卷。戴氏書只用金文來改正小篆，楊氏却更澈底，因為他同時受了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的影響，所以他的書裡，

凡序一文一字，必先置古文大篆於首，以見文字之正，次序鐘鼎文於下，以見文字之有，次序小篆於下，以見文字之變。文簡而意足者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磨滅數少，而不足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於小篆，而其開譌謬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悉復其故。

他推翻了以小篆為主的系統，是鄭戴所不敢做的，所以最受後世攻擊。其實小篆不是最古的文字，本是很顯然的事實。小篆為主的系統，雖不能兼攝比他古的文字。不過在楊氏時要推

翻他却未免過早。因為那時古文字的材料太少，有些文字被人錯認，又有些材料是後人偽造的，不別時代，不知正誤，不明真偽，而要構造一个古文大纂的系統，當然只有攬成一團糟了。

楊氏書以六書分為六門，

一曰象形，其別有十，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品，曰宮室，曰衣服，曰器用，曰鳥獸，曰蟲魚，曰草木，曰怪異。二曰會意，其別一十有六，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采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飛走，曰蟲魚，曰生植。三曰指事，其別有九，曰直指其事，曰以形指形，曰以意指意，曰以形指意，曰以意指形，曰以注指形，曰以注指意，曰以聲指形，曰以聲指意。四曰轉注，其別一十有八，曰天象，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采色，曰宮室，曰

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鳥獸，曰蟲魚，曰草木，曰怪異。五曰形聲，其別如轉注之數。總其聲則有四，曰本聲，曰諧聲，曰近聲，曰諧近聲。六曰假借，其別一十有四，曰聲義兼借，曰借聲不借義，曰借義不借聲，曰借諧聲兼義，曰借諧聲，曰借近聲兼義，曰借近聲，曰借諧近聲兼義，曰借諧近聲，曰因借而借，曰因省而借，曰借同形，曰借同體，曰非借而借。多類的糅雜，和錯誤，其說指事最誤，實不足為訓。

趙撝謙是元末的宿儒，著六書本義十二卷，分三百六十部，其六書論，六書相生圖等，都源出鄭氏，可目為這派學說的後勁。

己　清代的文字學

明代的文字學最衰微，魏校的六書精蘊，不過推衍楊桓的學說，楊慎的六書索隱，摭拾古文字而未備，趙宧光多荒謬，很幾先多荒謬。

明代無說文刊本，趙宧光顧炎武等所見皆五音韻譜。自毛氏汲古閣重刊宋本說文，學者才看見鉉本。乾嘉以後，說文之學大盛，那時的學者，講經學大都推重鄭玄，談文字就信仰許慎，合稱為許鄭，王鳴盛說：

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徧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說文解字正義序

可以代表那時學者們狂熱的心理。關于說文的著作很多，最著的是段玉裁的注，桂馥的義證，嚴可均的校議，王筠的句讀和釋例等，雖都是尊主許氏的一家之學，但在文字學方面，也不無貢獻，嚴可均尤多懸解，他說：

六書大例，偏旁移動，只是一字，左右上下，隨意配合，今乃覈爲兩字，如含嗛也，吟呻也，召評也，叨或饕字，啇語相訶歫也，啻直言，吥嘑也，句曲也，嘆噭嘆也，暮古謨字，古故

也，叶或協字；諅忌也，諆欺也；卟卜以問疑也，占視兆問也，矔目多睛也，舊古觀字；楙冬桃，楘車歷錄束交也；柔栩也，杼機之持緯者，栞篆文栞槎識也，枅屋櫨也，櫳房室之疏也，櫳檻也，暏旦明也，暑熱也；旰晚也，旱不雨也，穧穫也，穧穫刈也；袍襺也，裛褱也；忠敬也，忡憂也；慨忼慨，恩古文悉字；恭肅也，供戰栗也，怡和也，怠慢也；慔勉也，慕習也；慵懽也，愚戇也，悍勇也，𢘋古文姦字；忿怨也，忦憂也，㥩亂也，怒恚也；衍水朝宗于海也，洐溝水行也；拱斂手也，拲或拱字；批捽也，眥積也，妃匹也，改女字也；蛾羅也，蝥或蝨字；若此之類，或因轉寫之誤，或沿古籀篆屢變，偶爾同形，許君不復省併。以余考之，其得一字數義，必可省併者，十有七八。然猶可諉曰說解不同也。至骿或作腁，李古作杍，恒或作𢘋，尤為變例，究此類將重文得補數萬，豈復許君之舊乎？又六書大例，省不省只是一字，今本既云省，仍分兩字。如貝

母之茵，囧聲而曰明省，則不省即萌矣，漢蓳省聲而云難省則不省即灘矣。洞羅之洞冒聲而云冥省，則不省即溟矣。堀閟之堀屈聲而云屈省聲，部未復添堀篇。縱從聲，復添從省之縱。若此之類，顯然改補。

這是別的許學家不能說的。

清代小學家大都喜歡研究金石學。桂馥本是金石家，嚴氏有鐵橋金石跋，對於金文尤有研究。段玉裁雖沒有深邃的研究，但也曾用金文的攸勒來釋詩，因而說：

評氏以後，三代器銘之見者日益多，學者摩挲研究，可以通古六書之條理，為六經輔翼。

王筠更常用金文的字體來和說文比較。本來許慎在自序裡說到鼎彝其銘皆古文的話，所以研究銅器，可以說是許學的家法。近代古文字學的發展，也不能不歸功於這班做前導的許學家。

乾隆時許學已盛行，莊述祖却想利用彝器文字來建設出一個古籀系統來代替說文。但是他所苦的還是材料太少，認識不足。並且他想把一切文字都推源于甲子等二十二字，這是一種玄想。

嚴氏說文翼未刊，莊氏說文古籀疏證一直到光緒時才刻。乾嘉以後，金文學雖極盛，但辨識文字方面，進步很少。陳慶鏞鐘鼎款識自珍等所釋，往往穿鑿不經，只徐同柏許瀚所識，較有根據。吳大澂作說文古籀補，古文字才有專書，他又有字說，頗有些很好的見解，像"寧王寧考"，"前寧人"，"寧武"等寧字為文字的傳誤，二千年來沒有人說過，很可以壯古文字學的聲勢。但他不免蹈襲前人釋金文的方法，而有許多附說。

小學家不能深通金文，而金文家不治小學，所以辨識古文字的方法和條理，沒有人去注意。和吳氏同時的孫詒讓，以小學家兼金文家，條理清晰，方法精密，前此未有，所著古籀拾

遺，古籀餘論，契文舉例，名原等書，雖不免錯誤，但他所懸的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的鵠的却頗有一部分的成功。

庚　文字學史上的新時期

自殷虛甲骨發現後，中國文字學就到了一個新的時期。以前的學者治金文，只注意周器，周的文字和篆籀大致相近。周以前器文字本不很多，稍奇詭的象形字，就大都不以為文字，所以說文的系統沒有推翻。最先用金文來補正說文罷了。但甲骨文字發現以後，這種觀念，大有變化，因為離開小篆很遠，象形象意的文字較多，使大家覺得小篆為主的系統，不用再去維持，許學最後的壁壘，也被衝破了。孫詒讓的名原是這個時期的先驅，有些自命為正統派的學者，眼看着他要被許慎而祖宮頡，不禁義憤填膺，出而抵抗，於是有人說甲骨是假造的，銅器是靠

不住的，也有一反訓學的家法，說這種文字，不足為證。這種反抗的議論雖不少，但事實勝於雄辯，文字學將有極大的變革，已成為現代一般人的普遍觀念了。

繼孫氏後，有功於古文字的人，是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氏的殷虛書契攷釋開闢了研究卜辭和文字的新路，可惜方法太不謹嚴，開後來許多流弊。王氏的史學研究，提高了卜辭的聲價，文字方面，也頗有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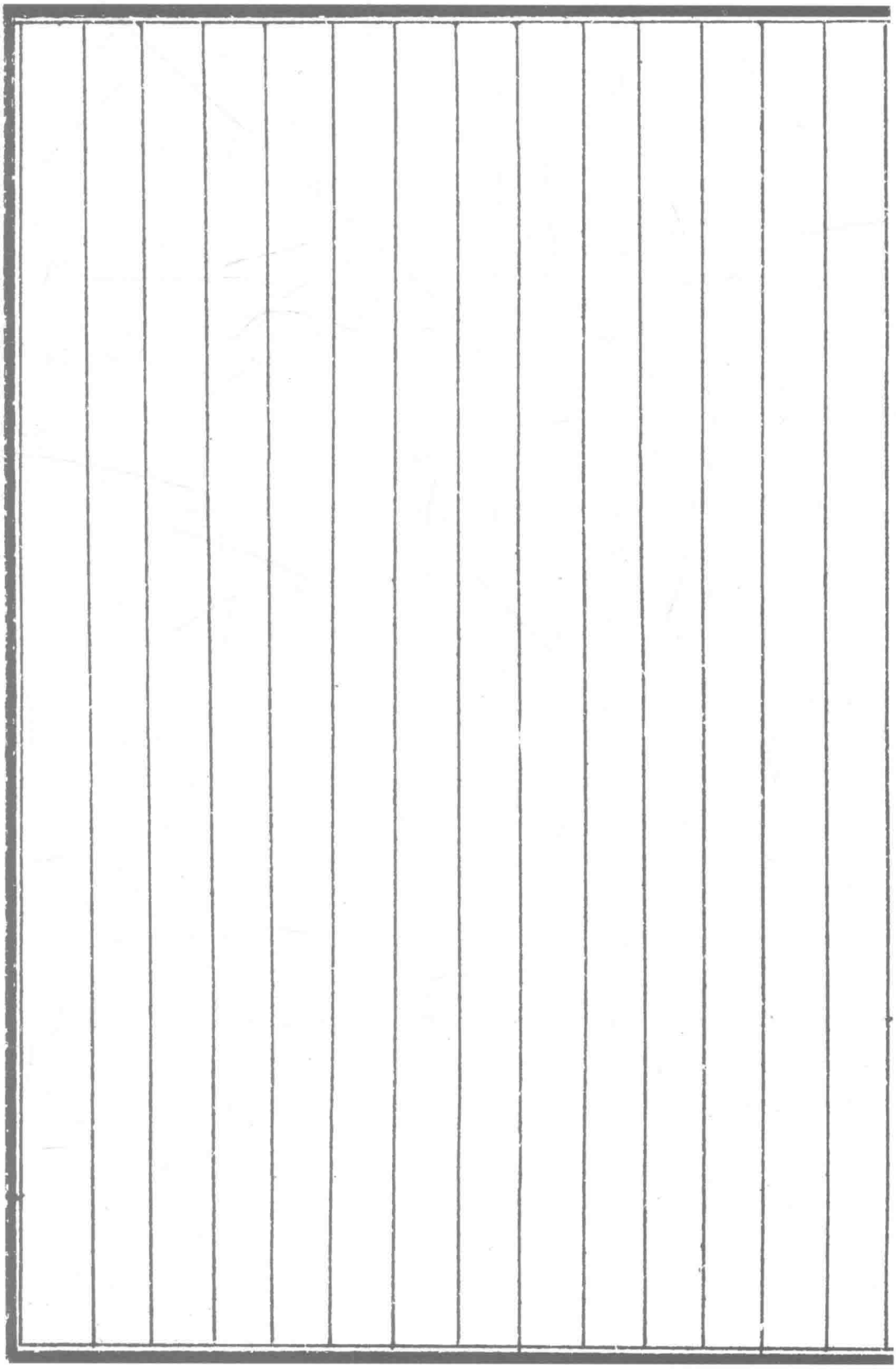
羅王以後，研究卜辭文字的人很多，最著的是葉玉森，所識雖多，大抵穿鑿附會，不可信據。他說"擊讨三千年上之殘餘文字，若射覆然，焉能必中"，正是他最忠實的供狀。研究學問，沒有方法而只去猜謎，猜中且不必論，猜不中豈不誤盡蒼生。這種猜謎的惡例既開，人人都可以識甲骨文字，末流便至於肆無忌憚，這實是古文字學進步中的一大厄。

和羅王同時的林義光著文源十二卷，專用金文來訂正

說文，金文所沒有的，仍用小篆。解釋方面，間有可取，但大部是附說。他的書是用六書分類的，一、全體象形，二、連遝象形，三、分理象形，四、表象象形，五、殺列象形，六、表象指事，七、殺列指事，八、形變指事，九、會意，十、轉注，兼形聲，十一、二重形聲，詳見所附六書通義，支離瑣碎，無可取，但他所駁正許說的，很切當，在那時候，不失為豪傑之士。

四 結論

由周至漢，是文字學的初始時期，魏晉以後，日漸衰微，唐至宋初為中興時期，宋元為革新時期，明代又衰落，清代重振，就開出一個時期。吳大澂孫治讓是這時期的先驅，羅振玉，王國維是這時期的後繼，四家中以孫氏方法為最精密，但還拘泥於經學，泥述於六書之說。所以要求大成，尚有待於將來。



中編

一　中國文字的起源

甲　語言的起源

文字是代表語言的，所以語言文字的關係異常密切，我們要研究文字的起原，當然得追究到語言的起原。但是語言起源最難研究，在有史以前的荒古時代，早已有了很複雜的語言，我們又何從探討無言到有言的經過呢？所以關於這問題只能推測一些或然的大概罷了。

有的學者說人類是經過無言時代的，但所謂無言，指狹義的語言而言。人類本由動物進化，動物已有傳達意見的呼號聲，那末人類自始就有語言。不過不是完備的語言，嚴格分別起來，就不算是語言了。

那種原始的廣義的語言，即人類和其他動物相近時的語言，我們可以分為本能的和學習的兩種。本能的是些簡單的呼

聲。當身體上某部分受刺激後自然發出來的，凡用以表示高興、滿足、喜愛、企求、失望、悲慟、憤怒、驚駭、畏懼、奇異等情感的聲音，大都是元音。由學習而來的，是摹仿其他動物以及自然界的各種聲音。像水的潺潺，大的熊熊，牛的牟，羊的羊之類。

許多動物已有家庭和社會，所以有些同羣共喻的語言，在最原始的人類裡，已經有了。統率者和被統率者，開口一定有很豐富的語彙，至少有許多動作的字，如飲食住行等。

原始語言，數量大概不很少，但不能算做完備的語言，因為他們的智識還沒有發達。在人類知識發達的時候，也正是工業藝術等發達的時期，是人和動物的分界。人類知識的發達，能把事物分析，較前精密，例如在形體上能分出大、小、方、圓、長、短、闊、狹、高、低、厚、薄等不同，在數目上能分析一二三四，以至更多的數目，這種真確的認識，促進人類的文化，同時新的語言也產生了。——這些語言，大概由口的擬勢，和聲的強弱長短

而產生的，由這種語言來傳播各種新知識，語言愈積愈多，文化也愈進愈高。

那時候，在說話時感覺到困難的，是許多實物的名稱，除了一部分實物，可以用摹仿聲音的方法外，無法可施，於是假借的方法就出來了。語言裡假借的方法，一直到現在還通行着，正像我們說湯圓藥粉煤油一樣，古人把頭頂叫做頂，顛，或定，因而有山顛，樹顛，又因而有頭頂上的天，把低下叫做低，於是有樹的根柢，有脚的称止，脚下的地，和地柢，這方法盛行以後，無論何物，都可有新的名辭，而語言才可完全表現一切事物了。

語言完備以後，隨着時代而發達，在每一種文化裡面，產生出許多專門術語，而普通語裡面也常有新陳代謝，所以各地域的語言都不一致，隔絕愈久的，就完全不同。

抽象語的起源較遲，像親戚，顏色，方向，萬物等，都是文化

很高以後才有的，所以許多較原始的民族，這類語言是很缺乏的。但我們不能說這些不是完備的語言，因為這種差異，只是文化高低的反映罷了。

乙　中國原始語言的推測

語言的起源，遠在文字以前，當文字創始時，已經夠複雜了。語言的本身，沒有法子保存下來，但文字方面，我們還可考見一些概略，我們由文字裡，也還可以窺見古代語言的形態。

不過，不幸的很，中國文字雖有聲符，而注音方法很不嚴密，每個字的聲音，隨時代地域而有變異，所以我們儘可以認識許多古字，可不容易知道牠們在古代的讀法，這在研究古代語的時候，將感覺到很大的困難。

但我們還有些方法可以推考古代的讀法，例如同一聲母的字，古讀應該相同，和摹仿聲音的字，讀音應和所仿者相近，同一語根的字，讀音應差不多之類。

在這裡，有一點是我們應特別注意的，就是中國語言的特點。誰都知道中國語是一種孤立語，這種語言的特徵，和她的文字有密切的關係。

有些學者想把中國原始語和文字發生後的語言隔開，他們以為中國語之所以為孤立語，是受文字的影響，他們不但主張原始語和近古以來的語言不同，並且假定早期的文字的讀法，有些有兩個以上的音節。

筆者對此不能贊同。中國語言，與其說受文字的影響，不如說文字受她的影響。我以為中國古代語的單語，大都是單音的，兩音節的較少，三音節的更少，到四音節以上，幾可說沒有。我們可以由古書和甲骨金文來證明的。（人名有四字的，但分屬於氏和名。）惟其如此，造文字的人，才使一個字只代表一個音，因為一個單語，至多不過用兩三字來代表，不見什麼不便，他們就不費心去造代表兩音以上的專字了。

所以許多兩音節以上的單語，古人就沒有替他們造字，只隨便借些同音字組合一下就行了。譬如鳥名的倉庚，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如名的茉莉，虫名的蟋蟀，已給後人添了艸和虫旁，變成專字，（這種字往往拆開來，不能單獨成義。）這是錯誤的。

學者想把古文字讀出兩個以上的音節，更是大錯。無論詩經裡韻文格律的謹嚴，可顯示每個字的單音，即以聯綿字說，假如一個字可代表兩個以上的音節，何必又寫成倉庚、茉莉等兩個字呢？楚人謂虎為於菟，是方言，鬬穀於菟仍寫於菟兩字，不是寫一虎字而讀做於菟。吳人自稱為攻吳，都寫作兩字，別國人稱她為邗，是攻吳的合音，就只寫一字了。可見一字只代表一音，決沒有讀兩音以上的事實。（合體字自是例外。）

中國語還有一種習慣意義雖有延展而語不變，像日月和今日今月的日月是一樣的。也有聲調稍變化，像食物，飲食，和推食食我的食之類。這種習慣也影響到文字，所以同音異

義的字，特多。

總之，原始中國語，單音字多，同音異義字多，有聲調的變化，而沒有接頭接尾等形式的變化。這種孤立語的性質，決定了方塊式的中國文字。有些人歌頌拼音文字的好處，怨嘆了形聲文字的優點，往往歸咎於我們祖先的入了歧途。他們不知道中國語和雅利安語等根本不是一條路，我們的祖先，只是走其必須走的路而已。

丙　文字是怎樣產生的

說到中國文字的起源，一般人就會聯想到「上古結繩而治。」結繩記事，在原始部落裡很習見，不過古代中國是否有過這個時期，和這種記事法是否在文字產生以前，是無法證明的。因為作這樣說法的，最早是莊子胠篋和繫辭，都是戰國時書。那時人喜歡把推想中的文化演進史，當做真實的歷史，庖犧，神農，燧人，有巢等，大都是那時人所擬議以代表某種文化

的，所以可信的成分很少。

即使古代中國有過結繩的事情，也和文字的發生沒有直接關係，因為這只是幫助記憶的符號罷了。但八卦的起源，往往和文字起源聯繫在一起，却很像有直接關係。在漢以前，還沒有這種說法，許慎在說文序裡，推文字的起源，說到庖犧的作八卦，於是就成了常見的議論了。坎卦作☵和小篆的水（在偏旁裡水有作☵形的。）正同，這是許多小學家所樂於稱道的。但其他各卦就不能這樣湊巧了。坤字在漢碑裡作巛，毛居正鄭樵就說是☷☷卦的直寫了。火字小篆作火，也有人說是離卦的☲，而天字卅書作王，也被附會做乾卦的☰了。但震艮巽兌無論如何總是附會不上的。

這種好附會的人，不知道商周的古文，和篆隸真卅大有不同。稍通古文字的人，對這種怪說，只有付諸一笑，所可注意的，僅是八卦和文字究竟有沒有關聯罷了。我以為八卦的本

身，是巫術和算術混合的東西，所以筮字從巫，而筭和筭實在是一個字。（詳下篇）他的起源，雖難詳考，但既叫做周易，八卦的名義，就未必是周以前的舊觀。卦的基礎是爻，拿奇數的一來代表陽，偶數的一來代表陰，所以八卦的名義是隨爻的陰陽剛柔等錯綜而成，☰有剛健的意思，☷有柔順的意思，☳☵☶均近於剛，☴☲☱均近於柔。定八卦名義的人，實是一個巫術哲學家，他把奇偶的卦畫，看出許多抽象的意義，至於坎水離火等說法，更是後起，坎離何嘗不是日月呢？這個人一定產生在哲學文學等已很發達的時代，距離創造文字的時期，至少也在千年以上了。（呂覽的勿躬說，作筮，這也是筮取起於巫的証據。）

除了結繩畫卦之外，也有人主張河圖洛書是文字之源的，但這只是春秋以後的傳說，我們無從去詳究了。倉頡作書，也是戰國時最流行的傳說，荀卿獨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大概他是不信文字由倉頡創造的，他的態度是對

的。倉頡這個人的有無，不必深求。文字的產生，決不是一人所能包辦的。但漢以後的學者大都繼承傳統的學說更進一步的，索性把六書也歸之於倉頡所手定。這一類無疑地足以阻礙文字學的進步。

文字的產生，本是很自然的。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有很精美的繪畫，大都是動物和人像，這已是文字的前驅。畫一隻鹿或象，別人看見了就認識，就得到和文字一樣的效用了。但還不能稱為文字。因為這種繪畫，只能抒寫美感，而不能完全表現出作者的意思。假使畫一個較長的故事，而讓十個人去解釋，也許會有十種說法的。不過在那時候，除了藝術外，別的文化還不很高，所以這種繪畫並沒有進步而變為繪畫文字。經過了很長的時期，人類由狩獵生活而進為農業畜牧生活，一般文化均有很大的進步，而繪畫雕刻等藝術却反退步了。但繪畫技術雖退步，範圍則較前為廣，一切可以摹寫的事

物，都做了畫材。當這時候，國家產生了。一切文化均受激刺而有更速的進步，因之產生了文字。文字的本質是圖畫，所代表的是語言，國家生產後，許多部落的語言，逐漸同化，每一圖形，漸有標準的讀法，於是可以描寫許多圖形來記載一件故事，而這記載是可誦讀的，就成為文字了。

繪畫和繪畫文字，除了可誦讀與否的一點外，簡直不能區別。不過時代稍後，繪畫和文字，分歧較久，差別就顯著了。但文字雖獨立，一時不能脫離繪畫，所以每一個字的寫法無定，因為各個書家的技術不同，性情各異，點畫偏旁，增減變化，毫無標準，只要所描寫的對象大致不錯，就夠了。

文字的前身是繪畫，繪畫是以各種事物為對象的。有些學者想把文字的起源一元化，說一畫是文字的起源，像鄭樵的起一成文圖，因文成象圖之類，也有些學者想把文字的點畫分析做若干單位，以為每個單位表示一種意義，像點的象

水形之類，其實只是些美妙的幻想而已。

由六書的說法，在文字起源的時候，有一種指事文字，說文舉上下二字為例，有些人又說一字是指事，指事產生在象形之前。不知指事的分出是不必的，一字是象形二二是象意，這種文字和牛羊馬象日月山川的圖形，是無從分先後的。

總之，文字起源於繪畫，到統一的國家出現後，和語言結合，就產生了可誦讀的真正文字。文字的產生，由於自然的趨勢，而不是一兩個人所能創造的。

丁　文字產生的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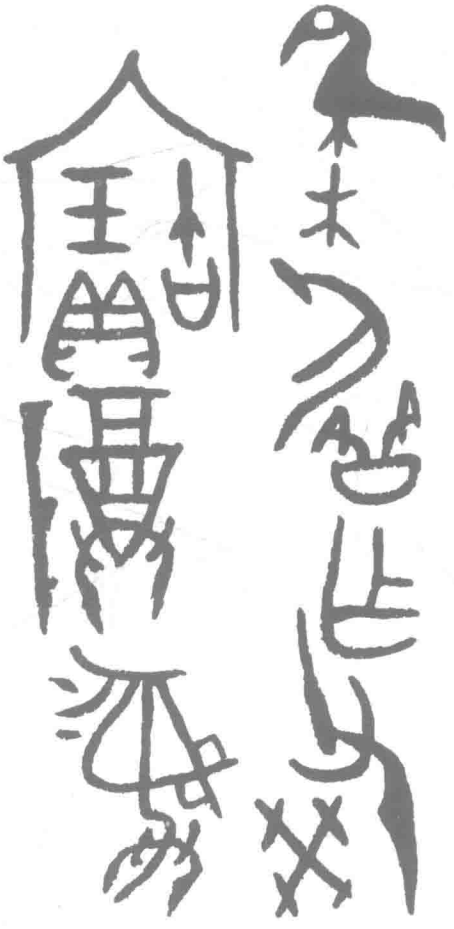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字在什麼時候產生，是一個牽涉很廣且饒有興味的問題。世本說：倉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昭、宋忠、傅玄都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見書序疏引。說文序也用此說。呂覽勿躬：史皇作圖，淮南脩務說：史皇產而能書，書大概是畫的誤字，但高誘却把史皇附會到倉頡身上。他不知道在呂覽裡，倉頡作書，和史皇作圖，完全兩事。淮南大氐襲

呂覽本篇又說「倉頡作書」，即出君字，可見皇、頡決非一人。又崔瑗、曹植、蔡邕、索靖，都說是「古之王也」。徐整說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說在炎帝之世，衛氏說當在庖犧黃蒼帝之世，愼到說在庖犧之前，張揖說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並見繫傳），這種異說，大概多出東漢以後，愼到說是假託的。作這種說法的，也許受淮南的影響，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對於黃帝史官的覺得不滿足。管子封禪說管仲所記古時封太山的十二家，有無懷氏、虙羲神農、炎帝、黃帝等，也是主張文字起於庖犧前的人所常稱引的。

禪通疏說等紀，以及庖犧神農，都是戰國後人所做的假史，不足置信，就是黃帝史官一說，也沒有確鑿的證據。所以關于文字起源的時期，在這種現成史料裡是找不出來的。幸而此外，我們還有兩個方法，可以推考出大略相近的時代。

第一，從文字的本身說，我們能得到大批材料的，是商代的文字，這裡大部分是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卜辭大概是殷

庚以後的作品，器銘只有極少數的可確定為商末，有些文字的寫法，雖顯然較卜辭為早，但不能考其確實的時代。商代文字裡還保存着很多的圖繪文字，所以一般人常懷一種膚淺的見解，以為那時離文字的起源很近，許多字形沒有固定。這種說法的最大錯誤，由於忽畧了形聲文字。卜辭裡有很多形聲文字，銅器裡我們可以把集陪敦做一個例子，圖一集字還保存圖繪文字的作風，而𠂤、賓、隣、彝四字已都是形聲字了。形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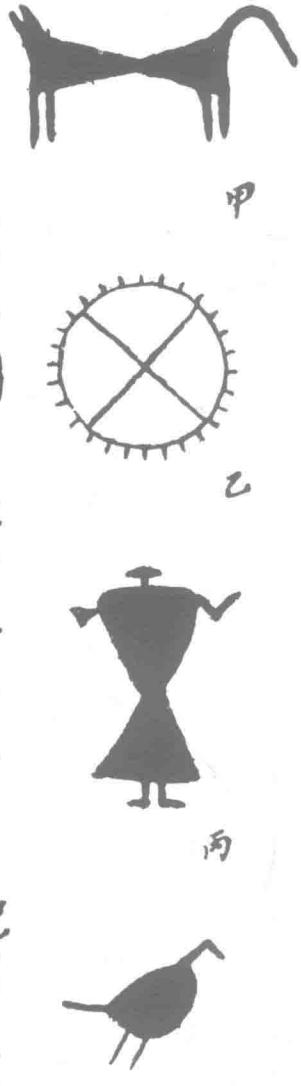


集倍𠂤乍父戊

賓隣彝

的產生，遠比圖繪文字為遲是文字史上的通例，我們把有形聲以後的文字稱為近古期，以前是上古期，那末，商代文字已屬於近古期，離文字起源已很遠遠了。

像我在殷契佚存序裡說過的，安特生甘肅考古記裡面所載的辛店期陶器上有些他所謂花紋或圖案，實是一種較古的文字。如下圖所載，除兩圖的人形而有衣裳較為奇特外，



第二圖　采自甘肅考古記第五圖

甲圖的馬形，示面向後方僅見雙耳，乙圖象齒輪，丁圖象鳥形，在商代金文中，頗有類似的文字。第三圖甲的馬形，與璽上的極似，所不同的，只是四足和兩足，乙的輪形，較此甚簡單；鳥形

在商時多作一足但也有作兩足的。

第三圖

甲 馬宰父辛毁
隻卣，下 隻父癸爵

乙 冊毁

丙 上 矢白

由上面所比較已能證明陶甕所繪確是文字。第四圖裡

第四圖 甘肅考古記第三版第二圖縮小

犬和羊，尤其可以加強我們的信念。犬字作𤝔，對於頭部寫法

的省略，正是中國古文字的特點。羊形在國中不全，疑當作 即莧的本字。

據安特生的假定，辛店期離現在大概有四千五百年左右。這時期的文字所知道的只有這些，當然還不夠做什麼研究，但大體上我們已能斷定牠們和商周文字是同一系統。這時期裡或許還沒有形聲文字，而商代文字裡早已有了。我們假定形聲文字的產生在三千五百年至四千年以前，那末，中國文字的起源總在六—七千年前吧！

第二，由歷史方面說。歷史是文字很完備以後才產生的。中國的上古史雖沒有完好的記載，但我們有理由說從阮誕前千五百年左右，距今約四千年已進了歷史的時期。卜辭裡所記先公先王，由王亥到示癸，正在夏時。古本紀年，世本，史記對夏，商兩代，有世系，年數和史事的記載，商代的先公先王，一部分已可證實，那末與系同時的歷史，也可以相信了。古代神話，到夏

以後狠衰微，而詳細的歷史傳說却起自夏。夔器刻辭裡稱述禹的功績，孔子稱述堯舜和禹，孟子述堯舜到孔子的年數，有些夏代文化在周世還保存着，如夏時（祝之類）。夏都可以證明由夏代起已有歷史了。

商初的唐（即陽）和伊尹的伊字，已都是形聲字。夏初的穆和咎繇（或作皋陶）也都是形聲字。以地名說，像青雝等州名，汭（即河淮等水名，窮觀等國名，也都是形聲字。那末，夏初也許已有形聲字了。形聲字的起源，或者還在歷史之前吧。

在夏初的記述裡，可以保存着夏以前數百年的傳說，那些較古的（關）疏，昊諸帝時代的傳說，正同舊約一樣，決不是完全子虛的。據左傳說，太昊的官名用龍，少昊用鳥，黃帝用雲，炎帝用火，共工用水。又少昊的官有鳳鳥，玄鳥，伯趙，青鳥，丹鳥，和祝鳩，鴡鳩，鳲鳩，爽鳩，鶻鳩等五鳩，以及五雉，九扈。其中爽鳩氏所住的地方，是後來的齊，可證明這些傳說是有根據的。但這些

官氏的名稱最初恐怕是圖形文字，鳳鳥氏畫一個燕形，爽鳩氏畫一個鷹形，現在的名稱是經過後人翻譯的。

由歷史的考察我們也可以假定形聲文字的產生，約在四千年前和從文字發展方面推測是一致的。

二　文字的構成

甲　三書

關於文字構成的說法，舊時只有「六書」這種學說，起源於應用六國文字和小篆的時期，所解釋的只是那時的文字，離開文字創始的時期太遠，所以對於文字的分析，並不精確。而且像「六始」的無有風雅頌和比興賦一樣，指事象形會意形聲是四種文字的名稱，而轉注假借，却是文字應用時的方法。這種混淆，很容易教人誤會。

但是這樣粗疏的理論，竟支配了二千多年的文字學，沒

有一個人敢逾越牠的範圍，有些學者把文字精密分析後，知道六書說是不夠說明的，但他們沒有想打倒這傳統的舊觀念，反而自己歐絲來加重牠的縛束，於是象形兼指事，會意兼形聲等，繁碎的條目，使人望而生畏，而文字的性質，愈解釋愈不明白。有些研究文字的人，更不懂得六書的真義，像把轉注認為一種文字之類。

總之，六書說的缺點，第一是不精密，我們不能把牠來分析一切文字；第二是不清晰，我們很難知道牠們確實的定義。這種學說是早應當廢棄的。在往時，古文字的材料太少，而且學者們大都有泥古癖，所以沒有人想去改革，但在現代古文字材料如此豐富的時期，我們還不能建設一個新的較完備的系統來替代舊說嗎？

我把中國文字分析為三種，名為三書：第一是象形文字，第二是象意文字，這兩種是屬於上古期的圖繪文字。第三是

形聲文字，是屬於近古期的聲符文字。這三種文字的分類，可以包括盡一切中國文字，不歸於形，必歸於義，不歸於意，必歸於聲。

象形文字是畫出一個物體，叫人一見能認識，這是代表什麼。見馬形名之為馬，見牛形名之為牛，名與實合，所以我把牠叫做「名」。「象意」文字不僅畫出一個物體而是由物形的變易增損，或綜合兩個以上的物形，來表示某種狀態，可以由讀者去意會的，物相雜之謂文，所以我把牠叫做「文」。「形聲」文字以有聲符為特點，字者孳乳而生，所以我把牠叫做「字」。這三者間的界限是很容易分的，象形象意和形聲的區別，是後者的有了聲符，而不屬於象形和形聲的字，必然是象意字了。

用三書來解釋中國文字的構造，是最簡便，而且是最合理的。但比之六書說，還少了一種，那就是指事。指事的定義很含混，介於象形象意之間，大概古人覺得有一類象形字，沒有

實物可指，例如數目的一，或形體的口○方圓等。又有些獨體象意字，前人不能歸入會意，因為「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定義很狹，就不能不別立一個指事，用現在的眼光看來，只是一個贅疣。

一個學者，假如自命為衛道家，或許學正宗，這種說法，當然被目為離經叛道。或者依戀舊說，不能自拔，當然也不能接受這個新說。但如果要尋求真理，要確實地明白文字的構造和演變，那就非用三書說不可，因為在革新文字學的進行中，這是第一塊的基石。

乙　原始文字

過去有許多學者，在說文裡尋找原始文字，由唐以來，就把五百四十個部首叫做「字原」，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把部首當做文字學的綱領，這是可笑的錯誤。許君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象形字首出，形聲字後起，本很清楚。但他的分類法很粗，凡有從牠為形

的字，都可建為部首，不管牠是象形字或形聲字。所以，這些部首，本不能代表原始文字。

原始文字這個名詞的意義很含混，可以假解說做每個文字的原始狀態或原始時代的文字，我們現在所習用的，和初文的意義相近，指最早的文字的母而言，很有像言語學裡面的語根。

追求字源，或許比語根容易些，但也有很多難解決的困難。現有的古文字材料，幾乎完全是近古期的，要研究上古期文字，就感到沒有直接材料的困難。近古期的較早部分，一般商系和西周早期的文字裡，還可以看出一些上古文字的遺蹟，但這當然是殘缺不全的史料了。

在近古期裡，時代愈早，象形象意的文字愈多，而形聲文字絕少，時代一遲，就成為反比例，這種現象，顯示着形聲文字的起源很遲，在上古文字裡只有象形和象意。

如果我們把文字分類，就可把許多同形體的象意字，隸屬於一個象形文下面，這是較直捷的辦法。如果要把圖繪文字裡每一個單體，不拘是象形或象意，找出來定為字源，這就困難了。但如果有成績，是可以和語根的研究相結合的。

總之，原始文字，還在探討的時期，隨便找些文字來定為初文，在文字學上是不能成立的。

丙 象形

文字的起源是繪畫，既如前面所說，那末學者開所分析的象形文字前的文字畫，是不需要的。假如我們把近乎圖畫的文字，屏除在真正文字之外，那就無異於把石器時代的人類，屏除在真正人類之外。因為許多銅器的文字，是近乎圖形的，甲骨文字也是如此。前人給說文裡較遲的象形文所蓋，而卜辭還沒有發現，所以誤把這種較古的圖畫文字，當做圖形而非文字。在現在還要維持這種說法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

在銅器銘辭裡找出幾個較難認識的文字吧了。

只要對古文字有常識而沒有偏見的人，一定會相信 就是 刀字， 就是 止字。并且更會相信，要明白文字的原始意義，大部分須憑藉這些較古的材料。這種材料雖則所缺很多，但有許多字的歷史是比較很完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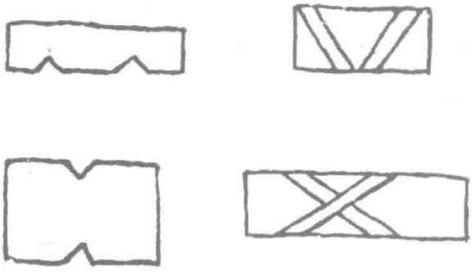
由這些歷史裡，可以知道，所謂象形文字，不是有一定寫法的。因為這是由圖畫蛻化來的，在圖畫裡，不管用工筆或寫意，均以描寫出物體為主，初期的文字也正這樣，只要和所象的形近似，就完成了使命，至於用什麼技術或方法，是可不問的。所以● 丁字可以只畫一個匡廓作○，○ 日字可以加一點作⊙，黽字有時畫做 （父乙觶），有時畫做 （觥鼎），萬字有時畫做 （萬尊），筆畫多少是沒有規律的； （伯魚卣）字可以畫成 （嘯堂集古錄魚鼎（原作鮮鼎）），後者是用點來組成的； 可以畫作 ，龜可以畫做 （龜父丙鼎），也可以畫做 （卜辭），去畫那側面；由這些變化

裡，我們可以說象形文字注重在全體上，象某實物的形，使人一望而知，但不在筆畫的繁簡，而且也沒有固定的結構。一般人看慣了已經凝定的篆體，見到這種流動的狀態，難免駭怪，不知這正是象形文字的特性。既說「依類象形」，魚當然得象魚，鳥當然得象鳥，那末，各人就有各人的畫法，當然是不能一致的。

在前面我所下象形的定義，是畫出一個實物的形體。在舊時六書說裡，象形的範圍還要廣泛得多，只有純象形字才是現在所說的象形，「複體象形」「象形兼指事」「象形兼會意」之類，是應併入象意字的，而「象形兼形聲」是應併入形聲字的。又舊時的指事字裡面，有一部分實在是象形字，不過所象的是抽象的觀念，而不是實物。這種字裡象□○是象方圓的形狀，但沒有實物可指。

數目字的起源很難明瞭，我以為由手勢衍成一、二、三、三、

是代表一指到四指，五字本作X，六字本作人，七字本作十八字本作八，代表兩指交錯成的姿勢，五七是一組，兩指相交，一側一正，六八是一組，六，指頭相接，八，分開，九字作ㄋ，象手臂形，十字作丨，豎一指形，廿，卅，卌，作U，Ш，象豎二指至四指形。狠古的契裡已有了這種象形，像安特生在甘肅所發現的骨契五個裡似乎有兩組記數法，一種是刻齒的方法，一種所刻是八



圖五　甘肅仰韶期骨契
出西寧縣周家寨
采甘肅考古記第三圖

和五字。又殷虛所出卜骨，在骨端四側，常有一×字，和卜辭無關，也有作五字的，圖六大概是記數用的。董作賓氏曾提出一個冊六說，以為六龜一冊，現在知道六是入之誤。卜辭六入均可作入。但這五字，也不像卜辭歸檔時所刻，或者修治卜用骨後，工人用以記

圖六甲　北京大學藏骨

改訂本正訛

九葉下（本書頁三三二）三行
後來李氏《古器物銘》説當爲趙氏《古器物銘》説

十葉上（本書頁三三三）十四行
洛陽韓墓應爲洛陽金村

十四葉上（本書頁三四一）十四行
《殷虚書契續編》應爲《殷虚書契後編》

圖版

圖版目録

圖一甲　安陽出土的寫卜辭未刻骨版　原書圖一甲……四二六
圖一乙　陶器上的文字（A）　原書圖一乙……四二七
圖一乙　陶器上的文字（B）　原書圖一乙……四二七
圖二　玉上的文字　原書圖二……四二八
圖三　土塤　原書圖三……四二八
圖四　玉刀柲上的文字（A）　此版新增圖片……四二九
圖四　玉刀柲上的文字（B）　此版新增拓本……四三〇
圖四　玉刀柲上的文字（C）　原書圖四……四三一
圖五　銀器上的文字（A）　此版新增圖片……四三二
圖五　銀器上的文字（B）　原書圖五……四三二
圖六　周景王時的古錢　原書圖六……四三三
圖七　空首布　原書圖七……四三四
圖八甲　蟲書（王子嬰匜）（A）　此版新增圖片……四三五
圖八甲　蟲書（王子嬰匜）（B）　此版新增拓本……四三六
圖八甲　蟲書（王子嬰匜）（C）　原書圖八甲……四三六
圖八乙　蟲書　原書圖八乙……四三七

圖八丙　蟲書（玄鏐戈）（A）　此版新增圖片……四三八
圖八丙　蟲書（玄鏐戈）（B）　原書圖八丙……四三九
圖八丁　蟲書（自□用戈）（A）　此版新增圖片……四四〇
圖八丁　蟲書（自□用戈）（B）　此版新換摹本……四四一
圖九　隸書（漢簡）　原書圖九……四四二
圖十　矗戈銘文（矗句兵）（A）　此版新換圖片……四四三
圖十　矗戈銘文（矗句兵）（B）　此版新換拓本……四四四
圖十　矗戈銘文（矗句兵）（C）　此版新換拓本……四四四
圖十一　陳向匋銘文　原書圖十一……四四五
圖十二甲　戰國時兵器（陳子戈）（A）　此版新增圖片……四四六
圖十二甲　戰國時兵器（陳子戈）（B）　此版新換拓本……四四七
圖十二乙　戰國時兵器（陳子戟）（A）　此版新增圖片……四四八
圖十二乙　戰國時兵器（陳子戟）（B）　此版新增拓本……四四九
圖十二丙　戰國時兵器（陳侯戟）（A）　此版新增拓本……四五〇
圖十二丙　戰國時兵器（陳侯戟）（B）　原書圖十二丙……四五〇
圖十三　鼄義伯鼎銘文　此版新換拓本……四五一
圖十四　保侃母壺（A）　此版新增圖片……四五二
圖十四　保侃母壺銘文（B）　此版新換拓本……四五三
圖十五　父戊卣盤（全圖）　原書圖十五甲……四五四
圖十五　父戊卣盤（局部）　原書圖十五乙……四五四
圖十六甲　亞匕盤（全圖）　原書圖十六甲……四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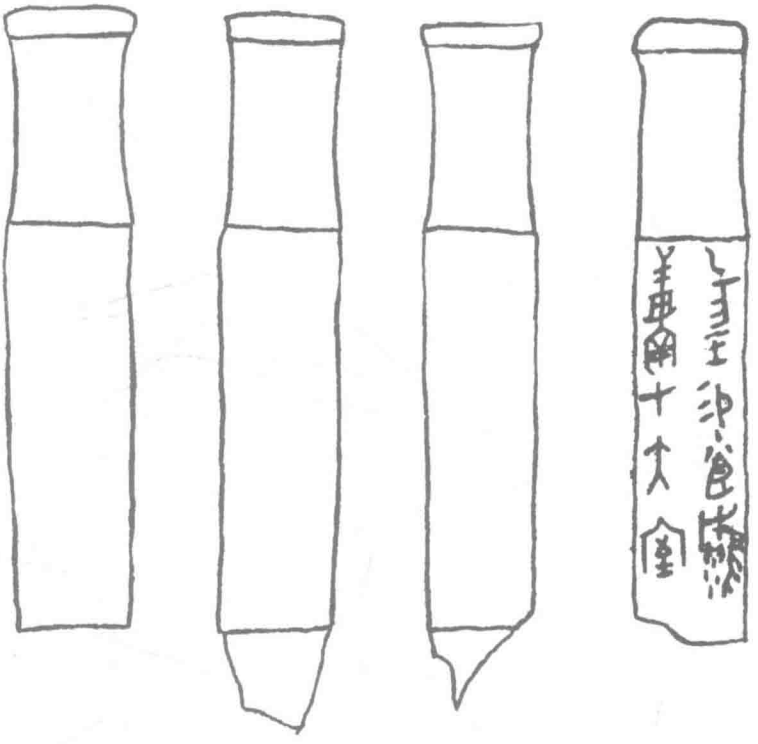
圖十六乙　亞㠯盤（銘文）……四五六
圖十七　黿盤（全圖）……四五七
圖十七　黿盤（摹本）……四五七
圖十八甲　乍弄鳥壺（器形）……四五八
圖十八乙　乍弄鳥壺（銘文）……四五九
圖十九　武丁時龜甲卜辭（一）……四六〇
圖二十　武丁時龜甲卜辭（二）……四六一
圖二十一甲　克盨蓋圖……四六二
圖二十一乙　克盨蓋拓本……四六三
此版新換拓本……四五六
原書圖十七……四五七
原書圖十七（摹本）……四五七
此版新換圖片……四五八
此版新換銘文圖片……四五九
原書圖十九……四六〇
原書圖二十……四六一
此版新增圖片……四六二
此版新換拓本……四六三

圖一甲　安陽出土的寫卜辭未刻骨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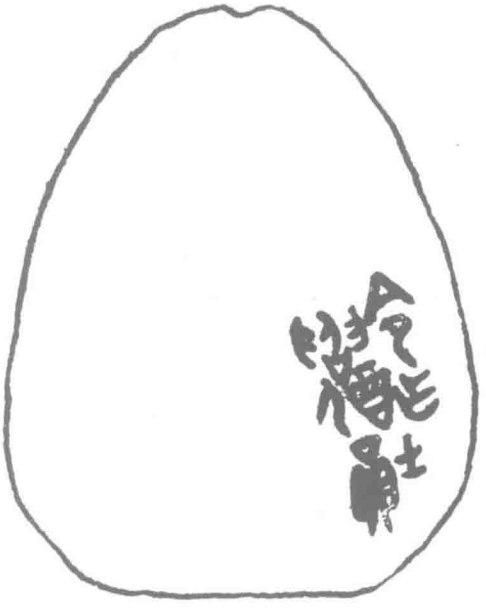
A

B

圖一乙　陶器上的文字



圖二　玉上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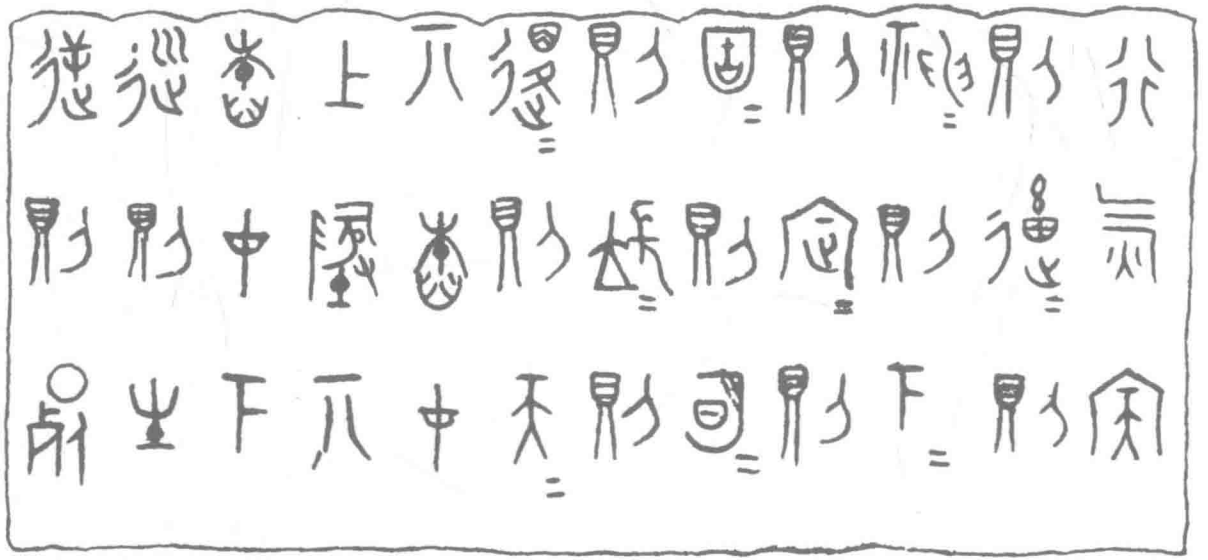
圖三　土塤

A

圖四　玉刀柲上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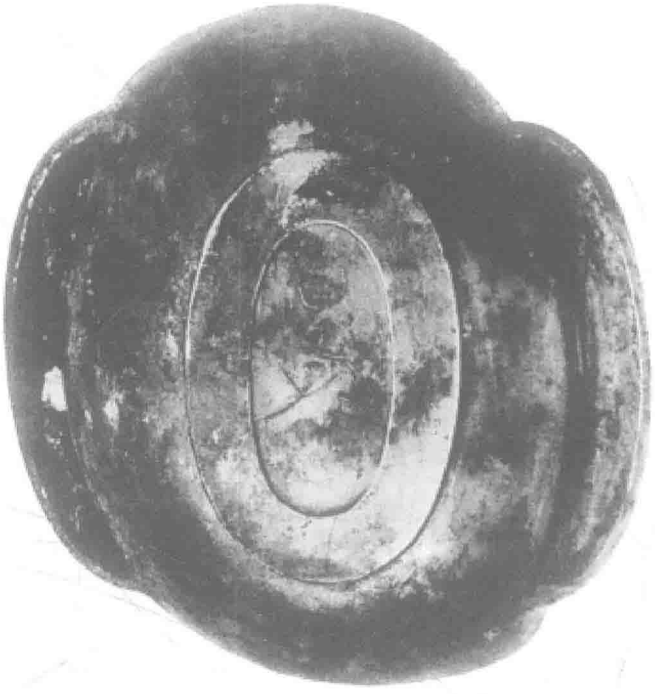
B

圖四　玉刀柲上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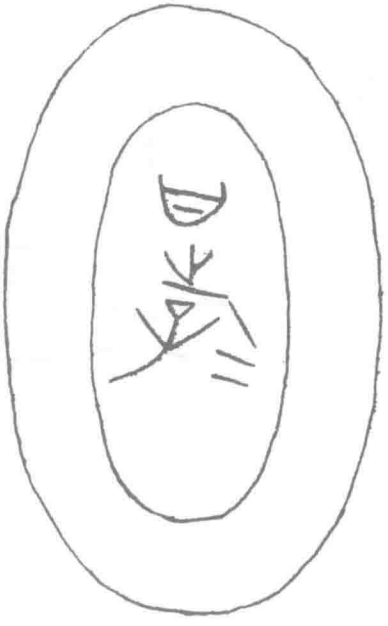


C

圖四　玉刀柲上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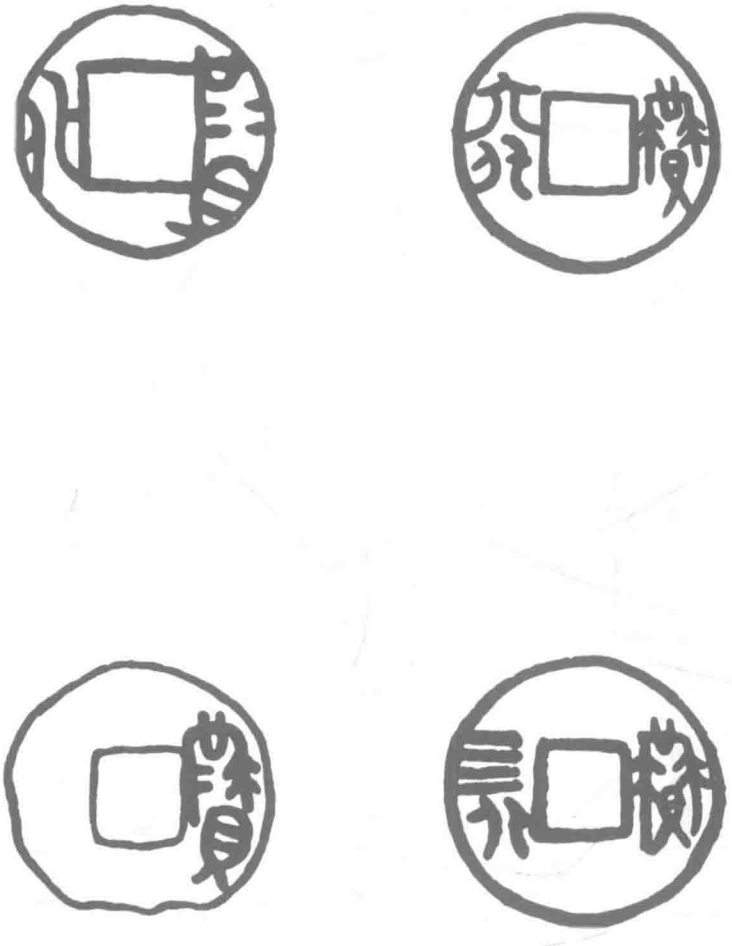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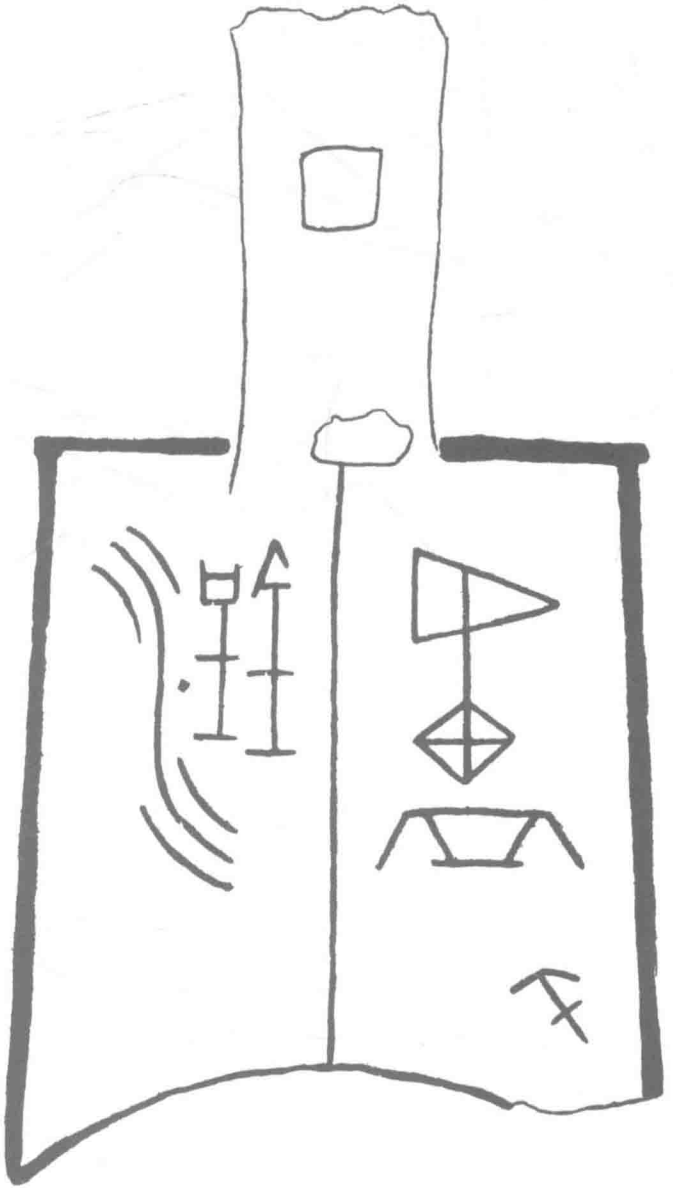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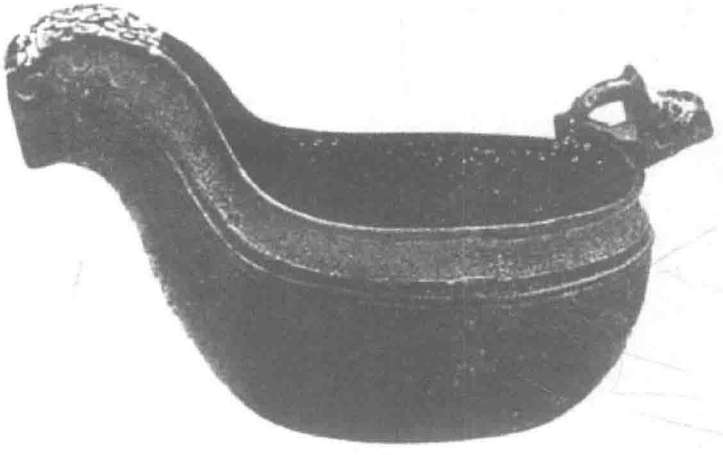
圖五　銀器上的文字



圖六　周景王時的古錢



圖七　空首布



A

圖八甲　蟲書（王子徂匜）

B

C

圖八甲　蟲書（王子徂𠂤）

圖八乙　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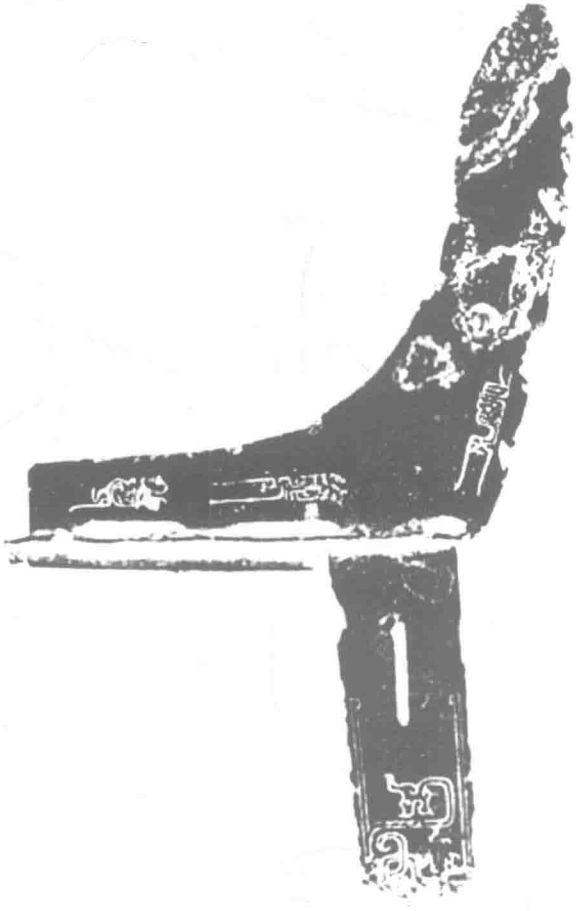
引自《薛氏鐘鼎彝器款識》卷一商鐘三

A

圖八丙　蟲書（玄鏐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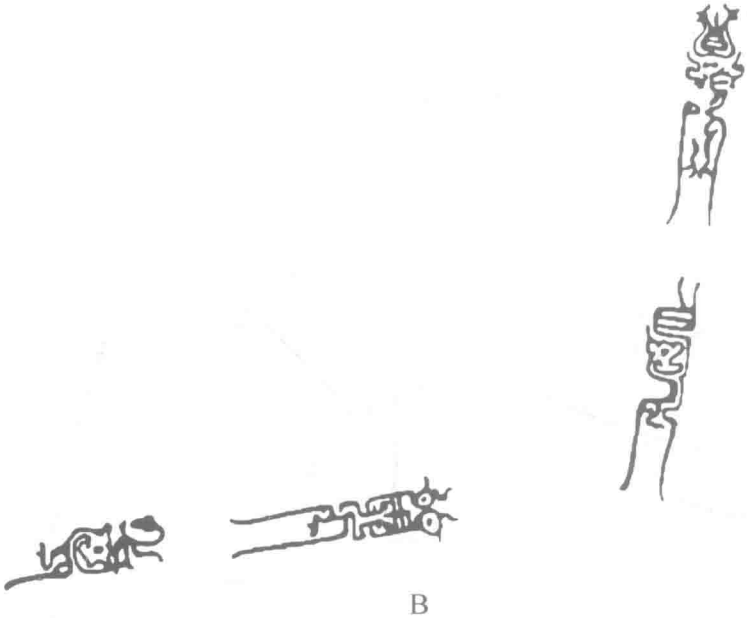
B

圖八丙　蟲書（玄鏐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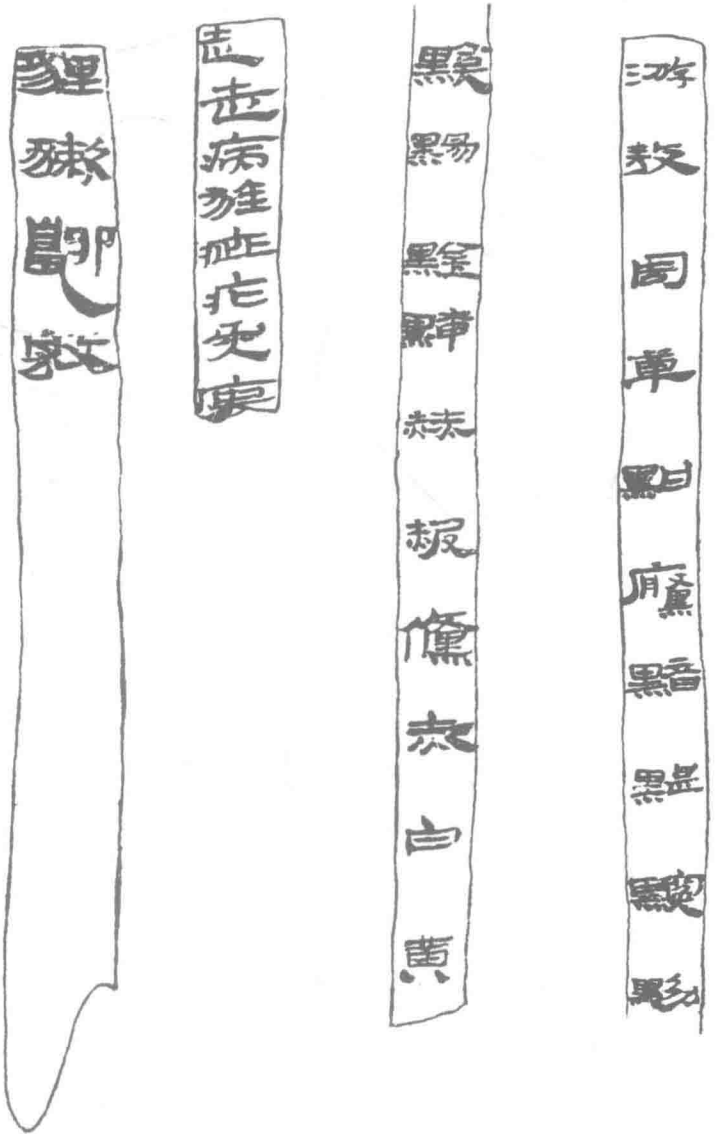
A

圖八丁　蟲書（自口用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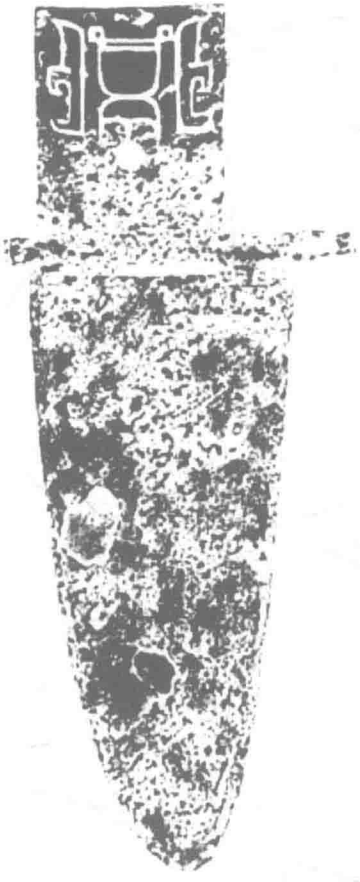
B

圖八丁　蟲書（自口用戈）



引自《流沙墜簡》一、一

圖九　隸書（漢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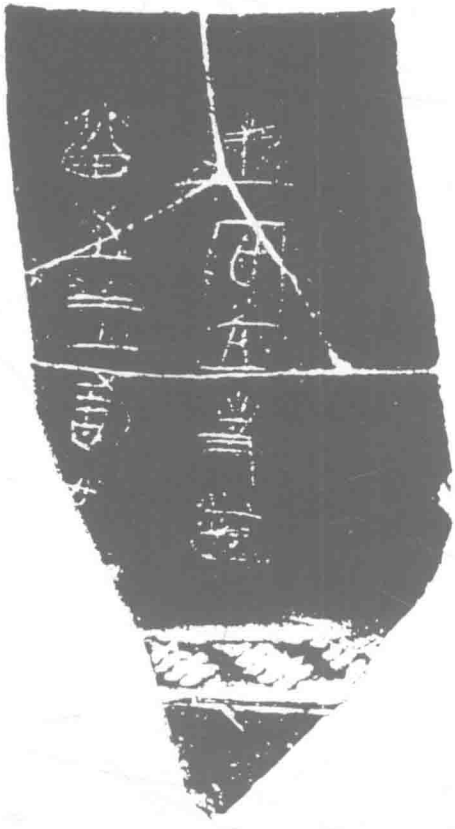
A

圖十　鼄戈銘文（鼄句兵）

B

C

圖十　**矗戈銘文（矗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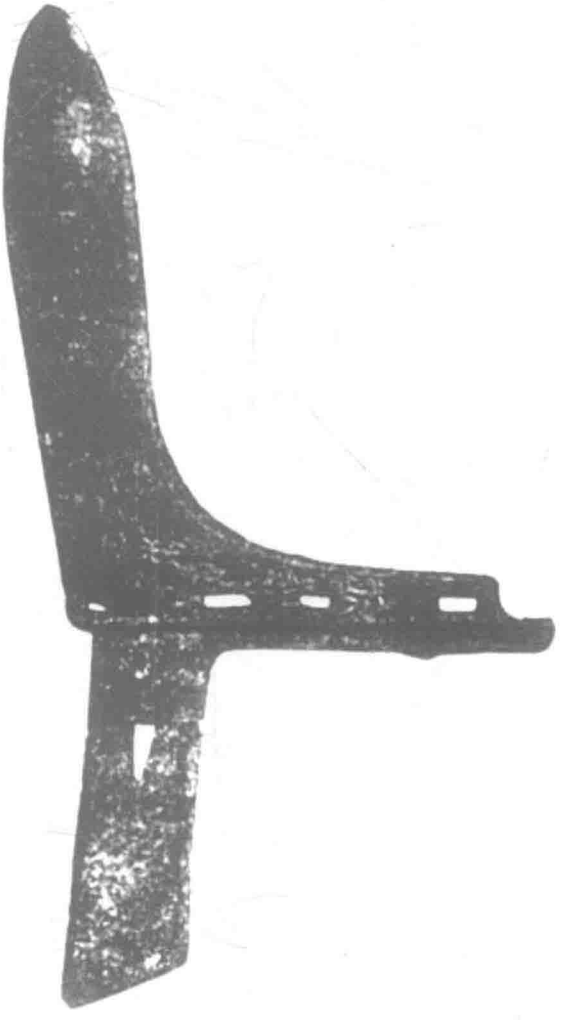
圖十一　陳向匋銘文

A

圖十二甲　戰國時兵器（陳子戈）

B

圖十二甲　戰國時兵器（陳子戈）



A

圖十二乙　戰國時兵器（陳子戟）

B

圖十二乙　戰國時兵器（陳子戟）

A　　B

圖十二丙　戰國時兵器（陳侯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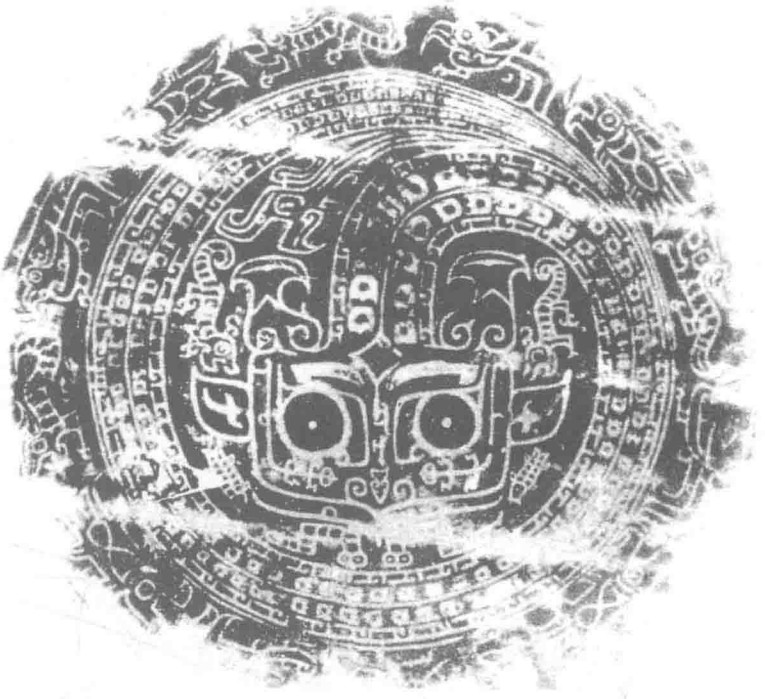
圖十三　鼄義伯鼎銘文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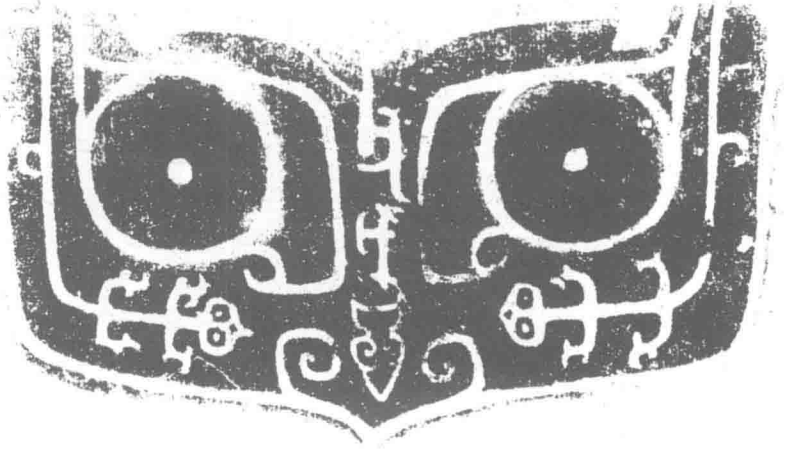
圖十四　保侃母壺

B

圖十四　保侃母壺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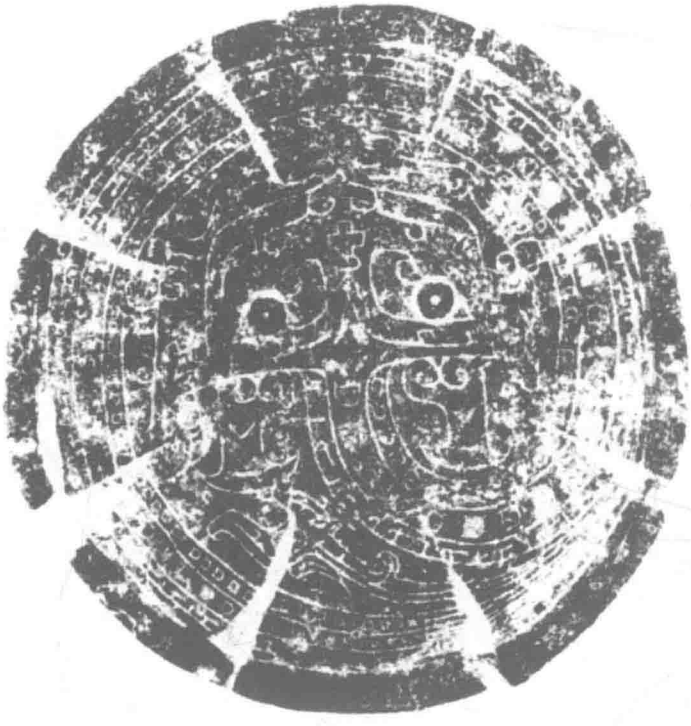


（全圖）



（局部）

圖十五　父戊㫃盤



圖十六甲　亞𠂤盤（全圖）

圖十六乙　亞𠂤盤（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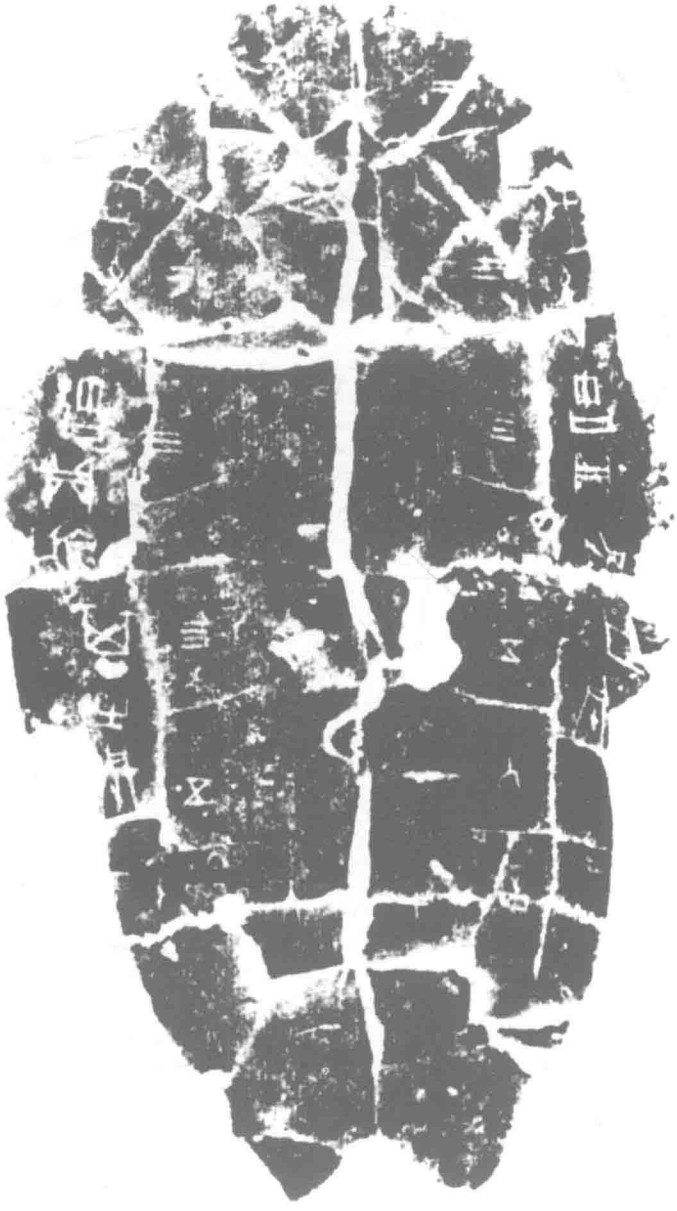
（全圖）

（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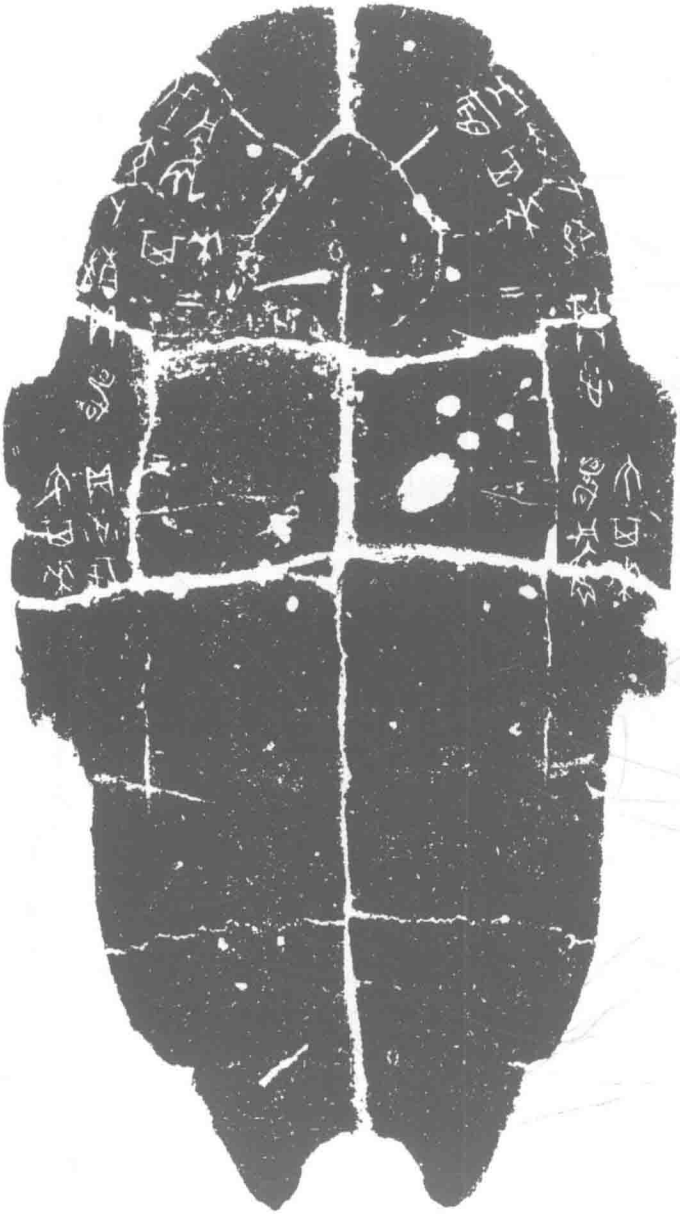
圖十七　黿盤

圖十八甲　乍弄鳥壺（器形）

圖十八乙　乍弄鳥壺（銘文）



圖十九　武丁時龜甲卜辭（一）



圖二十　武丁時龜甲卜辭（二）

圖二十一甲　克盨蓋圖

圖二十一乙　克盨蓋拓本

第三版跋

很慚愧，這本小册子，要印第三版了。這本書寫於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本來是在北京大學的講義，後來匆匆地把它公開發行了。在自敍裏曾希望在再版前，修訂書中的錯誤，但是將近三十年了，還不能踐這個宿諾。至於原敍裏所説唐氏古文字學七書的其它六書的完成，就更爲遥遠了。

我改行已經十多年，但還時常有人要我談談古文字學，有的學術機關要重印這本小册子作爲參考書，一九五七年曾重印過一次，才隔了六年，又要重印了。這本書裏顯然有一些錯誤的地方，在文字的發生與發展的方面，在創造新文字的方面，我現在的看法，已有很多不同，但由於付印匆促，來不及改了。好在這本書的主要部分，研究古文字的方法，我自己覺得還没有多大錯誤。用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研究古文字，是這本書和其它著作不同之點。一九四八年夏天，我曾想補上一段，要用批判的精神來研究古文字，稿成未發，今天看來，又得重寫了。因此，這次付印，還是存其舊貌。希望兩三年内印第四版時，能儘可能改一下。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　唐　蘭

出版附記

《古文字學導論》是唐蘭同志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學教學時用的講義，一九三四年手寫石印，除隨堂發給學生外，曾加印了一百部，由來薰閣書店公開發行。一九六三年中央黨校曆史教研室作爲教材影印，由作者加了一篇跋，並在書前加《武丁時期龜甲卜辭》及《克盨蓋銘文》圖版。現在齊魯書社據講義本重新影印出版，圖十至十八，皆爲補齊，一九六三年本所加之跋及圖版亦收入。另外，作者在一九三六年秋曾作改訂本，惜寫至五十二頁而中止，今亦一並收入書中。

中國古文字研究已有一兩千年的歷史，但很少理論性的著作，唐蘭同志這部書是空前的，在今天仍很有用。現將這部書輯成這樣一個完整的本子出版，希望對古文字學研究的發展和提高起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九年六月　張政烺

整理説明

本書有過四個本子：

一、講義本，一九三四年唐先生爲北京大學開設古文字學課程，其手寫講義稿由北京大學出版組石印。有插圖九幅（圖十至圖十八有目無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來薰閣書店出版發行。

二、油印本，一九五七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根據講義本請抄手抄寫油印。有《自敍》和《目録》，上下編各有《正訛》，無圖。

三、高級黨校本，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據講義本影印。書前新加三幅插圖，書後有先生寫的《跋》，《上編正訛》移到《下編》正文後、《下編正訛》之前。

四、齊魯書社增訂本，一九八一年經先生的學生張政烺和李榮兩位先生的校訂，將原本上下編和一九三六年寫的改訂本合在一起，改訂本係唐先生後來寫的講義，共五十二頁，没有寫完，除堂上發給學生外，没有發表過。全書圖版增至二十七幅，後附一九七九年張先生所作《出版附記》。

唐先生遺稿裏夾有李榮先生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寫的《古文字學導論新版説明》手稿，提到講義本「下篇第廿九葉下（本書頁一九八）第九行頂上有向左的箭頭，第十行頂上有向右的箭頭，表示第九行和第十行的位置應該對調。又第三十葉上（本書頁一九九）第四行第二字和第三字邊上有位置對調記號」。還提到一九三六年改訂本「五十二葉下（本書頁四一〇）書眉有作者鋼筆批語，是中篇第二章丁節到癸節的題目，轉録如下：丁、文字的三類　戊、象意文字　己、文字進化的三方面　庚、怎樣會有聲符　辛、近古文字的形成　壬、形聲文字　癸、由古代文字到近代文

［字］……癸節題目中『古代文字』也許是『近古文字』的筆誤」。

齊魯書社增訂本整理精詳，是最爲完備的本子。本次重印，其中《古文字學導論總目録》《第三版跋》《改訂本目録》《改訂本正訛》《出版附記》等重新排録繁體字版，其餘内容全部影印增訂本並去掉原頁眉、頁碼，以放大字體出版。

此次整理將大部分圖片改换成更清晰的圖版，並增補了若干，重編了《圖版目録》。

（劉　雨）

附：

爲更清晰呈現唐蘭先生手稿原貌，本書影印部分均去掉原頁眉、頁碼，將字體放大出版。同時爲不影響讀者閱讀，現將影印部分《上編正訛》《下編正訛》中涉及的原頁碼與本書新頁碼對應關係附録如下。

上編正訛

十一葉下爲本書頁五二。

十二葉上爲本書頁五三。

二十四葉上爲本書頁七七。

三十七葉下爲本書頁一〇四。

四十二葉下爲本書頁一一四。

四十五葉上爲本書頁一一九。

下編正訛

十八葉上爲本書頁一七五。

廿八葉下爲本書頁一九六。
廿九葉上爲本書頁一九七。
三十葉上爲本書頁一九九。
四十葉上爲本書頁二一九。
四十二葉上爲本書頁二二三。
四十八葉下爲本書頁二三六。
五十一葉下爲本書頁二四二。